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七

閒情偶寄

製曲枝語

南曲入聲客問

看山閣集閒筆

樂府傳聲

傳奇彙考標目

笠閣批評舊戲目

重訂曲海總目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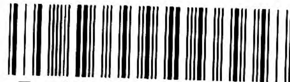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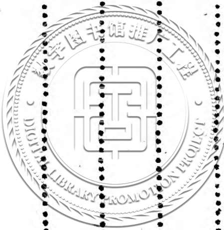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七

目錄





閑情偶寄



清 李 漁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閒情偶寄提要

閒情偶寄十六卷，清李漁著。李漁，字笠鴻，後字笠翁，一字謫凡，別署笠道人、隨庵主人、新亭樵客、湖上笠翁等。浙江蘭谿人。生於一六一一年（明萬歷三十九年），卒於一六七九——一六八〇年（清康熙十八——十九年）間。

明末清初，有很多文人，講求聲音伎藝，也常寫些東西，一方面可以從書坊中得到相當的報酬，一方面藉此以結交達官貴人；或作他們的門下清客，或博得豐富的餽贈。雖亦善於從此處世謀生，但他還是一位戲劇活動家，他的著作也有一定的成就。李漁他所著的小說，有迴文傳、無聲戲、十二樓等；戲曲有風箏誤、比目魚等，稱爲笠翁十種曲；此外還有笠翁論古、千古奇聞、詩韵、詞韵等，都很風行於時；閒情偶寄一書，則是講究飲食、玩好、花木、居室、聲音、詞曲等的著作，後來彙集在笠翁一家言之內。

崑劇從明萬歷末年以後，在表演技術方面有很大發展。李漁從事戲曲的年代，正趕上這樣一個時期，而他又特別精心研求，獲有高深的造詣，因此，他的十種曲，能盛演於舞台之上，他的

議論、見解，也給劇壇以很大影響。閒情偶寄裏的詞曲部、演習部，是專門寫他在戲曲藝術方面的心得。這是他從實際經驗中獲得的結論，不同一般的紙上談兵，故他自詡爲發前人未發之秘，並不是自譽之辭。

閒情偶寄的版本：

（一）一六一七年（清康熙十年）翼聖堂刻本，題曰『笠翁秘書第一種』。〔註〕

（二）一七三〇年（清雍正八年）芥子園刻笠翁一家言全集本　此本合併原來十六卷爲六卷，書名改題爲笠翁偶集。（笠翁一家言全集除原刻本外，陸續有重刊本及石印本。）

（三）文藝叢書本　此本止摘錄了其中的詞曲、演習二部，名爲李笠翁曲話。曹聚仁校訂。一九二五年上海梁溪圖書館排印。（此後又有上海啓智書局排印本，但無曹聚仁校訂字樣。）

（四）新曲苑本　摘錄同上。書名題作：笠翁劇論。

〔註〕原書一卷之首，題：『湖上笠翁李漁著，塔沈心友因伯、男將舒陶長同訂。』二卷『將舒陶長』四字作『將開信斯』，三卷作『將榮』，四卷同一卷，五卷作『將芬』。別的版本署題不同，不另註。

閒情偶寄一卷目次

閒情偶寄 卷之一

清·李漁著

詞曲部

結構第一

塡詞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爲此，猶覺愈于馳馬、試劍、縱酒、呼盧。孔子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雖戲具，猶賢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塡詞雖小道，不又賢于博奕乎？吾謂：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雖寸長尺短，亦可成名，否則才誇八斗，胸號五車，爲文僅稱點鬼之談，著書惟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爲！塡詞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卽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詞曲擅長，遂能不泯其國事者。請歷言之：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士也，舍塡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西廂、琵琶，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字？是則誠、實甫之傳，琵琶、西廂傳之也。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

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況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此人以塡詞而得名者也。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尙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卽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尙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塡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塡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饗若士者儘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絕唱。其故維何？止因詞曲一道，但有前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目，無怪乎覓途不得、問津無人、半途而廢者居多，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嘗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卽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載之于書者，不異耳提面命，獨于塡詞製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詳，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則爲此理甚難，非可言傳，止堪意會。想入雲霄之際，作者神魂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篇，不能返魂、收魂。談眞則易，說夢爲難，非不欲傳，不能傳也。若是則誠異誠難，誠爲不可道矣。吾謂：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塡詞之學節節皆如是也，豈可爲精者難言，而麤者亦置弗道乎！一、則爲塡詞之理，變

幻不常，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塡生、旦之詞，貴于莊雅，製淨、丑之曲，務帶詼諧；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旦，反覺莊雅爲非；作迂腐不情之淨、丑，轉以詼諧爲忌；諸如此類者，悉難膠柱，恐以一定之陳言，誤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寧爲闕疑，不生蛇足。若是，則此種變幻之理，不獨詞曲爲然，帖、括、詩、文皆若是也。豈有執死法爲文，而能見賞于人，相傳于後者乎？一則爲從來名士以詩賦見重者，十之九；以詞曲相傳者，猶不及什一，蓋千百人一見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務求自秘，謂此法無人授我，我豈獨肯傳人！使家家製曲，戶戶塡詞，則無論白雪盈車，陽春徧世，淘金選玉者，未必不使後來居上，而覺糠粃在前，且使周郎漸出，顧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無可藏拙，是自爲后羿而教出無數逢蒙，環執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倣前人緘口不提之爲是。（吳梅村云：『眞金不畏火。凡慮此者，必其金質有虧。』）〔編者按：原書眉欄評語，一律移在正文中間，加（）號以資識別。下同此。〕吾揣摩不傳之故，雖三者並列，竊恐此意居多。以我論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後世之名賢，悉爲同調。勝我者，我師之，仍不失爲起予之高足；類我者，我友之，亦不媿爲攻玉之他山。持此爲心，遂不覺以生平底裏，和盤托出。併前人已傳之書，亦爲取長棄短，別出瑕瑜，使人知所從違，而不爲誦讀所誤。知我罪我，憐我殺我，悉聽世人，不復能顧其後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爲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趨者，

我以爲非，而未必盡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謝千秋之罰。意元人可作，當必貰予。

塡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搆者，以音律有書可考，其理彰明較著。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畫有塍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嘯餘、九宮二譜一出，則葫蘆有樣，粉本昭然。前人呼製曲爲『塡詞』。塡者，『布』也，猶棋枰之中，畫有定格，見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從無出入之弊。彼用韻而我叶之，彼不用韻而我縱橫流蕩之。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雖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強而臻自然，蓋遵守成法之化境也。至于『結搆』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矣，故作傳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於前，始能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綉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搆全部規模之未善也。（陸麗京云：『此等妙喻，惟心花筆花開成並蒂者能之。他人即具此錦心，亦不能爲此綉口。』）

『詞采』似屬可緩，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詞稍勝者，卽號『才人』；音律極精者，終爲『藝士』。師曠止能審樂，不能作樂；龜年但能度詞，不能製詞；使與作樂、製詞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極細，而亦不可不嚴者，此類是也。（尤展成云：『此論極允。不然，張打油塞滿世界矣。』）

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士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善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於刑人之際。殺之與剮，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刀，爲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剮必數十百刀，爲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爲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爲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讐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於一人

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余澹心云：『文人筆舌，菩薩心腸，直欲以塡詞作太上感應篇矣。』）人謂：琵琶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於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尤展成云：『杜甫遊春一劇，終是文人輕薄。』）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爲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爲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曹顧菴云：『盛名必由盛德，千古至論，有功名教不淺。』）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爲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予向梓傳奇，嘗埒誓詞於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

而巳。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卽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瘖；卽漏顯誅，難逋陰罰。』此種血忱，業巳沁入梨棗，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巳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以罰？玆以身後之事，且置勿論，論其現在者：年將六十，卽旦夕就木，不爲夭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待孕者，尙不一其人——雖盡屬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憂窮民之無告矣。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場往往追予弗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情長。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豈人人可倖致乎？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德，憫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於人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軀，等其高下。使其間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猶得徉狂自肆於筆墨之林哉！吾於發端之始，卽以諷刺戒人，且若囂囂自鳴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郞，竊恐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謬信琵琶王四之說，因謬成眞，誰無恩怨，誰乏牢騷，悉以塡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闡明詞學之書，乃敎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首，誅乎現身說法，蓋爲此耳。

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卽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卽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媿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爲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匿書，張大公之疎財、仗義，皆由於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卽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廂，止爲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於作合，鶯鶯之敢於失身，與鄭恆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於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記之主腦也。（王左車云：『金針度人，婆心爾爾。』）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齣則可，謂之全本，則爲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却走也。此語未經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後，吾知鮮矣。

脫窠臼

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於塡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於今爲舊，卽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爲新，卽知已見之爲舊矣。（王左車云：『此笠翁有本之言，自「湯之盤銘」得來。修身作文，同是一理。』）古人呼劇本爲『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卽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是以塡詞之家，務解『傳奇』二字。欲爲此劇，先問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節與否。如其未有，則急急傳之。否則枉費辛勤，徒作效顰之婦。東施之貌，未必醜於西施，止爲效顰於人，遂蒙千古之誚。使當日逆料至此，卽勸之捧心，知不屑矣。吾謂：塡詞之難，莫難於洗滌窠臼；而塡詞之陋，亦莫陋於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衲衣，醫士合成之湯藥，取衆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卽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贊時人新劇，可謂定評。但不知前人所作，又從何處集來！豈西廂以前，別有跳牆之張珙，琵琶以上，另有剪髮之趙五娘乎？若是，則何以原

本不傳，而傳其抄本也！賓白不脫，難語填詞。凡我同心，急宜參酌。

密針線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於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長，全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疏者，莫過於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於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再取小節論之。如五娘之剪髮，乃作者自爲之，當日必無其事。以有疏財仗義之張大公在，受人之託，必能忠人之事，未有坐視不顧，而致其剪髮者也。然不剪髮不足以見五娘之孝，以我作琵琶，剪髮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須回護張大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讀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譏刺者。據五娘云：『前日婆婆沒了，虧大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若

是，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爲之，非時勢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爲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此二語雖屬恆言，人人可道，獨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難也？觀此二語，不似懟怨大公之詞乎？然此猶屬背後私言，或可免於照顧；迨其哭倒在地，大公見之，許送錢米相資，以備衣衾棺槨，則感之、頌之，當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沒人埋，誰還你恩債？』試問：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殯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置大公於何地乎？且大公之相資，尚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不幾抹倒大公，將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乎？（余澹心云〔三〕：『余向讀琵琶，曾作此論，不意被笠翁拈出。眞堪折服則誠。』）（一經點破，便覺拂情。則誠復生，何詞以辯？）此等詞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群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於讐古。旣爲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於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卽擧『元人』藉口，烏知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況其他乎？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請擧所長以蓋短：如中秋賞月一折，同一月也，出於牛氏之口者，言言懽悅；出於伯喈之口者，字字凄涼。一座兩情，兩情一事，此其針線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並擧其略。然傳奇，一事也，其中義理，分爲三項：曲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吾於元人，但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矣。

減頭緒

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荆、劉、拜、殺（荆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之得傳於後，止爲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於心，便便於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也。後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觀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殊不知戲場脚色，止此數人；使換千百箇姓名，也只此數人裝扮。（陸麗京云：『說得病透，下得藥眞，笠翁誠醫國手。』）止在上場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換不換。與其忽張、忽李，令人莫識從來，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頻上、頻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爲愈乎？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荆、劉、拜、殺之勢矣。

戒荒唐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於稽考；狗、馬爲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謫。可見事涉荒唐，卽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傳奇，獨工於爲此。

噫！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爲壽乎？移風易俗，當自此始。吾謂劇本非他，卽三代以後之韶、濩也。殷俗尙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於廟堂，矧辟謬崇眞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於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卽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說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戶頌，有怪其平易而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人謂：『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好奇也，求爲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爲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卽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儘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心，較之勝於先輩者。卽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於貞，婦愆無甚於妒。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毁身以至刎頸而止矣。近日矢貞之婦，竟有刲腸、剖腹，自塗肝腦於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器，談笑而終其身，若老衲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以內，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古來妒婦制夫之條，自罰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撲臀而止矣。近日妒悍之流，竟有鎖門絕食，遷怒於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撲不加，囹圄不設，寬仁大度，若有刑措之風，而其夫攝於不怒之威，自遣其妾而歸化者。豈非閨閫以內，便有日異月

新之事乎？此類繁多，不能枚舉。（王安節云：『近日人情世故，總以翻案見奇。刑於之化，倒行逆施，其一端也。』）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備塡詞製曲之用者也。即前人已見之事，儘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於我，授以生花之筆，假以蘊綉之腸，製爲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豔之詞，而竟忘其爲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爲最上一乘，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爲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爲善之劇，率同於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爲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於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且然，矧雜劇乎？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

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並其人之姓名，亦可以憑空揑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爲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脚色，皆用古人，揑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於載籍，班班可考，創一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爲難，使與滿場脚色同時共事之爲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爲難，使與本等情由貫串合一之爲難也。予旣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塡古事易，今人塡古事難。古人塡古事，猶之今人塡今事，非其不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於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於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詞采第二

曲與詩餘，同是一種文字。古今刻本中，詩餘能佳而曲不能盡佳者，詩餘可選而曲不可選也。詩餘最短，每篇不過數十字，作者雖多，入選者不多，棄短取長，是以但見其美。曲文最長，每折必須數曲，每部必須數十折，非八斗長才，不能始終如一。微疵偶見者有之，瑕瑜並陳者有之，

尙有踴躍於前、懈弛於後，不得已而爲狗尾貂續者亦有之。演者、觀者，旣存此曲，只得取其所長，恕其所短，首尾並錄，無一部而删去數折，止存數折，一齣而抹去數曲，止存數曲之理。此戲曲不能盡佳，有爲數折可取而挈帶全篇，一曲可取而挈帶全折，使瓦缶與金石齊鳴者，職是故也。予謂：旣工此道，當如畫士之傳眞，閨女之刺繡，一筆稍差，便慮神情不似，一針偶缺，即防花鳥變形。使全部傳奇之曲，得似詩餘選本，如花間、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寶之字，則不媿塡詞之名，無論必傳，即傳之千萬年，亦非僥倖而得者矣。吾於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廂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荆、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貴顯淺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爲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塡之詞，皆覺過于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

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即湯若士還魂一劇，世以配饗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以驚夢、尋夢二折對。予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曲也。驚夢首句云：『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綫』。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即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見以起興，則瞥見遊絲，不妨直說，何須曲而又曲，由晴絲而說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綫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餘『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青山啼紅了杜鵑』等語，字字俱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如末幅『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搧』，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箇日下胭脂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夢魂前，是這答兒壓黃金釧匾』，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夢二折；謂其心花、筆蕊，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診祟曲云：『看你春歸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的長天日！○夢去知他實實誰？病來只送得箇虛虛的你。做行雲，先渴倒在巫陽會。○又不是困人天氣，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承尊覷，何時何日來看這女顏回？』憶女曲云：『地老天昏，沒處把老娘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無兒白髮親！○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玩眞曲云：『如愁欲語，只少口氣兒呵。○叫的你噴

噓似天花唾。動凌波，盈盈欲下，不見影兒那。』此等曲則純乎元人。置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本氣也。若論塡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卽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之中。至於形之筆端，落于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此等造詣，非可言傳，只宜多購元曲，寢食其中，自能爲其所化。而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廂、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其不致家絃戶誦，出與二劇爭雄者，以其是雜劇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卽欲不爲紈扇之捐，其可得乎？

重機趣

『機趣』二字，塡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因作者逐句湊成，遂使觀場者逐段記憶，稍不留心，則看到第二曲不記頭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當，是心口徒勞，耳目俱澁，何必以此自苦而復苦百千萬億之人哉！故塡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勿使有道學氣。所謂無斷續痕者，非

止一齣接一齣，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脈相連，卽於情事截然絕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細筍，伏于其中，看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於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待，絲於絡成之後，纔知作藕之精，此言機之不可少也。（余澹心云：『微妙語，從楞嚴經中參悟得來。』）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當以板腐爲戒，卽談忠孝節義與說悲苦哀怨之情，亦當抑聖爲狂，寓哭於笑，如王陽明之講道學，則得詞中三昧矣。陽明登壇講學，反覆辨說『良知』二字，一愚人訊之曰：『請問「良知」這件東西，還是白的？還是黑的？』陽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點帶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塡詞，則離、合、悲、歡，嘻、笑、怒、罵，無一語、一字不帶機趣而行矣。予又謂：塡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做殺不佳。人問性之有無，何從辨識？予曰：『不難觀其說話，行文卽知之矣。說話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脫，行文不板實，一篇之內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卽可以塡詞之人也。不則另尋別計，不當以有用精神，費之無益之地。』噫！性中帶來一語，事事皆然，不獨塡詞一節，凡作詩、文、書、畫、飲酒、鬬棋，與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具夙根，無一不本天授。強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飯喫，不能成佛作祖也。（余澹心云〔三〕：『是湯、許眞傳，借此闡發笠翁之意，舉業工矣。』）

戒浮泛

詞貴顯淺之說，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爲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矯艱深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極粗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塡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面口中，則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旦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春容之度；卽使生爲僕從，旦作梅香，亦須擇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有淨、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觀幽閨記之陀滿興福，乃小生脚色，初屈後伸之人也，其避兵曲云：『遙觀巡捕卒，都是棒和鎗。』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也。均是常談俗語，有當用於此者，有當用於彼者。又有極粗、極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絕新絕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說，以俟其人。

塡詞義理無窮，說何人肖何人，議某事切某事，文章頭緒之最繁者，莫塡詞若矣。予謂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睹，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難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說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于李四；景乃衆人之景，寫春、夏盡是春、夏，止分別於秋、冬。善塡詞者，當爲所難，勿趨其易。批點傳奇者，每遇遊山、玩水、賞月、

觀花等曲，見其止書所見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處，只好算得五分，以風、雲、月、露之詞，工者儘多，不從此劇始也。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說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說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語，猶不可挪移，混用況他人乎？人謂：此等妙曲，工者有幾？強人以所不能，是塞塡詞之路也。予曰：『不然。作文之事，貴於專一。專則生巧，散乃入愚。專則易於奏工，散者難於責效。百工居肆，欲其專也。衆楚羣咻，喻其散也。舍情言景，不過圖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當從何處說起？詠花既愁遺鳥，賦月又想兼風。若使逐件鋪張，則慮事多曲少；欲以數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長。展轉推敲，已費心思幾許。何如只就本人生發，自有欲爲之事，自有待說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如發科發甲之人，窻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二篇，場中遂至七篇。窻下之一篇二篇，未必盡好，而場中之七篇，反能盡發所長而奪乎人之幟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題之外，並無別題可做，只得走此一條路也。吾欲塡詞家舍景言情，非責人以難，正欲其舍難就易耳。』

忌塡塞

塡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

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而總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故，則在一語。一語維何？曰：『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則俗語云『說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古來塡詞之家，未嘗不引古事，未嘗不用人名，未嘗不書現成之句，而所引、所用，與所書者則有別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僻，其句則採街談巷議。卽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爲與讀書人、不讀書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古來聖賢所作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如今世之爲小說矣。人曰：文士之作傳〔四〕奇，與著書無別，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於何見？予曰：『能於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陸梯霞云：『「驚人語」三字，剖出聖歎心肝。立言之意，端的如此。』）

閒情偶寄二卷目次

音律第三

作文之最樂者，莫如塡詞；其最苦者，亦莫如塡詞。塡詞之樂——詳後賓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無一不隨意到，較之南面、百城，洵有過焉者矣。至說其苦，亦有千態萬狀，擬之悲傷、疾痛、桎梏、幽囚諸逆境，殆有甚焉者。請詳言之。他種文字，隨人長短，聽我張弛，總無限定之資格。今置散體弗論，而論其分股、限字與調聲叶律者。分股，則帖括時文是已。先破後承，始開終結，內分八股，股股相對，繩墨不爲不嚴矣。然其股法、句法，長短由人，未嘗限之以數，雖嚴而不謂之嚴也。限字，則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語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聲，對必同心，意難合掌，矩度不爲不肅矣。然止限以數，未定以位；止限以聲，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嘗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嘗不可。雖肅而實未嘗肅也。調聲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則詩中之近體是已。起句五言，則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則句句七言；起

句用某韻，則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則下句第二字定用仄聲，第三、第四又復顛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則七言之句不來矣；起句用某韻，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下句第二字定用仄聲：則拈得平聲之韻，上、去、入三聲之韻皆可置之不問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語，再無變更，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轍，保無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適從矣。是其苛猶未甚，密猶未至也。至於塡詞一道，則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長者短一綫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復忽長忽短，時少時多，令人把握不定。當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當陰者陰，換一陽字不能。調得平仄成文，又慮陰陽反覆；分得陰陽清楚，又與聲韻乖張。令人攪斷肺腸，煩苦欲絕。此等苛法，儘勾磨人。作者處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便是千幸萬幸之事，尙能計其詞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予襁褓識字，總角成篇，於詩、書、六藝之文，雖未精窮其義，然皆淺涉一過。總諸體百家而論之，覺文字之難，未有過於塡詞者。予童而習之，於今老矣，尙未窺見一斑。祇以管窺、蛙見之識，謬語同心；虛赤幟於詞壇，以待將來作者。能於此種艱難文字，顯出奇能，字字在聲音律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如蓮花生在火上，仙叟奕於橘中，始爲盤根錯節之才，八面玲瓏之筆，壽名千古，衾影何慚。（王左車云：『數語自道其實。』）而千古上下之題品文藝者，看到傳奇一種，當易心換

眼，別置典刑。要知此種文字，作之可憐，出之不易。其楮、墨、筆、硯，非同己物，有如假自他人；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處爲人掣肘。非若詩、賦、古文，容其得意疾書，不受神牽鬼制者，七分佳處，便可許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敵他種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詞家，實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請作者同拈一題，先作文一篇，或詩一首，再作塡詞一曲，試其孰難、孰易、誰拙、誰工，即知予言之不謬矣。然難、易自知，工、拙必須人辨。

詞曲中音律之壞，壞於南西廂。凡有作者，當以之爲戒，不當取之爲法。非止音律，文藝亦〔五〕然。請詳言之。塡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於北西廂者。自南本一出，遂變極佳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爲詞曲之豪，人人贊羨，但可被之管絃，不便奏諸場上，但宜於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強施於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玆請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故演北西廂甚易。崑調悠長，一字可抵數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終之，無可助一臂者。以長江、大河之全曲，而專責一人，即有銅喉、鐵齒，其能勝此重任乎？此北本雖佳，吳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廂者，意在補此缺陷，遂割裂其詞，增添其白，易北爲南，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人、喜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於作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

謂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雖傳實沒。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鴻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關目動人，詞曲悅耳，亦曾細嘗其味，深繹其詞乎？使讀書作古之人，取西廂南本一閱，句櫛字比，未有不廢卷掩鼻而怪穢氣薰人者也。若曰詞曲情文不浹，以其就北本增刪，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己作，並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原本增刪，或自填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強支吾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甫復生，看演此劇，非狂叫怒罵，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即痛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續西廂者之才，去作西廂者止爭一間，觀者羣加非議，謂：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較之作南西廂者，豈特奴婢之於郎主，直帝王之視乞丐。乃今之觀者，彼施責備，而此獨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戶祝，居然配饗琵琶，非特實甫呼冤，且使則誠號屈矣。予生平最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搬演西廂，則樂觀恐後。何也？以其腔調雖惡，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廂，非改頭、換面、折手、跛足之西廂也。南本則聾瞽、瘖啞、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於身矣。此但責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宮調，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宮十三調，南曲之門戶也。小齣可以不

拘其成套，大曲則分門別戶，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難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變盡詞場格局。或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後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別宮別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宮調之不能盡合也。或彼曲與此曲牌名巧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即增減就之，否則任其多寡，以解補湊不來之厄，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至於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較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詞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於梨園之口，習於觀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譜。所塡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之，則曰：『我用南西廂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噫！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爲拈出，則南西廂之流毒，皆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門，魏貞菴相國取崔、鄭合葬墓誌銘示予，命予作北西廂翻本，以正從前之謬。予謝不敏，謂：天下已傳之書，無論是非可否，悉宜聽之，不當奮其死力，與較短長。較之而非，舉世起而非我；即較之而是，舉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貴遠賤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誰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時流下？彼文足以傳世，業有明徵；我力足以降人，尚無實據。以無據敵有徵，其敗可立見也。時龔芝麓先生亦在座，與貞菴相國均以予言爲然。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廂，

又有一人欲續水滸傳，同商於余。余曰：『西廂非不可改，水滸非不可續。然無奈二書已傳，萬口交贊，其高踞詞壇之坐位，業如泰山之穩，磐石之固，欲遽叱之使起，而讓席於余，此萬不可得之數也。無論所改之西廂、所續之水滸未必可繼後塵，卽使高出前人數倍，吾知擧世之人，不約而同，皆以「續貂、蛇足」四字爲新作之定評矣。』二人唯唯而去。此余由衷之言，向以誡人，而今不以之繩己，動數前人之過者，其意何居？曰：『存其是也。放鄭聲者，非讐鄭聲，存雅樂也。辟異端者，非讐異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西廂，非讐南西廂，欲存北西廂之本來面目也。若謂前人盡不可議，前書盡不可毁，則揚朱、墨翟亦是前人，鄭聲未必無底本，有之，亦是前書，何以古聖賢放之、辟之不遺餘力哉！』予又謂：北西廂不可改，南西廂則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觀此劇，非故嗜痂。因此劇之外，别無善本，欲覩崔、張舊事，舍此無由。地乏硃砂，赤土爲佳，南西廂之得以浪傳，職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别出新裁，創爲南本，師實甫之意而不必更襲其詞，祖漢卿之心而不獨僅續其後，若與北西廂角勝爭雄，則可謂難之又難；若止與南西廂賭長較短，則猶恐屑而不屑。予雖乏才，請當斯任。救饑有暇，當卽拈毫。

南西廂翻本既不可無，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於北琵琶一劇。蔡中郎夫婦之傳，既以琵琶得名，則『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當年作者，何以僅標其名，不見拈弄其實？使趙五娘描容之後，果然身背琵琶，往别張大公，彈出北曲哀聲一大套，使觀者聽者涕泗橫流，豈非琵琶記中一大暢

事？而當年見不及此者，豈元人各有所長，工南詞者不善製北曲耶？使王實甫作琵琶，吾知與千載後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予雖乏才，亦不敢不當斯任。向填一折付優人，補則誠原本之不逮，茲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擴爲全本，以備詞人採擇。如其可用，譜爲絃索新聲。若是，則南西廂、北琵琶二書，可以並行。雖不敢望追踪前哲，並轡時賢，但能保與自手所填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塡未刻之內外八種，合而較之，必有淺深疏密之分矣。然著此二書，必須杜門纍月。竊恐饑來驅人，勢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爲數十口家人籌生計乎？傷哉貧也！

恪守詞韻

一齣用一韻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爲定格。舊曲韻雜，出入無常者，因其法制未備，原無成格可守，不足怪也。既有中原音韻一書，則猶畛域畫定，寸步不容越矣。常見文人製曲，一折之中，定有一二出韻之字。非曰明知故犯，以偶得好句，不在韻中，而又不肯割愛，故勉強入之，以快一時之目者也。杭有才人沈孚中者，所製綰春園、息宰河二劇，不施浮采，純用白描，大是元人後勁。予初閱時，不忍釋卷。及考其聲韻，則一無定軌，不惟偶犯數字，竟以寒山、桓歡二韻合爲一處用之，又有以支思、齊微、魚模三韻並用者，甚至以眞文、庚靑、侵尋三韻不論開口、閉口，同作一韻用者，長於用才而短於擇術，致使佳調不傳，殊可痛惜！夫作詩、塡詞，同一理

也。宋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之韻，或可叶入詩中；旣有此書，卽三百篇之風人復作，亦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況其他乎？設有一詩於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一東、二冬並叶，或三江、七陽互施，吾知司選政者，必加擯黜，豈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詞家繩墨，只在譜、韻二書。合譜，合韻，方可言才。不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

凜遵曲譜

曲譜者，塡詞之粉本，猶婦人刺繡之花樣也。描一朵，刺一朵；畫一葉，綉一葉。描者不可稍減，巧者亦不能略增。然花樣無定式，儘可日異月新；曲譜則愈舊愈佳，稍稍趨新，則以毫釐之差，而成千里之謬。情事新奇百出，文章變化無窮，總不出譜內刊成之定格。是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厚詞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使曲無定譜，亦可日異月新，則凡屬淹通文藝者，皆可塡詞，何元人我輩之足重哉！『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爲塡詞而發。妙在依樣之中，別出好歹。稍有一線之出入，則葫蘆體樣不圓，非近於方則類乎匾矣，葫蘆豈易畫者哉。明朝三百年，善畫葫蘆者，止有湯臨川一人，而猶有病其聲韻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畫葫蘆之難，而一定之成樣不可擅改也。

曲譜無新，曲牌名有新。蓋詞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技倆，無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爲一曲，鎔鑄成名，如金索掛梧桐、傾盃賞芙蓉、倚馬待風雲之類是也。此皆老於詞學文人善歌者能之，不則上調不接下調，徒受〔六〕歌者揶揄。然音調雖協，亦須文理貫通，始可串離使合。如金絡索、梧桐樹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金索掛梧桐，以金索掛樹，是情理所有之事也；傾盃序、玉芙蓉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傾盃賞芙蓉，傾盃酒而賞芙蓉，雖係揑成，猶口頭語也；駐馬聽、一江風、駐雲飛是三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倚馬待風雲，倚馬而待風雲之會，此語卽入詩文中，亦自成句。凡此，皆係有倫、有脊之言，雖巧而不厭其巧。竟有只顧串合，不詢文義之通塞、事理之有無，生扭數字作曲名者，殊失顧名思義之體，反不若前人不列名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兒水而串入二別曲，則曰二犯江兒水，本曲集賢賓而串入三別曲，則曰三犯集賢賓。又有以『攤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錦地花而串入別曲，則曰攤破簇御林、攤破錦地花之類，何等渾然，何等藏拙。更有以十數曲串爲一曲，而標以總名，如六犯清音、七賢過關、九迴腸、十二峯之類，更覺渾雅。予謂串舊作新，終是塡詞末着。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卽牌名舊殺，終覺新奇可喜。如以極新極美之名，而塡以庸腐乖張之曲，誰其好之？善惡在實，不在名也。

魚模當分

詞曲韻書，止靠中原音韻一種。此係北韻，非南韻也。十年之前，武林陳次升先生欲補此缺陷，作南詞音韻一書，工垂成而復輟，殊爲可惜。予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塡詞之家即將中原音韻一書，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私置案頭，亦可暫備南詞之用。然此猶可緩。更有急於此者，則魚模一韻，斷宜分別爲二。魚之與模，相去甚遠，不知周德淸當日何故比而同之，豈倣沈休文詩韻之例，以元、繁、孫三韻合爲十三元之一韻，必欲於純中示雜，以存大音希聲之一線耶？無論一曲數音，聽到歇脚處覺其散漫無歸，即我輩置之案頭，自作文字讀，亦覺字句聱牙，聲韻逆耳。倘有詞學專家，欲其文字與聲音媲美者，當令魚自魚而模自模，兩不相混，斯爲極妥。即不能全齣皆分，或每曲各爲一韻，如前曲用魚，則用魚韻到底，後曲用模，則用模韻到底，猶之一詩一韻，後不同前，亦簡便可行之法也。自愚見推之，作詩用韻，亦當倣此，另鈔元字一韻，區別爲三。拈得十三沅者，首句用元，則用元韻到底，凡涉繁、孫二韻者勿用；拈得繁、孫者，亦然。出韻則犯詩家之忌，未有以用韻太嚴，而反來指謫者也。

廉監宜避

侵尋、監咸、廉纖三韻，同屬閉口之音。而侵尋一韻，較之監咸、廉纖，獨覺稍異。每至收音處，侵尋閉口，而其音猶帶清亮。至監咸、廉纖二韻，則微有不同。此二韻者，以作急板小曲則可，若塡悠揚大套之詞，則宜避之。西廂『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王懺』一折用之者，以出惠明口中，聲口恰相合耳。此二韻宜避者，不止單爲聲音，以其一韻之中，可用者不過數字，餘皆險僻艱生，備而不用者也。若惠明曲中之『揝』字、『攙』字、『燂』字、『臢』字、『餡』字、『蘸』字、『髟』字，惟惠明可用，亦惟才大如天之王實甫能用。以第二人作西廂，卽不敢用此險韻矣。初學塡詞者不知，每於一折開手處誤用此韻，致累全篇無好句。又有作不終篇，棄去此韻而另作者。失計妨時，故用韻不可不擇。

拗句難好

音律之難，不難於鏗鏘順口之文，而難於倔彊聱牙之句。鏗鏘順口者，如此字聲韻不合，隨取一字換之，縱橫順逆，皆可成文，何難一時數曲。至於倔彊聱牙之句，卽不拘音律，任意揮寫，尙難見才，況有淸濁、陰陽及明用韻、暗用韻，又斷斷不宜用韻之成格，死死限在其中乎？詞名之最易塡者，如皂羅袍、醉扶歸、解三醒、步步嬌、園林好、江兒水等曲，韻脚雖多，字句雖有長短，然讀者順口，作者自能隨筆。卽有一二句宜作拗體，亦如詩內之古風，無才者處此，亦能勉

力見才。至如小桃紅、下山虎等曲，則有最難下筆之句矣。幽閨記小桃紅之中段云：『輕輕將袖兒掀，露春纖，盞兒拈，低嬌面也』。每句只三字，末句叶韻，而每句之第二字，又斷該用平，不可犯仄。此等處似難，而尚未盡難。其下山虎云：『大人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弄盞傳杯，恁般靦腆。這裏新人忒殺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總在天。』只須『懶能向前』、『待推怎地展』、『事非偶〔七〕然』之三句，便能攪斷詞腸。『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每句四字，兩平兩仄，末字叶韻。『待推怎地展』一句，五字，末字叶韻；五字之中，平居其一，仄居其四。此等拗句，如何措手！南曲中此類極多，其難有十倍於此者，若逐個牌名援引，則不勝其繁，而觀者厭矣；不引一二處定其難易，人又未必盡曉。茲只隨拈舊詩一句，顛倒聲韻以喻之。如『雲淡風輕近午天』，此等句法，自然容易見好；若變爲『風輕雲淡近午天』，則雖有好句，不奪目矣。況『風輕雲淡近午天』七字之中，未必言言合律，或是陰陽相左，或是平仄尚乖，必須再易數字始能合拍，或改爲『風輕雲淡午近天』或又改爲『風輕午近雲淡天』，此等句法，揆之音律則或諧矣，若以文理繩之，尚得名爲詞曲乎？海內觀者肯曰此句爲音律所限，自難求工，姑爲體貼人情之善念而恕之乎？曰：不能也。既曰不能，則作者將刪去此句而不作乎？抑自創一格而暢我所欲言乎？曰：亦不能也。然則攻此道者，亦甚難矣。變難成易，其道何居？曰：有一方便法門，詞人或有行之者，未必盡

有知之者。行之者偶然合拍，如路逢故人，出之不意，非我知其在路而往投之也。凡作倔彊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當引用成語。成語在人口頭，卽稍更數字，略變聲音，念來亦覺順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非止念不順口，且令人不解其意。今亦隨拈一二句試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口頭語也，試變爲『油鹽柴米醬醋茶』或再變爲『醬醋油鹽柴米茶』，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口頭語也。試將上句變爲『日出東邊西邊雨』，下句變爲『道是有情却無情』，亦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拗句，則幾與海外方言無別，必經重譯而後知之矣。卽取前引幽閨之二句，定其工拙。『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皆拗體也。『懶能向前』一句，係作者新搆，此句便覺生澁，讀不順口；『事非偶然』一句，係家常俗語，此句便覺自然，讀之溜亮：豈非用成語易工，作新句難好之驗乎？予作傳奇數十種，所謂『三折肱爲良醫』，此折肱語也。因覓知音，盡傾肝膈。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吾不敢居，請自呼爲『直』、『諒』。

合韻易重

句末一字之當叶者，名爲韻脚。一曲之中，有幾韻脚，前後各別，不可犯重。此理誰不知之？誰其犯之？所不盡知而易犯者，惟有『合前』數句。玆請先言『合前』之故。同一牌名而爲數曲

者，止於首隻列名。其後在南曲則曰『前腔』，在北曲則曰『么篇』，猶詩題之有其二、其三、其四也。末後數語，有前後各別者。有前後相同，不復另作，名爲『合前』者，此雖詞人躱懶法，然付之優人，實有二便：初學之時，少讀數句新詞，省費幾番記憶，一便也；登場之際，前曲各人分唱，『合前』之曲必通場合唱，既省精神，又不寂寞，二便也。然『合前』之韻脚，最易犯重。何也？大凡做首曲，則知查韻。用過之字，不肯復用。迨做到第二、三曲，則止圖省力，但做前詞，不顧後語，置『合前』數句於度外，謂前曲已有，不必費心，而烏知此數句之韻脚，在前曲則語語各別，湊入此曲，焉知不有偶合者乎？故作前腔之曲，而有『合前』之句者，必將末後數句之韻脚，緊記在心，不可復用，作完之後，又必再查，始能不犯此病。此就韻脚而言也。韻脚犯重，猶是小病。更有大於此者，則在詞意與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則此數句之詞意，必有同情。如生、旦、淨、丑四人在場，生、旦之意如是，淨、丑之意亦如是，卽可謂之同情，卽可使之同唱。若生、旦如是，淨、丑未盡如是，則兩情不一，已無同唱之理，況有生、旦如是，淨、丑必不如是，則豈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關竅，若不經人道破，則塡詞之家，既顧陰陽、平仄，又調角、徵、宮、商，心緒萬端，豈能復籌及此。予作是編，其於詞學之精微，則萬不得一；如此等麄淺之論，則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後來作者，當錫予一字，命曰『詞奴』，以其爲千古詞人嘗效紀綱奔走之力也。（尤展成云：『笠翁眞曲夫子，

允宜俎豆詞場。詞奴之稱，無乃過抑！』）

愼用上聲

平、上、去、入四聲，惟上聲一音最别。用之詞曲，較他音獨低；用之賓白，又較他音獨高。塡詞者每用此聲，最宜斟酌。此聲利於幽靜之詞，不利於發揚之曲。卽幽靜之詞，亦宜偶用、間用，切忌一句之中連用二、三、四字。蓋曲到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則此字唱不出口。如十數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覺抑揚有致。若重複數字皆低，則不特無音，且無曲矣。至於發揚之曲，每到喫緊關頭，卽當用陰字而易以陽字，尙不發調，況爲上聲之極細者乎？予嘗謂：物有雌雄，字亦有雌雄。平、去、入三聲以及陰字，乃字與聲之雄飛者也。上聲及陽字，乃字與聲之雌伏者也。此理不明，難於製曲。初學塡詞者，每犯抑、揚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爲上聲之字，入曲低而入白反高耳。詞人之能度曲者，世間頗少。其握管撚髭之際，大約口內吟哦，皆同說話。每逢此字，卽作高聲。且上聲之字，出口最亮，入耳極淸。因其高而且淸，淸而且亮，自然得意疾書，孰知唱曲之道與此相反，念來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於案頭而不利於場上之通病也。非笠翁爲千古癡人，不分一毫人、我，不留一點渣滓者，孰肯盡出家私底蘊，以博慷慨好義之虛名乎？

少塡入韻

入聲韻脚，宜於北而不宜於南。以韻脚一字之音，較他字更須明亮，北曲止有三聲，有平、上、去而無入，用入聲字作韻脚，與用他聲無異也；南曲四聲俱備，遇入聲之字，定宜唱作入聲，稍類三音，即同北調矣，以北音唱南曲可乎？予每以入韻作南詞，隨口念來，皆似北調，是以知之。若塡北曲，則莫妙於此，一用入聲，即是天然北調。然入聲韻脚最易見才，而又最難藏拙。工于入韻，即是詞壇祭酒。以入韻之字，雅馴自然者少，麄俗倔彊者多，塡詞老手，用慣此等字樣，始能點鐵成金；淺乎此者，運用不來，鎔鑄不出，非失之太生，則失之太鄙。但以西廂、琵琶二劇，較其短長：作西廂者，工於北調，用入韻是其所長，如鬧會曲中『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揑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約』字、『學』字、『作』字，何等馴雅，何等自然；琵琶工於南曲，用入韻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兩處堪悲，萬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入聲韻脚宜北不宜南之論，蓋爲初學者設。久於此道而得三昧者，則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

別解務頭

塡詞者，必講『務頭』。然『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中載『務頭』一卷，前後臚列，豈止萬言，究竟『務頭』二字，未經說明，不知何物。止於卷尾開列諸舊曲，以爲體樣，言『某曲中第幾句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去上、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跡此求之，則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陰陽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論矣。又云：『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若是，則一曲之中，止該用一俊語，其餘字句皆可潦草塗鴉，而不必計其工拙矣。予謂：立言之人，與當權秉軸者無異。政令之出，關乎從違。斷斷可從，而後使民從之；稍背於此者，卽在當違之列。鑿鑿能信，始可發令。措詞又須言之極明，論之極暢，使人一目了然。今單提某句爲『務頭』，謂陰陽、平仄斷宜加嚴，俊語可施於上，此言未嘗不是，其如舉一廢百，當從者寡，當違者衆，是我欲加嚴，而天下之法律反從此而寬矣。況又囁嚅其詞，吞多吐少，何所取義而稱爲『務頭』，絕無一字之詮釋，然則『葫蘆提』三字，何以服天下？吾恐狐疑者讀之愈重其狐疑，明了者觀之頓喪其明了，非立言之善策也。予謂：『務頭』二字，旣然不得其解，只當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務頭』，猶棋中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進不可戰，退不可守者，無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頭』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字不聱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句卽使全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卽使全句皆健者，『務頭』也。由此推之，則不特曲有『務頭』，詩、詞、歌、賦以及舉子業，無一

不有『務頭』矣。人亦照譜按格，發舒性靈，求爲一代之傳書而已矣，豈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而阻塞詞源，使不得順流而下乎？

閒情偶寄三卷目次

詞曲部

閒情偶寄 卷之三

賓白第四

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塡詞，視賓白爲末着。常有白雪、陽春其調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竊怪之。原其所以輕此之故，殆有說焉。元以塡詞擅長，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過數言。即抹去賓白而止閱塡詞，亦皆一氣呵成，無有斷續，似併此數言亦可略而不備者。由是觀之，則初時止有塡詞，其介白之文，未必不係後來添設。在元人，則以當時所重不在於此，是以輕之。後來之人又謂：元人尙在不重，我輩工此何爲！遂不覺日輕一日，而竟置此道於不講也。予則不然，嘗謂：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於傳、註，就物理論之，則如棟、樑之於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於血、脈，非但不可相無，且覺稍有不稱，即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塡一首好詞而生出無

窮話柄者，是文與文自相觸發，我止樂觀厥成，無所容其思議。此係作文恆情，不得幽渺其說而作化境觀也。（王安節曰：『先生之恆情，卽他人之化境。』）

聲務鏗鏘

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一句聱牙，俾聽者耳中生棘；數言淸亮，使觀者倦處生神。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叠用，不知散體之文，亦復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語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也。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連用二平，則聲帶喑啞，不能聳聽。下句末一字用仄，則接此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連用二仄，則音類咆哮，不能悅耳。此言通篇之大較，非逐句、逐字皆然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於賓白之中，則字字鏗鏘，人人樂聽，有『金聲擲地』之評矣。

聲務鏗鏘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語是已。然有時連用數平，或連用數仄，明知聲欠鏗鏘，而限於情事，欲改平爲仄、改仄爲平而決無平聲、仄聲之字可代者，此則千古詞人未窮其秘。予以探驪覓珠之苦，入萬丈深潭者旣久而後得之。以告同心，雖示無私，然未免可惜。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是上、去、入三聲，皆麗於仄。而不知上之爲聲，雖與

去、入無異，而實可介於平、仄之間，以其別有一種聲音，較之於平則略高，比之去、入則又略低。古人造字審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過文——由平至仄，從此始也。（余云：『洩從前未洩之秘，鏗鏘鼓舞，絕倒乎予矣。』）譬如四方聲音，到處各別，吳有吳音，越有越語，相去不啻天淵。而一至接壤之處，則吳、越之音相半，吳人聽之覺其同，越人聽之亦不覺其異。晉、楚、燕、秦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卽聲音之過文，猶上聲介於平、去、入之間也。作賓白者，欲求聲韻鏗鏘，而限於情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卽當用此法以濟其窮。如兩句三句皆平，或兩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卽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兩句三句皆平，間一上聲之字，則其聲是仄不必言矣；卽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聽之不知其爲連用數仄者。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傳而實不當傳。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瓦缶之鳴而不可得矣。（余云：『周挺齋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今笠翁以上聲介于仄、平之間，皆扼隱侯之吭而奪其幟者。』）

語求肖似

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塡詞一種。若無此種，幾於悶殺才人，困死豪傑。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於製曲塡詞之頃，非

但鬱藉以舒慍爲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未有真境之爲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盻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卽爲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卽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卽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籛之上。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譬，醞藉包含。十分牢騷，還須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學，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和平，略施縱送，卽謂失風人之旨，犯佻達之嫌。求爲家絃戶誦者，難矣。塡詞一家，則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盡。是則是矣，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卽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敍事，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絕技。果能若此，卽欲不傳，其可得乎？

詞別繁減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內知我者與罪我者半。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隨口出之卽是；笠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常

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瞶之分乎？因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則握筆，口却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咸宜也。』罪我者曰：『塡詞既曰「塡詞」，即當以詞爲主。賓白既名「賓白」，明言白乃其賓，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樹大於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實實爲予，責之誠是也。但其敢於若是，與其不得不若是者，則均有說焉。請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賓白之少，非有一定當少之成格。蓋彼只以塡詞自任，留餘地以待優人，謂：引商刻羽我爲政，飾聽美觀彼爲政。我以約略數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曲則仍之，其間賓白、科諢等事，有幾處合於原本，以寥寥數言塞責者乎？且作新與演舊有別。琵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家絃戶誦已久，童叟男婦，皆能備悉情由。即使一句賓白不道，止唱曲文，觀者亦能默會。是其賓白繁減，可不問也。至於新演一劇，其間情事，觀者茫然。詞曲一道，止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顚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着。予非不圖省力，亦留餘地以待優人，但優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無贅疣、蛇足於其間乎？與其留餘地以待增，不若留餘地以待減。減之不當，猶存作者深心之半，猶病不服藥之得中醫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

於若是者，則謂：千古文章，總無定格，有創始之人，卽有守成不變之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卽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古來文字之正變爲奇，奇翻爲正者，不知凡幾，吾不具論，止以多寡、增益之數論之。左傳、國語，紀事之書也，每一事不過數行，每一語不過數字，初時未病其少。殆班固之作漢書，司馬遷之爲史記，亦紀事之書也，遂益數行爲數十百行，數字爲數十百字，豈有病其過多而廢史記、漢書於不讀者乎？此言少之可變爲多也。詩之爲道，當日但有古風。古風之體，多則數十百句，少亦十數句，初時亦未病其多。殆近體一出，則約數十百句爲八句，絕句一出又斂八句爲四句，豈有病其漸少，而選詩之家，止載古風，删近體、絕句於不錄者乎？此言多之可變爲少也。總之，文字短長，視其人之筆性。筆性遒勁者，不能強之使長；筆性縱肆者，不能縮之使短。文患不能長，又患其可以不長而必欲使之長。如其能長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則雖爲賓白中之古風，史、漢，亦何患哉。予則烏能當此，但爲糠粃之導，以俟後來居上之人。』

予之賓白，雖有微長，然初作之時，竿頭未進，常有當儉不儉，因留餘幅以俟剪裁，遂不覺流爲散漫者。自今觀之，皆吳下阿蒙手筆也。如其天假以年，得於所傳十種之外，別有新詞，則能保爲犬夜、鷄晨。嗚乎！其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世人但知曲內宜分，烏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此一折之曲爲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爲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時人傳奇，多有混用者。卽能間施於淨、丑，不知加嚴於生、旦；止能分用於男子，不知區別於婦人。以北字近於麤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聲音駁雜，俗語呼爲『兩頭蠻』。說話且然，況登場演劇乎？此論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間如新水令步步嬌之類，則在所不拘。

文貴潔淨

白不厭多之說，前論極詳，而此復言潔淨。潔淨者，簡省之別名也。潔則忌多，減始能淨，二說不無相悖乎？曰：不然。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卽是潔；少而尙病其多者，少亦近蕪。予所謂多，謂不可删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強鳧變鶴之多也。作賓白者，意則期多，字惟求少，愛雖難割，嗜亦宜專。每作一段，卽自删一段，萬不可删者始存，稍有可削者卽去。此言逐齣初塡之際，全

稿未脫之先，所謂愼之於始也。然我輩作文，常有人以爲非，而自認作是者；又有初信爲是，而後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己手，無一非佳；詩賦論其初成，無語不妙。迨易日經時之後，取而觀之，則妍媸、好醜之間，非特人能辨別，我亦自解雌黃矣。此論雖說塡詞，實各種詩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恆情也。凡作傳奇，當於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删，踰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此說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則人與我中分其咎。予終歲饑驅，杜門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無可删、可改之時也。每成一劇，纔落毫端，卽爲坊人攫去。下半猶未脫稿，上半業已災梨。非止災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終爲錮疾難醫。予非不務潔淨，天實使之，謂之何哉。（趙聲伯云：『文章至此，可稱無翼而飛。曲子相公之不能收拾，卽若是也。快哉，古今文人有幾？』）

意取尖新

『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處處皆然，而獨不戒於傳奇一種。傳奇之爲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詞人忌在『老實』，『老實』二字，卽『纖巧』之讐家、敵國也。然『纖巧』二字，爲文人鄙賤，已久言之，似不中聽。易以『尖新』二字，則似變瑕成瑜。其實『尖新』卽是『纖

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則列之案頭，不觀則已，觀則欲罷不能；奏之場上，不聽則已，聽則求歸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卽文中之尤物也。

少用方言

塡詞中方言之多，莫過於西廂一種。其餘今詞、古曲，在在有之。非止詞曲，卽四書之中，孟子一書，亦有方言。天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而今知之。（王宓草云：『石破天驚，轟雷四起。』）請先畢其說。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强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絨也。因訊蒙師，謂：褐乃貴人之衣，胡云賤者之服？旣云賤矣，則當從約，短一尺省一尺購辦之貲，少一寸免一寸縫紉之力，胡不窄小其製，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詢，則顧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絲羅罕覯，卽見一二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麄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

見其寬則倍身，長復拖地，即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有他衫、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爲衾，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覆其足。』魯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類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著書，必游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團，至今未破。非予遠遊絕塞，親覯其人，烏知斯言之不謬哉。（胆大包身，始能發此快論。然有此識，方有此胆。胆亦不易大也。）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爲詞曲乎？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塡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爲成律，每作淨、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于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吳、越而設？至於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視塡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於江右，即當規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吳石渠生於陽羡，即當規避陽羡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欲作傳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時防漏孔

一部傳奇之賓白，自始至終，奚啻千言萬語。多言多失，保無前是後非，有呼不應，自相矛盾之

病乎？如玉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諸如此類者，不能枚舉。總之，文字短少者，易爲撿點，長大者難於照顧。吾於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惟水滸傳一書。設以他人爲此，幾同笊籬貯水，珠箔遮風，出者多而進者少，豈止三十六個漏孔而已哉。

科諢第五

插科打諢，塡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卽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鈞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泥人作揖、土佛談經矣。予嘗以此告優人，謂：戲文好處，全在下半本。只消三兩個瞌睡，便隔斷一部神情。瞌睡醒時，上文下文已不接續，卽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斷章取義作零齣觀。若是，則科諢非科諢，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於此，可作小道觀乎？

戒淫褻

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話，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恐惡聲之汚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窺竊之門。鄭聲宜放，正爲此也。不知科諢之設，止爲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卽談慾事，亦有『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始爲善談慾事者哉。人問善談慾事，當用何法？請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則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頰，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最褻之話，慮人觸耳者，則借他事喩之，言雖在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

忌俗惡

科諢之妙，在於近俗，而所忌者又在於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卽非文人之筆。吾於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粲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粲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粲花稍促。還魂力足，粲

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粲花比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攫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與二老同時。他日追及泉臺，定有一番傾倒，必不作『妒而欲殺』之狀，向閻羅天子掉舌，排擠後來人也。

重關係

科諢二字，不止爲花面而設，通場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諢，外、末有外、末之科諢。淨、丑之科諢，則其分內事也。然爲淨、丑之科諢易，爲生、旦、外、末之科諢難。雅中帶俗，又於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卽於板處證活。此等雖難，猶是詞客優爲之事，所難者，要有關係。關係維何？曰：於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如老萊子之舞斑衣，簡雍之說淫具，東方朔之笑彭祖面長，此皆古人中之善於插科打諢者也。作傳奇者苟能取法於此，則科諢非科諢，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門耳。

貴自然

科諢雖不可少，然非有意爲之。如必欲於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諢一段，或預設某科諢一段，插入

某折之中，則是覓妓追歡，尋人賣笑，其爲笑也不眞，其爲樂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爲科諢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簡雍說淫具、東方朔笑彭祖，卽取二事論之。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釀酒之具，論者欲置之法。雍與先主游，見男女各行道上，雍謂先主曰：『彼欲行淫，請縛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與欲釀未釀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釋蓄釀具者。漢武帝時，有善相者，謂人中長一寸，壽當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責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則壽百歲，彭祖歲八百，其人中不幾八寸乎？人中八寸，則面幾長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謂絕妙之詼諧。戲場有此，豈非絕妙之科諢？然當時必親見男女同行，因而說及淫具，必親聽人中一寸壽當百歲之說，始及彭祖面長，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見、未聞，突然引此爲喩，則怒之不暇，笑從何來？笑旣不得，悟從何有？此卽貴自然、不貴勉強之明證也。吾看演南西廂，見法聰口中所說科諢，迂奇誕妄，不知何處生來，眞令人欲逃、欲嘔，而觀者、聽者絕無厭倦之色，豈文章一道，俗則爭取，雅則共棄乎？

格局第六

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聽人自爲政者。開場用末冲場，用生開場，數語

包括通篇。冲場一齣，蘊釀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開手宜靜不宜喧，終場忌冷不忌熱，生、旦合爲夫婦，外與老旦，非充父母，即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兌換而用之，諸如此類，皆其可仍、可改聽人爲政者也。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可變者變，卽斷斷當仍者，亦加改竄以示新奇。予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猶之詩、賦、古文以及時藝，其中人才輩出，一人勝似一人，一作奇於一作，然止別其詞華，未聞異其資格；有以古風之局而爲近律者乎？有以時藝之體而作古文者乎？繩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師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也。

家門

開場數語，謂之『家門』。雖云爲字不多，然非結構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卽使規模已定，猶慮做到其間，勢有阻撓，不得順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張。是以此折最難下筆。如機鋒銳利，一往而前，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則從此折做起；不則姑缺首篇，以俟終場補入。猶塑佛者不卽開光，畫龍者點睛有待，非故遲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則目宜左視，其身向右，則目宜右觀，俯仰低徊，皆從身轉，非可預爲計也。此是詞家討便宜法，開〔八〕手卽以告人，使後來作者，未經捉筆，先省一番無益之勞，知笠翁爲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眞切可行之事，

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逢場作戲諸套語。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卽古文之冒頭、時文之破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帽覆頂。卽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與後所說『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破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卽是可取可棄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拏住，不放轉移，始爲必售之技。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塡詞而已也。（王左車云：『先生之文，篇篇若是，先生之書，部部若是，所謂現身說法者也。』）

元詞開場，止有冒頭數語，謂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則四句，少則二句，似爲簡捷。然不登場則已，旣用副末上場，脚纔點地，遂爾抽身，亦覺張皇失次。增出『家門』一段，甚爲有理。然『家門』之前，另有一詞。今之梨園，皆略去前詞，只就『家門』說起。止圖省力，埋沒作者一段深心。大凡說話、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遠，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開口駡題。便說幾句閒文，纔歸正傳，亦未嘗不可，胡濾惜字如金，而作此鹵莽滅裂之狀也！作者萬勿因其不讀而作省文。至於末後四句，非止全該，又宜別俗。元人楔子，太近老實，不足法也。

冲場

開場第二折，謂之『冲場』。『冲場』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長引子。引子唱完，繼以詩詞及四六排語，謂之『定場白』，言其未說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劇，耳目搖搖；得此數語，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之一引、一詞，較之前折『家門』一曲，猶難措手。務以寥寥數言，道盡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蘊釀全部精神，猶『家門』之括盡無遺也。同屬包括之詞，而分難、易於其間者，以『家門』可以明說，而『冲場』引子及定場詩、詞，全用暗射，無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戲文之節目，全於此處埋伏，而作此一本戲文之好歹，亦卽於此時定價。何也？開手筆機飛舞，墨勢淋漓，有由由自得之妙，則把握在手，破竹之勢已成，不憂此後不成完璧。如此時、此際，文情艱澁，勉強支吾，則朝氣昏昏，到晚終無晴色，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然則開手銳利者，寧有幾人，不幾阻抑後輩而塞塡詞之路乎？曰：不然，有養機使動之法在。如入手艱澁，姑置勿塡，以避煩苦之勢。自尋樂境，養動生機，俟襟懷略展之後，仍復拈毫。有興卽塡，否則又置。如是者數四，未有不忽擭天機者。若因好句不來，遂以俚詞塞責，則走入荒蕪一路，求闢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本傳中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如生爲一家，旦爲一家，生之父母隨生而出，旦之父母隨旦而出，以其爲一部之主，餘皆客也。雖不定在一齣、二齣，然不得出四、五折之後。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者反認爲主，及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爲客矣。即淨、丑脚色之關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遲。善觀場者，止於前數齣所見，記其人之姓名。十齣以後，皆是枝外生枝，節中長節，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問姓字，並形體面目，皆可不必認矣。

小收煞

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路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結果。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於盆、盎、衣、禎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衆人射覆之時也。戲法無眞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戲法、好戲文。猜破而後出之，則觀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爲妙矣。

大收煞

全本收場，名爲『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內，要緊脚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戽。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強生情，拉成一處，令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恕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絕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窮山盡之處，偏宜突起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爲到底不懈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趣者也。予訓兒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留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即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塡詞餘論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傳世，欲天下後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歎之也。殆其文成矣，其書傳矣，天下後代既羣然知之，復羣然稱許而贊歎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幾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譬人而不得其實，其去毀也幾希。但云千古傳奇，當

推西廂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贊之，盲人亦能贊之矣。自有西廂以迄於今，四百餘載，推西廂爲塡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人患不爲王實甫耳，焉知數百年後不復有金聖歎其人哉。』

聖歎之評西廂，可謂晰毛辨髮，窮幽晰微，無復有遺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書而別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卽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於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於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尙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人語。千古奇文，非人爲之，神爲之、鬼爲之也。人則鬼、神所附者耳。

閒情偶寄四卷目次

演習部

閒情偶寄 卷之四

演習部

選脚色、正音韻等事，載在第七卷歌舞項下。男優、女樂，事理相同；欲習聲樂者，兩類互觀，始無缺略。

選劇第一

塡詞之設，專爲登場。登場之道，蓋亦難言之矣。詞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過，與裂繒、毁璧等也。方今貴戚通侯，惡談雜技，單重聲音，可謂雅人深致，崇尙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劇之人美，而所演之劇難稱盡美；崇雅之念眞，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眞。尤可怪者，最有識見之客，亦作矮人觀場，人言此本最佳，而輒隨聲附和，見單即點，不問情理之有無，以致牛鬼蛇神，塞滿氍毹之上。極長詞賦之人，偏與文章爲難，明知此

劇最好，但恐偶違時好，呼名即避，不顧才士之屈伸，遂使錦篇繡帙，沉埋瓿甕之間。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得以盛傳於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者，皆才人僥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若據時優本念，則願秦皇復出，盡火文人已刻之書，止存優伶所撰諸抄本，以備家絃戶誦而後已。傷哉，文字聲音之厄，遂至此乎！吾謂：春秋之法，責備賢者。當今瓦缶雷鳴，金石絕響，非歌者投胎之誤，優師指路之迷，皆顧曲周郎之過也。使要津之上，得一二主持風雅之人，凡見此等無情之劇，或棄而不點，或演不終篇而斥之使罷，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浪習，黃絹色絲之曲，外孫虀臼之詞，不求而自至矣。吾論演習之工，而首重選劇者，誠恐劇本不佳，則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於無用之地，使觀者口雖贊歎，心實咨嗟，何如擇術務精，使人心、口皆羨之爲得也。

別古今

選劇授歌童，當自古本始。古本既熟，然後間以新詞。切勿先今而後古。何也？優師教曲，每加工於舊，而草草於新。以舊本人人皆習，稍有謬誤，即形出短長；新本偶爾一見，即有破綻，觀者、聽者未必盡曉，其拙儘有可藏。且古本相傳至今，歷過幾許名師，傳有衣鉢，未當而必歸於當，已精而益求其精，猶時文中『大學之道』、『學而時習之』諸篇，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動筆

者也。新劇則如巧搭新題，偶有微長，則動主司之目矣。故開手學戲，必宗古本，而古本又必從琵琶、荊釵、幽閨、尋親等曲唱起。蓋腔板之正，未有正於此者。此曲善唱，則以後所唱之曲，腔板皆不謬矣。舊曲旣熟，必須間以新詞。切勿聽拘士腐儒之言，謂新劇不如舊劇，一概棄而不習。蓋演古戲如唱清曲，只可悅知音數人之耳，不能娛滿座賓朋之目。聽古樂而思臥，聽新樂而忘倦，古樂不必簫、韶，琵琶、幽閨等曲卽今之古樂也。但選舊劇易，選新劇難。教歌習舞之家，主人必多冗事，且恐未必知音，勢必委諸門客，詢之優師。門客豈盡周郎，大半以優師之耳目爲耳目；而優師之中，淹通文墨者少，每見才人所作，輒思避之，以鑿枘不相入也。故延優師者，必擇文理稍通之人，使閱新詞，方能定其美惡；又必藉文人墨客，參酌其間，兩議僉同，方可授之使習。此爲主人多冗、不諳音樂者而言。若係風雅主盟，詞壇領袖，則獨斷有餘，何必知而故詢。噫，欲使梨園風氣，丕變維新，必得一二縉紳長者，主持公道，俾詞之佳者必傳，劇之陋者必黜，則千古才人心死，現在各流，有不以沉香刻木而祀之者乎？

劑冷熱

今人之所尙，時優之所習，皆在熱鬧二字。冷靜之詞，文雅之曲，皆其深惡而痛絕者也。然戲文太冷，詞曲太雅，原足令人生倦。此作者自取厭棄，非人有心置之也。然儘有外貌似冷，而中藏

極熱，文章極雅，而情事近俗者。何難稍加潤色，播入管絃；乃不問短長，一概以冷落棄之，則難服才人之心矣。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爲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冲冠，能使人驚魂欲絕，卽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絕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贊歎爲戰爭，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爲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於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於雅中之俗乎哉？

變調第二

變調者，變古調爲新調也。此事甚難，非其人不行，存此說以俟作者。才人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製錦綉花樣，無不隨時更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於傳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與玩花、賞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復看此花，昨夜對此月，今夜復對此月，則不特我厭其舊，而花與月亦自媿其不新矣。故桃陳則李代，月滿卽哉生。花、月無知，亦能自變其調，矧詞曲出生人之口，獨不能稍變其音，而百歲登場，乃爲三萬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吾每觀舊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喜其音節不乖，耳中免生芒刺；懼則懼其情事太熟，眼角如懸贅疣。學書、學畫者，貴在彷彿大都，而細微曲折之間，正不妨增減出入。

若止爲依樣葫蘆，則是以紙印紙，雖云一綫不差，少天然生動之趣矣。因創二法，以告世之執郢斤者。

縮長爲短

觀場之事，宜晦不宜明。其說有二：優孟衣冠，原非實事，妙在隱隱躍躍之間。若於日間搬弄，則太覺分明，演者難施幻巧。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觀聽以耳目，聲音散而不聚故也。且人無論富、貴、貧、賤，日間盡有當行之事，閱之未免妨工；抵暮登場，則主客心安，無妨時失事之慮。古人秉燭夜遊，正爲此也。然戲之好者必長，又不宜草草完事，勢必闡揚志趣，摹擬神情，非達旦不能告闋。然求其可以達旦之人，十中不得一二，非迫於來朝之有事，即限於此際之欲眠，往往半部卽行，使佳話截然而止。予嘗謂：好戲若逢貴客，必受腰斬之刑。雖屬謔言，然實事也。與其長而不終，無寧短而有尾，故作傳奇付優人，必先示以可長可短之法。取其情節可省之數折，另作暗號記之，遇情閒無事之人，則增入全演，否則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園亦樂於爲此。但不知減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數折雖去若存，而無斷文截角之患者，則在秉筆之人，略加之意而已。法於所删之下折，另增數語，點出中間一段情節，如云昨日某人來，說某話，我如何答應之類是也。或於所删之前一折，預爲吸起，如云我明日當差某人去幹某事之

類是也。如此，則數語可當一折，觀者雖未及看，實與看過無異。此一法也。予又謂：多冗之客，併此最約者亦難終場，是刪與不刪等耳。嘗見貴介命題，止索雜單，不用全本，皆爲可行即行，不受戲文牽制計也。予謂：全本太長，零齣太短。酌乎二者之間，當做元人百種之意，而稍稍擴充之，另編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劇，以備應付忙人之用。或即將古本舊戲，用長房妙手，縮而成之。但能沙汰得宜，一可當百，則寸金丈鐵，貴賤攸分，識者重其簡貴，未必不棄長取短，另開一種風氣，亦未可知也。此等傳奇，可以一席兩本。如佳客並坐，勢不低昂，皆當在命題之列者，則一後一先，皆可爲政。是一舉兩得之法也。有暇即當屬草，請以下里巴人爲白雪陽春之倡。

變舊成新

演新劇如看時文，妙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演舊劇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後世，眼對前朝。然而古董之可愛者，以其體質愈陳愈古，色相愈變愈奇。如銅器、玉器之在當年，不過一刮磨光瑩之物耳；迨其歷年既久，刮磨者渾全無跡，光瑩者斑駁成文，是以人人相寶。非寶其本質如常，寶其能新而善變也。使其不異當年，猶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則與今時旋造者無別，何事什伯其價而購之哉。舊劇之可珍，亦若是也。今之梨園，購得一新本，則因其新而愈新之，飾怪粧奇，不

遺餘力。演到舊劇，則千人一轍〔九〕，萬人一轍，不求稍異；觀者如聽蒙童背書，但賞其熟，求一換耳換目之字而不得：則是古董便爲古董，却未嘗易色生斑，依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觀之，猶覺耳目一新，何必定爲村學究聽蒙童背書之爲樂哉。然則生斑易色，其理甚難，當用何法以處此？曰：有道焉，仍其體質，變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飾，便足令人改觀，不俟變形易貌而始知別一神情也。體質維何？曲文與大段關目是已。丰姿維何？科諢與細微〔一〇〕說白是已。曲文與大段關目不可改者，古人既費一片心血，自合常留天地之間，我與何讐而必欲使之埋沒？且時人是古非今，改之徒來訕笑。仍其大體，既慰作者之心，且杜時人之口。科諢與細微說白不可不變者，凡人作事，貴於見景生情。世道遷移，人心非舊，當日有當日之情態，今日有今日之情態。傳奇妙在入情，卽使作者至今未死，亦當與世遷移，自囀其舌，必不爲膠柱鼓瑟之談，以拂聽者之耳。況古人脫稿之初，便覺其新，一經傳播，演過數番，卽覺聽熟之言，難於複聽，卽在當年，亦未必不自厭其繁而思陳言之務去也。我能易以新詞，透入世情三昧，雖觀舊劇，如閱新篇，豈非作者功臣。使得爲鷄皮三少之女，前魚不泣之男，地下有靈，方頌德歌功之不暇，而忍以矯制責之哉。但須點鐵成金，勿令畫虎類狗；又須擇其可增者增，當改者改。萬勿故作知音，強爲解事，令觀者當場噴飯。而羣罪作俑之人，則湖上笠翁不任咎也。此言潤澤枯槁、變易陳腐之事。予嘗痛改南西廂，如游殿、問齋、踰牆，驚夢等科諢，及玉簪偸詞、

幽閨旅婚諸賓白，付伶工搬演，以試舊新，業經詞人謬賞，不以點竄爲非矣。尙有拾遺補缺之法，未語同人，玆請並終其說。舊本傳奇，每多缺略不全之事、刺謬難解之情。非前人故爲破綻，留話柄以貽後人，若唐詩所謂『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乃一時照管不到，致生漏孔。所謂『至人千慮，必有一失』。此等空隙，全靠後人泥補，不得聽其缺陷而使千古無全文也。女媧氏煉石補天，天尙可補，況其他乎？但恐不得五色石耳。姑舉二事以槪之。趙五娘於歸兩月，卽別蔡邕，是一桃夭新婦。算至公姑已死，別墓尋夫之日，不及數年，是猶然一冶容誨淫之少婦也。身背琵琶，獨行千里，卽能自保無他，能免當時物議乎？張大公重諾輕財，資其困乏，仁人也，義士也。試問衣食、名節，二者孰重？衣食不繼則周之，名節所關則聽之，義士仁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詞人論之，幾與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無異矣，可少補天塞地之人乎？若欲於本傳之外，劈空添出一人，送趙五娘入京，與之隨身作伴，妥則妥矣，猶覺傷筋動骨，太涉更張。不想本傳內現有一人，儘可用之而不用，竟似張大公止圖卸肩，不顧趙五娘之去後者。其人爲誰？着送錢米助喪之小二是也。（剪髮白云：『你先回去，我少頃就着小二送來。』則是大公非無僕從之人，何以吝而不使？予爲略增數語，補此缺略，附刻於後，以政同心。此一事也。（尤展成云：『予親見笠翁家姬演此二折，使高、陸二君復生，定當絕倒。』）明珠記之煎茶，所用爲傳消遞息之人者，塞鴻是也。塞鴻一男子，何以得事嬪妃？使宮禁之內可用男子煎茶，又得密談私語，則此事

可爲，何事不可爲乎？此等破綻，婦人小兒皆能指出，而作者絕不經心，觀者亦聽其疏漏。然明眼人遇之，未嘗不啞然一笑而作無是公看者也。若欲於本家之外，鑿空搆一婦人，與無雙小姐從不謀面，而送進驛內煎茶，使之先通姓名，後說情事，便則便矣，猶覺生枝長節，難免贅瘤。不知眼前現有一婦，理合使之而不使，非特王仙客至愚，亦覺彼婦太忍。彼婦爲誰？無雙自幼跟隨之婢，仙客現在作妾之人，名爲采蘋是也。無論仙客覓人將意，計當出此；即就采蘋論之，豈有主人一別數年，無由把臂，今在咫尺不圖一見，普天之下有若是之忍人乎？予亦爲正此迷謬，止換賓白，不易塡詞，與琵琶改本並刊於後，以政同心。又一事也。其餘改本尙多，以篇帙浩繁，不能盡附。總之，凡予所改者，皆出萬不得已，眼看不過，耳聽不過，故爲剗削不平，以歸至當，非勉強出頭，與前人爲難者比也。凡屬高明，自能諒其心曲。

插科打諢之語，若欲變舊爲新，其難易較此奚止百倍。無論劇劇可增，齣齣可改，即欲隔日一新，逾月一換，亦誠易事。可惜當世貴人，家蓄名優數輩，不得一詼諧弄筆之人，爲種詞林萱草，使之刻刻忘憂。若天假笠翁以年，授以黃金一斗，使得自買歌童，自編詞曲，口授而身導之，則戲場關目，日日更新，氈上詼諧，時時變相。此種技藝，非特自能，誇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謀生不給，遑問其他？只好作貧女縫衣，爲他人助嬌，看他人出閣而已矣。

琵琶記尋夫改本

〔胡搗練〕〔旦上〕辭別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煞生受。畫取眞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

鬼神之道，雖則難明；感應之理，未嘗不信。奴家昨日在山上築墳，偶然力乏，假寐片時。忽然夢見當山土地，帶領着無數陰兵，前來助力。又親口囑付，着奴家改換衣裝，往京尋取夫壻。及至醒來，那墳臺果然築就。可見眞有神明，不是空空一夢。只得依了夢中之言，改換做道姑打扮。又編下一套淒涼北調，到途路之間，逢人彈唱，抄化些資糧糊口，也是一條生計。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婦以來，終日與公姑厮守，如今雖死，還有個墳塋可拜；一旦撇他而去，眞個是舉目淒然。喜得奴家略曉丹青，只得借紙筆傳神，權當個丁蘭刻木，背在肩上行走，只當還與二親相傍一般。遇着小祥忌日，也好展開祭奠，不枉做媳婦的一點孝心。有理！有理！顏料紙張，俱已備下。只是憑空摹擬，恐怕不肖神情。且待我想像起來！

〔三仙橋〕一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如今該下筆了。〔欲畫又止介〕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淚流。〔畫介〕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又畫介〕只畫得他髮颼颼，和那衣衫敝垢。畫完了，待我細看一看。〔看介〕呀！像倒極像，只是畫得太苦了些，全沒些歡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媳婦故意如此，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琵琶如此等曲，方是化工，然不多見也。）

待我懸掛起來，燒些紙錢，奠些酒飯，然後帶出門去便了！〔掛介〕嗄！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婦只爲往京尋取丈夫，撇你不

下，故此圖畫儀容，以便隨身供養。你須是有靈有感，時刻在暗裏扶持。待媳婦早見你的孩兒，痛哭一場，說完了心事，然後趕到陰司，與你二人做伴便了。阿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尋夫遠遊，只怕我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論起理來，該先別墳塋，然後去別張大公纔是；只爲要託他照管墳塋，須是先別了他，然後同至墳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與他便了。〔鎖門行介〕只怕奴去後，冷淸淸有誰來祭掃？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凍餒的公婆，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

來此已是，大公在家麽？〔丑上〕收拾草鞋行遠路，安排包裹送嬌娘。呀！五娘子來了，老員外有請。〔末上〕衰柳寒蟬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陽關無故人。呀！五娘子！我正要過來送你，你却來了。〔旦〕因有遠行，特來拜別。大公請端坐，受奴家幾拜。〔末〕來到就是了，不勞拜罷。〔旦拜，末同拜介〕〔旦〕高厚恩難報，臨岐淚滿巾。〔末〕從今無別事，拭目待歸人。〔末起，旦不起介〕（跪求不起，方見鄭重其事。）〔末〕五娘子請起！呀！五娘子你爲何跪在地下，不肯起來？〔旦〕奴家有兩件大事奉求，要大公親口許下，方敢起來。〔末〕孝婦所求，一定是綱常倫理之事。老夫一力擔當，快些請起！〔旦起介〕〔末〕叫小二看椅子過來，與五娘子坐了講話。〔旦〕告坐了。〔末〕五娘子，你方纔說的是那兩件事？〔旦〕第一件：是怕奴家去後，公婆的墳塋沒人照管，求大公不時看顧，每逢令節，代燒一陌紙錢。〔末〕這是我分內之事，自然照管，何須你囑付。第二件呢？〔旦〕第二件：因奴家是個少年女子，遠出尋夫，沒人做伴，路上怕有嫌疑，求公公大發婆心，把小二借與奴家做伴。到京之日，即便遣人送還。這一件事關係奴家的名節，斷求俯允。〔末〕五娘子，這件事情，比照管墳塋

還大。莫說待你拜求，方纔肯許，不是個仗義之人；就是聽你講到此處，方纔思念起來把小二送你，也就不成個張廣才了！我昨日思想：不但你隻身行走，路上嫌疑；就是到了京中，與你丈夫相見，他問你在途路之中，如何宿歇，你把甚麼言語答應他？萬一男子漢的心腸多疑少信，將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反把形迹二字與你講論起來，如何了得！（讀到此處，毛骨竦然，始信作者之疎，改者斷不可已。）這也還是小事。他三載不歸，未必不在京中別有所娶。我想那房家小，看見前妻走到，還要無中生有，別尋說話，離間你的夫妻，何況是遠遠尋夫，沒人做伴？若把幾句惡言加你，豈不是有口難分？還有一說：你丈夫臨行之日，把家中事情拜託于我，我若容你獨自尋夫，有礙他終身名節，日後把甚麼顏面見他？就是死到九泉，也難與你公婆相會！這個主意，我先定下多時了。已曾分付小二，着他伴你同行。不勞分付，放心前去便了！〔旦起拜介〕這等，多謝公公！奴家告別了。〔末〕且慢些，再請坐下。我且問你：你既要尋夫，那路上的盤費，已曾備下了麼？〔旦〕並不曾有。〔末〕既然沒有，如何去得？〔旦指背上琵琶介〕這就是奴家的盤費。不瞞公公說，已曾編下一套淒涼北調，譜入絃索，一路彈唱而行，討些錢米度日。〔丑〕這等說來，竟是叫化了。這樣生意，我做不慣。不爽總承，快尋別個去罷！〔末〕我自有主意，不消多嘴！五娘子，你前日剪髮葬親，往街坊貨賣，倒不曾問得你賣了幾貫錢財，可勾用麼？〔旦〕並無人買，全虧大公周濟。〔末〕却又來！頭髮可以作髢，尚且賣不出錢財，何況是空空彈唱？萬一沒人與錢，你還是去的好？轉來的好？流落在他鄉，不來不去的好？那些長途資斧，我也曾與你備下，不勞費心。也罷，你既費精神，編成一套詞曲，不可不使老朽聞之。你就唱來，待我與你發個利市。〔旦〕這等，待奴家獻醜。倘有不到之處，求大公改政一二。〔末〕你且唱來！〔旦理絃彈唱，末不住掩淚，丑不住哭介〕

〔北越調鬭鵪鶉〕靜理冰絃，凝神息喘，待訴衷腸，將眉略展。怕的是聽者愁聽，聞聲去遠。雖不比杞梁妻，善哭天，也去那哭倒長城的孟姜不遠。

〔紫花兒序〕俺不是好雲遊閒離閨閫，也不是背人倫強抱琵琶，都則爲遠尋夫苦歷山川。說甚麼金蓮窄小，道路迍邅，鞋穿，便做到骨葬溝渠首向天，保得過面無慚腆。（警句！）好追隨地下姑嫜，得全名，死也無冤。

〔天淨沙〕當初始配良緣，備饔飧尚有餘錢。只爲兒夫去遠，遭荒罹變，爲妻庸禍及椿萱。（自咎得體。）

〔金蕉葉〕他望賑濟心穿眼穿，俺遭搶奪糧懸命懸。若不是遇高鄰分糧助饘，怎能勾慰親心將灰復燃？

〔小桃紅〕可憐他遊絲一縷命空牽，要續愁無線。俺也曾自鬻糟糠備親饍，要救餘年，又誰料攀轅臥轍（妙語！）翻成勸？因來竈邊，窺奴私嚥，一聲兒哭倒便歸泉。

〔調笑令〕可憐，葬無錢！虧的是一位恩人，竟做了兩次天。他助喪非強由情愿。實指望吉回凶轉，因災致祥無他變，又誰知後運同前！

〔禿廝兒〕俺雖是厚面皮無羞不腆，怎忍得累高隣鬻產輸田？只得把香雲剪下自賣錢，到街坊哭聲喧，誰憐？（情眞語確出之，遂成至文。）

〔聖藥王〕俺待要圖卸肩，赴九泉，怎忍得親骸朽露飽飛鳶？欲待把命苟延，較後先，算來無幸可傲天，哭倒在街前。

〔麻郎兒〕感義士施恩不倦，二天外又復加天。則爲這好仗義的高鄰忒煞賢，越顯得受恩的淺深無辨。（說得明，寫得暢。）

〔么篇〕徒跣，把羅裙自撚，裹黃泥去築墳圈。感山靈神通晝顯，又指去路，勸人赴遠。

〔絡絲娘〕因此上顧不的鞋弓襪淺，講不起抛頭露面。手撥琵琶，原非自遣，要訴出衷腸一片。

〔東原樂〕暫把喪衣覆，喬將道服穿。爲缺資財，致使得身容變。休怪俺孝婦啼痕學杜鵑，只爲多愁怨，漬染得縗麻如茜。（壓倒元人，全在粗中有細。）

〔拙魯速〕可憐俺日不停，夜不眠，飢不飡，冷不燃。當日呵，辨不出桃花人面，分不開藕瓣金蓮；到如今藕絲花片，落在誰邊？自對菱花，錯認椿萱，（錯認椿萱，想落天際。）止爲憂煎。纔信道家寬出少年。

〔尾〕千愁萬緒提難遍，只好綰綵中一線。聽不出眼淚的休解囊，但有酸鼻的仁人請將鈔袋兒展。（歸到乞食，此曲纔有着落。老手！老手！）

〔末〕做也做得好，彈也彈得好，唱也唱得好，可稱三絕。〔出銀介〕這一封銀子，就當潤喉、潤筆之資，你請收下。〔旦謝介〕

〔末〕小二過來！他方纔彈唱的時節，我便爲他聲音凄楚，情節可憐，故此掉淚。你知道些甚麽，也號號咷咷哭個不了？〔丑〕

不知甚麼原故，聽到其間，就不知不覺哭將起來。連我也不明白。（妙在不解。解得出，便不見聲音之妙。）〔末〕這等，我且問你：方纔送他的銀子，萬一途中不勾，依舊要叫化起來，你還是情愿？不情愿？〔丑〕情愿！情愿！〔末〕爲甚麼以前不情愿，如今忽然情愿起來？〔丑想介〕正是，爲甚麼原故忽然改變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好，這叫做『孝心所感，鐵人流淚；高僧說法，頑石點頭』。五娘子，你一片孝心，就從今日效驗起了，此去定然遂意。我且問你：你公婆的墳塋，曾去拜別了麼？〔旦〕還不曾去。要屈大公同行，好對着公婆當面拜託。〔末〕一發見得到。就請同行。叫小二與五娘子背了琵琶。〔丑〕自然。莫說琵琶，就是要帶馬桶，我也情愿挑着走了。〔末〕五娘子，我還有幾句藥石之言，要分付你。和你一面行走，一面講罷。〔旦〕既有法言，便求賜教！〔行介〕

〔鬬黑麻〕〔末〕伊夫壻多應是貴官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一貴一貧，怕他將錯就錯。〔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末〕已到墳前了。蔡大哥！蔡大嫂！你這個孝順媳婦，侍你二人，可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無一事不全的了！如今遠出尋夫，特來拜別，將墳墓交託于我。從今以後，我就當你媳婦，逢時化紙，遇節燒錢，你不消慮得。只是保佑他一路平安，早與丈夫相會。他一生行孝的事情，只有你夫妻兩口與我張廣才三人知道。你夫妻死了，止剩得我一個在此，萬一不能勾見他還孝婦一片苦心，誰人替他表白？趁我張廣才未死，速速保祐他回來。待我見他一面，把你媳婦的好處，細細對他講一遍，我張廣才這個老頭兒，就死也瞑目了。嗳！我那老友呵！（世間苦戲儘多，但悲傷語皆出本人之口，雖使聽者墮淚，未足稱奇。此折之妙，妙在五娘緘口不提，張老代說，說到至情所感，人人流涕。此千古奇觀，神哉技也。）〔旦〕

我那公婆呵！〔同放聲大哭，丑亦哭介〕〔末〕五娘子！

〔憶多嬌〕我承委託，當領諾。這孤墳我自看守，決不爽約。但願你途中身安樂。〔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旦〕公婆！你媳婦如今去了。大公，奴家去了。〔末〕五娘子，你途間保重，早去早回。小二，你好生伏侍五娘子，不要叫他費心。〔丑〕曉得！

〔旦〕爲尋夫壻別孤墳。〔末〕只怕兒夫不認眞。

〔合〕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旦掩淚同丑先下〕〔末目送作哽咽不能出聲介〕噯、我、我、我明日死了，那有這等一個孝順媳婦！可憐！可憐！〔掩淚下〕

明珠記煎茶改本第一折

〔卜算子〕〔生冠帶上〕未遇費長房，已縮相思地。咫尺有佳音，可惜人難寄！

下官王仙客，叨授富平縣尹。又爲長樂驛缺了驛官，上司命我帶管三月。近日朝廷差幾員內官，帶領三十名宮女，去備皇陵打掃之用。今日申牌時分，已到驛中。我想宮女三十名，焉知無雙小姐不在其內？要託人探個消息，百計不能。喜得裏面要取人伏侍，我把塞鴻扮做煎茶童子，送進去承直，萬一遇見小姐，就好傳個信兒。塞鴻那裏？〔丑上〕藍橋今夜好風光，天上羣仙降下方。只恐雲英難見面，裴航空自擣玄霜。塞鴻伺候。〔生〕今日送你進去煎茶，專爲打探無雙小姐的消息，你須要用

心體訪。〔丑〕小人理會得。〔生〕隨着我來。〔行介〕你若見了小姐呵！

〔玉交枝〕道我因他憔悴。雖則是斷機緣，心兒未灰，痴情還想成婚配。便今世不共鴛幃，私心願將來世期。俺不如將生換死求連理。〔合〕料伊行冰心未移，料伊行柔腸更痴。

說話之間，已到館驛前了。〔丑〕管門的公公在麼？〔淨上〕走馬近來辭帝闕，奉差前去掃皇陵。甚麼人？到此何幹？〔生〕帶管驛事富平縣尹送煎茶人役伺候。〔淨〕着他進來。〔丑進見介〕〔淨看怒介〕這是個男子，你爲甚麼送他進來呢？〔生〕是個幼年童子。〔淨〕看他這個模樣，也不是個幼年童子了。好個不通道理的縣官！就是上司官員，帶着家眷從此經過，也沒有取男子服事之理，何況是皇宮內院的嬪妃，肯使男子見面？叫孩子們快打出去，着他換婦人進來。這樣不通道理，還叫他做官！〔罵下〕〔生〕這怎麼處？

〔前腔〕精神徒費。不收留翻加峻威。道是男兒怎入裙釵隊。歎賓鴻有翼難飛。〔丑〕老爺，你偌大一位縣官，怕差遣婦人不動？撥幾個民間婦女進去就是了，愁他怎的？〔生〕塞鴻，你那裏知道。民間婦人儘有，只是我做官的人，怎好把心事託他。幽情怎教民婦知，說來徒使旁人議。〔合前〕

且自回衙，少時再作道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第二折

〔破陣子〕〔小旦上〕故主恩情難背，思之夜夜魂飛。

奴家采蘋，自從拋離故主，寄養侯門，王將軍待若親生。王解元納爲側室，唱隨之禮不缺，伉儷之情頗諧。只是思憶舊恩，放心不下。聞得朝廷撥出宮女三十名，去備皇陵打掃，如今現在驛中。萬一小姐也在數內，我和他咫尺之間，不能見面，令人何以爲情！仔細想來，好悽慘人也！〔淚介〕

〔黃鶯兒〕從小便相依。乘中途，履禍危。經年沒個音書寄。到如今呵，又不是他東我西，山遙路迷。宮門一入深無底，止不過隔層幃，身兒不近，怎免淚珠垂！

〔生上〕枉作千般計，空回九轉腸。姻緣生割斷，最狠是穹蒼。〔見介〕〔小旦〕相公回來了。你着塞鴻去探消息，端的何如？爲甚麼面帶愁容，不言不語？〔生〕不要說起！那守門的太監，不收男子，只要婦人。婦人儘有，都是民間之女，怎好託他代傳心事，豈不悶殺我也！

〔前腔〕無計可施爲。眼巴巴看落暉，只今宵一過便無機會。娘子，我便爲此煩惱。你爲何也帶愁容？看你無端皺眉，無因淚垂，莫不是愁他奪取中宮位？那裏知道這婚姻事呵！絕端倪。便圖來世，那好事也難期。

〔小旦〕奴家不爲別事，只因小姐在咫尺之間，不能見面，故主之情，難于割捨，所以在此傷心。〔生〕原來如此，這也是人之常情。〔小旦〕相公你要傳消遞息，既苦無人；我要見面談心，又愁無計。我如今有個兩全之法，和你商量。〔生〕甚麼兩全之法？快些講來。〔小旦〕他要取婦人承值，何不把奴家送去？只說民間之婦。若還見了小姐，婦人與婦人講話，沒有甚麼嫌

疑，豈不比塞鴻更强十倍？〔生〕如此甚妙！只是把個官人娘子扮作民間之婦，未免屈了你些。〔小旦〕我原以侍妾起家，何屈之有。〔生〕還等，分付門上喚一乘小轎進來，傍晚出去，黎明進來便了。

羨卿多智更多情，一計能收兩淚零。

〔小旦〕雞犬尙能懷故主，爲人豈可負生成。

第三折此折改白不改曲。曲照原本，不更一字。

〔長相思〕〔旦上〕念奴嬌，歸國遙，爲憶王孫心轉焦。楚江秋色饒。月兒高，燭影搖，爲憶秦娥夢轉迢。苦呵！漢宮春信消。

街鼓鼕鼕動戍樓，倚床無寐數更籌。可憐今夜中庭月，一樣清光兩地愁。奴家自到驛內，看看天色晚來。〔內打二鼓介〕呀，譙樓上面已打二鼓了。獨眠孤館，展轉凄其，待與姊妹們閒話消遣，怎奈他們心上無事，一個個都去睡了。教奴家獨守殘燈，怎生睡得去！

〔二郎神〕良宵杳，爲愁多睡來還覺。手攬寒衾風料峭。也罷，待我剔起殘燈，到堦除下閒步一迴，以消長夜。徘徊燈側，下堦閒步無聊。只見慘淡中庭新月小，畫屏間餘香猶裊。漏聲高，正三更驛庭，人靜寥寥。

那簾兒外面，就是煎茶之所，不免去就着茶爐飲一杯苦茗則個。正是：有水難澆心火熱，無風可解淚冰寒。〔暫下〕〔小旦持

扇上〕已入重闈裏，還愁見面遙。故人相對處，打點淚痕拋。奴家自進驛來，擗眼偷瞧，不見我家小姐。〔內作長歎介〕〔小旦〕呀，如今夜深人靜，爲何有沉吟歎息之聲？不免揭起簾兒，覷他一眼。

〔前腔〕偸瞧，把朱簾輕揭，金鈴聲小。呀！那階除之下，緩步行來的，好似我家小姐。欲待喚他，又恐不是。我且只當不知，坐在這裏煎茶，看他出來，有何話說。〔旦上〕看一縷茶烟香繚繞。呀！那個煎茶女子，好生面善！青衣執爨，分明舊識風標。（笠翁曰：『此明珠原曲。「風標」二字，加之采蘋，恰好。若照原本，是無雙贊塞鴻之詞矣。塞鴻而有風標，其情尚可問乎？』）悄語低聲問分曉。那煎茶女子快取茶來！〔小旦〕娘娘請坐，待我取來。〔送茶各看，背驚介〕〔旦〕呀分明是采蘋的模樣，他爲何來在這裏？〔小旦〕竟是我家小姐。待他喚我，我纔好認他。〔旦〕那女子走近前來！你莫非就是采蘋麼？〔小旦〕小姐在上，妾身就是。〔跪介〕〔旦抱哭介〕〔合〕天那！何幸得萍水相遭！〔旦〕你爲何來在這裏？〔小旦〕說起話長。今夜之來，是采蘋一點孝心，費盡機謀，特地來尋故主。請問小姐，老夫人好麼？〔旦〕還喜得康健。采蘋，你曉得王官人的消息麼？郎年少，自分離孤身何處飄颻？〔小旦〕他自分散之後，賊平到京。正要來圖婚配，不想我家遭此橫禍，他就落魄天涯。近得金吾將軍題請得官，現做富平縣尹，權知此驛。

〔囀林鶯〕他宦中薄祿權倚靠，知他未遂雲霄。〔旦〕這等說來，他也就在此處了。既然如此，你的近況何如？隨着誰人？作何勾當？〔小旦〕采蘋自別夫人、小姐，蒙金吾將軍收爲義女，就嫁與王官人，目今現在一處。〔旦〕哦你和他現在一處麼？〔小旦〕是。〔旦作醋容介〕這等講來，我倒不如你了！鷦鷯已占枝頭早，孤鸞拘鎖，何日得歸巢？〔小旦〕小姐不要

多心，奴家雖嫁王郎，議定權爲側室。虛却正夫人的坐位，還待着小姐哩。〔旦〕這等纔是。我且問你，檀郎安否？怕相思瘦損潘安貌。〔小旦〕他雖受折磨，却還志氣不衰，容顏如舊。志氣好，千般折挫，風月未全消。

他一片苦情，恐怕小姐不知，現付明珠一顆，是小姐贈與他的，他時時藏在身旁，不敢遺失。〔付珠介〕

〔前腔〕〔旦〕雙珠依舊成對好，我兩人還是蓬飄。采蘋，我今夜要約他一會，你可喚得進來麼？〔小旦〕這個使不得！老公公在外監守，又有軍士巡更，那里喚得進來！〔旦〕莫非是你……〔小旦〕是我怎麽樣？哦，采蘋知道了，莫非疑我吃醋麼？若有此心，天不覆，地不載。小姐，利害所關，他委實進來不得。〔旦淚介〕嘍，眼前欲見無由到，驛庭咫尺，翻做楚天遙。〔小旦〕楚天猶小，着不得一腔煩惱。小姐有何心事，只消對采蘋說知，待采蘋轉對他說，也與見面一般。〔旦〕枉心焦，我芳情自解，怎說與伊曹！

待我修書一封，與你帶去便了。〔小旦〕說得有理。快寫起來，一霎時天就明了。〔旦寫介〕

〔啄木公子〕舒殘繭，展兎毫，蚊脚蠅頭隨意掃。只怕我有萬恨千愁，假饒會面難消。我有滿腔愁怨，寫向鸞箋怎得了？總有丹青別樣巧，畢竟衷腸事怎描？只落得淚痕交。

〔前腔〕書纔寫，燈再挑，錦袋重封花押巧。書寫完了，采蘋，你與我傳示他，好自支持，休爲我長皺眉梢。〔小旦〕小姐，你與他的姻緣畢竟如何？可有出宮相會的日子？〔旦〕爲說漢宮人未老，怨粉愁香憔悴倒；寂寞園陵歲月遙，雲雨隔藍橋。

明珠封在書中，叫他依舊收好。〔小旦〕天色已明。采蘋出去了。小姐，你千萬保重。若有便信，替我致意老夫人。〔各哭介〕

〔小旦〕小姐保重，采蘋去了。〔掩淚下〕〔旦〕呀，采蘋你竟去了！〔頓足哭介〕

〔哭相思尾〕從此兩下分離音信杳，無由再見親人了。

〔哭倒介〕〔末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號。喒家一路辛苦，正要睡覺，不知那個宮人啾啾唧唧，一夜哭到天明。不免到裏面去看來。呀！爲何哭倒在地下？〔看介〕原來是劉宮人。劉宮人起來！〔摸介〕呀，不好了！渾身冰冷，只有心口還熱。列位宮人快來！〔四宮女上〕並無奇禍至，何事疾聲呼？呀！還是劉家姐姐，爲何倒在地下？〔末〕列位宮人看好，待我去取薑湯上來。〔下〕

〔二女〕劉家姐姐快些甦醒！〔末取薑湯上〕薑湯在此，快灌下去。〔灌醒介〕〔宮女〕劉家姐姐，你爲甚麼事情哭得這般狼狽？

〔黃鶯兒〕〔旦〕只爲連日受劬勞，怯風霜，心膽搖。昨宵不睡挨到曉，〔末〕爲甚麼不睡呢？〔旦〕思家路遙，思親壽高，因此驀然愁絕昏沉倒。謝多嬌，相將救取，免死向荒郊！

〔末〕好不小心！萬一有些差池，都是喒家的干係哩！

〔前腔〕〔衆〕人世水中泡。受皇恩，福怎消，何須苦憶家鄉好！慈幃暫拋，相逢不遙，寬心莫把閒愁惱。〔內〕面湯熱了，請列位宮人梳粧上轎！〔合〕曙光高，馬嘶人起，梳洗上星軺。

〔宮女〕姊妹人人笑語闐，娘行何事獨憂煎？

〔旦〕祇因命帶悽惶煞，心上無愁也淚漣。

閒情偶寄五卷目次

閒情偶寄卷之五

演習部

授曲第三

聲音之道，幽渺難知。予作一生柳七，交無數周郎，雖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通顯，然論其生平製作，塞滿人間，亦類此君之不可收拾。然究竟於聲音之道，未嘗盡解。所能解者，不過詞學之章句，音理之皮毛。比之觀場矮人，略高寸許，人讚美而我先之，我憎醜而人和之，舉世不察，遂羣然許爲知音。噫，音豈易知者哉！人問：既不知音，何以製曲？予曰：『釀酒之家，不必盡知酒味，然秫多水少則醇醲，麯好糵精則香冽，此理則易諳也。此理既諳，則杜康不難爲矣。造弓造矢之人，未必盡嫻決拾，然曲而勁者利於矢，直而銳者宜於鵠，此道則易明也。既明此道，即世爲弓人矢人可矣。雖然，山民善跋，水民善涉，術疎則巧者亦拙，業久則粗者亦精。塡過數十

種新詞，悉付優人，聽其歌演，近硃者赤，近墨者黑，況爲硃墨所從出者乎？麤者自然拂耳，精者自能娛神，是其中菽麥亦稍辨矣。語云：「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予雖不敏，亦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也。請述所知，以備裁擇。』

解明曲意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節也。解明情節，知其意之所在，則唱出口時，儼然此種神情。問者是問，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歡者怡然自得而不見稍有瘁容，且其聲音齒頰之間，各種俱有分別，此所謂曲情是也。吾觀今世學曲者，始則誦讀，繼則歌詠，歌詠既成而事畢矣。至於『講解』二字，非特廢而不行，亦且從無此例。有終日唱此曲，終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無曲，此所謂無情之曲，與蒙童背書，同一勉強而非自然者也。雖腔板極正，喉、舌、齒、牙極清，終是第二、第三等詞曲，非登峯造極之技也。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師講明曲義。師或不解，不妨轉詢文人。得其義而後唱，唱時以精神貫串其中，務求酷肖。若是，則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轉腔、換字之間，別有一種聲口，舉目回頭之際，另是一副神情。較之時優，自然迥別。變死音爲活曲，化歌者爲文人，只在『能解』二字。解之時義大矣哉。

調熟字音

調平仄，別陰陽，學歌之首務也。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百不得一。不過口傳心授，依樣葫蘆，求其師不甚謬，則習而不察，亦可以混過一生。獨有必不可少之一事，較陰陽、平仄爲稍難，又不得因其難而忽視者，則爲出口、收音二訣竅。世間有一字，即爲一字之頭，所謂『出口』者是也；有一字，即有一字之尾，所謂『收音』者是也。尾後又有餘音收煞此字，方能了局。譬如吹簫、姓蕭諸『簫』字，本音爲『簫』，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簫』。若出口作『簫』，收音作『簫』，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簫』，而反爲別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簫』，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爲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爲之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爲餘音，以備煞板之用。字頭爲何？『西』字是也；字尾爲何？『天』字是也；尾後餘音爲何？『烏』字是也。（澹心云：『門外漢那得知！』）字字皆然，不能枚紀。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閱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餘音，乃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後人扭捏而成者也。但觀切字之法，即知之矣。（尤展成云：『妙喻！』）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一字。其兩字者，上一字即爲字頭，——出口者也，下一字即爲字尾，——收音者也，但不及餘音之一字耳。無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爲天造地設

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口一錯，即差謬到底。唱此字而訛爲彼字，可使知音者聽乎？故教曲必先審音。即使不能盡解，亦須講明此義，使知字有頭、尾以及餘音，則不敢輕易開口。每字必詢，久之自能慣熟。曲有誤，周郎顧，苟明此道，即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顧矣。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爲慢曲而設。一字、一板，或一字數板者，皆不可無。其快板曲，止有正音，不及頭尾。

緩音長曲之字，若無頭尾，非止不合韻，唱者亦大費精神。但看青衿贊禮之法，即知之矣。『拜』、『興』二字，皆屬長音。『拜』字出口以至收音，必俟其人揖畢而跪，跪畢而拜，爲時甚久。若止唱一『拜』字到底，則其音一洩而盡，不當歇而不得不歇，失儐相之體矣。得其竅者，以『不愛』二字代之。『不』乃『拜』之頭，『愛』乃『拜』之尾，中間恰好是一『拜』字。以一字而延數晷，則氣力不足；分爲三字，即有餘矣。『興』字亦然，以『希』、『因』二字代之。（展成云：『又是妙喻！』）贊禮且然，況於唱曲！婉譬曲喻，以至於此，總出一片苦心。審樂諸公，定須憐我。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須隱而不現。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並無其字，始稱善用頭、尾者。一有字迹，則沾泥帶水，有不如無矣。

字忌模糊

學唱之人，勿論巧拙，只看有口、無口。聽曲之人，慢講精麄，先問有字、無字。字從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無字，是說話有口，唱曲無口，與啞人何異哉！啞人亦能唱曲。聽其呼號之聲，即可見矣。常有唱完一曲，聽者止聞其聲，辨不出一字者，令人悶殺。此非唱曲之料，選材者任其咎，非本優之罪也。舌本生成，似難強造，然於開口學曲之初，先能淨其齒頰，使出口之際，字字分明，然後使工腔板，此回天太力，無異點鐵成金。然百中遇一，不能多也。

曲嚴分合

同場之曲，定宜同場，獨唱之曲，還須獨唱，詞意分明，不可犯也。常有數人登場，每人一隻之曲，而衆口同聲以出之者，在授曲之人，原有淺、深二意：淺者慮其冷靜，故以發越見長；深者示不參差，欲以翕如見好。嘗見琵琶賞月一折，自『長空萬里』以至『幾處寒衣織未成』，俱作合唱之曲。諦聽其聲，如出一口，無高低、斷續之痕者。雖曰良工心苦，然作者深心，於茲埋沒。此折之妙，全在共對月光，各談心事。曲既分唱，身段即可分做，是清淡之內，原有波瀾；若混作同場，則無所見其情，亦無可施其態矣。惟『峭寒生』二曲，可以同唱。首四曲，定該分

唱，況有合前數句，振起神情，原不慮其太冷。他劇類此者甚多，舉一可以概百。戲場之曲，雖屬一人而可以同唱者，惟行路出師等劇，不問詞理異同，皆可使衆聲合一。場面似鬧，曲聲亦宜鬧，靜之則相反矣。

鑼鼓忌雜

戲場鑼鼓，筋節所關。當敲不敲，不當敲而敲，與宜重而輕，宜輕反重者，均足令戲文減價。此中亦具至理，非老于優孟者不知。最忌在要緊關頭，忽然打斷。如說白未了之際，曲調初起之時，橫敲亂打，蓋却聲音，使聽白者少聽數句，以致前後情事不連；審音者未聞起調，不知以後所唱何曲。打斷曲文，罪猶可恕；抹殺賓白，情理難容。予觀場每見此等，故爲揭出。又有一齣戲文將了，止餘數句賓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數句，又係關鍵所在，乃戲房鑼鼓，早已催促收場，使說與不說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輕重之間，不可不急講也。場上之人，將要說白，見鑼鼓未歇，宜少停以待之。不則過難專委，曲、白、鑼鼓，均分其咎矣。

吹合宜低

絲、竹、肉三音，向皆孤行獨立，未有合用之者。合之自近年始。三籟齊鳴，天人合一，亦金聲

玉振之遺意也，未嘗不佳。但須以肉爲主，而絲竹副之，使不出自然者亦漸近自然，始有主行客隨之妙。邇來戲房吹合之聲，皆高於場上之曲，反以絲、竹爲主，而曲聲和之，是座客非爲聽歌而來，乃聽鼓樂而至矣。從來名優教曲，總使聲與樂齊，簫、笛高一字，曲亦高一字；簫、笛低一字，曲亦低一字。然相同之中，即有高低、輕重之别，以其教曲之初，即以簫、笛代口，引之使唱，原係聲隨簫、笛，非以簫、笛隨聲，習久成性，一到場上，不知不覺而以曲隨簫、笛矣。正之當用何法？曰：家常理曲，不用吹合，止於場上用之，則有吹合亦唱，無吹合亦唱，不靠吹合爲主。譬之小兒學行，終日倚牆靠壁，舍此不能舉步，一旦去其牆壁，偏使獨行，行過一次兩次，則雖見牆壁而不靠矣。以予見論之，和簫、和笛之時，當比曲低一字。曲聲高於吹合，則絲竹之聲亦變爲肉，尋其附和之痕而不得矣。正音之法，有過此者乎？然此法不宜概行，當視唱曲之人之本領。如一班之中，有一二喉音最亮者，以此法行之。其餘中人以下之材，俱照常格。倘不分高下，一例舉行，則良法不終，而怪予立言之誤矣。

吹合之聲，場上可少；教曲學唱之時，必不可少，以其能代師口而司鎔鑄變化之權也。何則？不用簫笛，止憑口授，則師唱一遍徒亦唱一遍，師住口則徒亦住口，聰慧者數遍即熟，資質稍鈍者非數十百遍不能，以師徒之間，無一轉相授受之人也。自有此物，只須師教數遍，齒牙稍利，即用簫笛引之。隨簫隨笛之際，若曰無師，則輕重疾徐之間，原有法脈準繩，引人歸於勝地；若曰

有師，則師口並無一字，已將此曲交付其徒。先則人隨簫笛，後則簫笛隨人，是金蟬脫殼之法也。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簫笛二物，即曲中之尹公他也。但庚公之斯與子濯孺子，昔未見面，而今同在一堂耳。若是，則吹合之力，詎可少哉。予恐此書一出，好事者過聽予言，謬視簫笛爲可棄，故復補論及此。

教白第四

教習歌舞之家，演習聲容之輩，咸謂：唱曲難，說白易。賓白念熟即是。曲文念熟而後唱，唱必數十遍而始熟，是唱曲與說白之工，難易判如霄壤。時論皆然。予獨怪其非是。唱曲難而易，說白易而難。知其難者始易，視爲易者必難。蓋詞曲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譜載分明，師傳嚴切，習之既慣，自然不出範圍。至賓白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則無腔板可按、譜籍可查，止靠曲師口授。而曲師入門之初，亦係暗中摸索。彼既無傳於人，何從轉授於我？訛以傳訛，此說白之理，日晦一日而人不知；人既不知，無怪乎念熟即以爲是，而且以爲易也。吾觀梨園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工說白者，百中僅可一二。此一二人之工說白，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則其所傳之師，乃一讀書明理之人也。故曲師不可不擇。教者通文識字，則學者之受益，東君之省力，非止一端。苟得其人，必破優伶之格以待之；不則鶴困鷄羣，與

儕衆無異，孰肯抑而就之乎？然於此中索全人，頗不易得。不如仍苦立言者，再費幾升心血，創爲成格以示人，自製曲、選詞以至登場、演習，無一不作功臣，庶於爲人爲徹之義，無少缺陷。雖然，成格即設，亦止可爲通文達理者道；不識字者聞之，未有不噴飯胡盧，而怪迂人之多事者也。

高低抑揚

賓白雖係常談，其中悉具至理。請以尋常講話喻之。明理人講話，一句可當十句；不明理人講話，十句抵不過一句，以其不中肯綮也。賓白雖係編就之言，說之不得法，其不中肯綮等也。猶之倩人傳語，敎之使說，亦與念白相同。善傳者以之成事，不善傳者以之僨事，即此理也。此理甚難，亦甚易。得其孔竅則易，不得孔竅則難。此等孔竅，天下人不知，予獨知之。天下人即能知之，不能言之，而予復能言之。請揭出以示歌者。白有高低抑揚。何者當高而揚？何者當低而抑？曰：若唱曲然。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襯字。每遇正字，必聲高而氣長；若遇襯字，則聲低氣短而疾忙帶過：此分別主客之法也。說白之中，亦有正字，亦有襯字。其理同，則其法亦同。一段有一段之主客，一句有一句之主客。主高而揚，客低而抑，此至當不易之理，即最簡極便之法也。凡人說話，其理亦然。譬如呼人取茶，取酒，其聲云：『取茶來』！『取酒來』！此二句既爲『茶』、『酒』而發，則『茶』、『酒』二字爲正字，其聲必高而長；『取』字、『來』字爲

襯字，其音必低而短。再取舊曲中賓白一段論之。琵琶分別白云：『雲情雨意，雖可抛兩月之夫妻；雲鬟霜鬢，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頓忘，是何道理？』首四句之中，前二句是客，宜略輕而稍快；後二句是主，宜略重而稍遲。『功名』、『甘旨』二句亦然。此句中之主客也。『雖可抛』、『竟不念』六個字，較之『兩月夫妻』、『八旬父母』，雖非襯字，却與襯字相同，其爲輕快，又當稍別。至於『夫妻』、『父母』之上二『之』字，又爲襯中之襯，其爲輕快，更宜倍之。是白皆然。此字中之主客也。常見不解事梨園，每於四六句中之『之』字，與上下正文同其輕重疾徐，是謂菽、麥不辨，尚可謂之能說白乎？此等皆言賓白，蓋場上所說之話也。至於上場詩、定場白，以及長篇大幅敍事之文，定宜高低相錯，緩急得宜，切勿作一片高聲，或一派細語——俗言『水平調』是也。上場詩四句之中，三句皆高而緩，一句宜低而快。低而快者，大率宜在第三句。至第四句之高而緩，較首二句更宜倍之。如浣紗記定場詩云：『少小豪雄俠氣聞，飄零仗劍學從軍。何年事了拂衣去？歸臥荊南夢澤雲。』『少小』二句，宜高而緩，不待言矣。『何年』一句，必須輕輕帶過；若與前二句相同，則煞尾一句，不求低而自低矣。末句一低，則懈而無勢，況其下接着通名道姓之語，如『下官姓范、名蠡、字少伯』，『下官』二字，例應稍低，若末句低而接者又低，則神氣索然不振矣。故第三句之稍低而快，勢有不得不然者。此理此法，誰能窮究至此，然不如此則是尋常應付之戲，非孤標特出之戲也。高低抑揚

之法，盡乎此矣。

優師既明此理，則授徒之際，又有一箇便可行之法：索性取而予之，但於點脚本時，將宜高宜長之字，用硃筆圈之；凡類襯字者，不圈；至於襯中之襯，與當急急趕下、斷斷不宜沾滯者，亦用硃筆抹以細紋，如流水狀。使一一皆能識認，則於念劇之初，便有高低抑揚，不俟登場摹擬。如此教曲，有不妙絕天下，而使百千萬億之人贊美者，吾不信也。（尤展成云：『方便法門。然太便宜此輩。』〔一〕）

緩急頓挫

緩急頓挫之法，較之高低抑揚，其理愈精。非數言可了，然了之必須數言。辯者愈繁，則聽者愈惑，終身不能解矣。優師點脚本，授歌童，不過一句一點。求其點不刺謬，一句還一句，不致斷者聯而聯者斷，亦云幸矣，尚能詢及其他？即以脚本授文人，倩其畫文斷句，亦不過每句一點，無他法也。而不知場上說白，儘有當斷處不斷，反至不當斷處而忽斷；當聯處不聯，忽至不當聯處而反聯者：此之謂緩、急、頓、挫。此中微渺，但可意會，不可言傳；但能口授，不能以筆舌喻者。不能言而強之使言，只有一法：大約兩句三句而止言一事者，當一氣趕下。中間斷句處，勿太遲緩。或一句止言一事，而下句又言別事，或同一事而另分一意〔二〕者，則當稍斷，不可竟

連下句。是亦簡便可行之法也。此言其麄，非論其精；此言其略，未及其詳：精、詳之理，則終不可言也。

當斷當聯之處，亦照前法，分別於脚本之中當斷聯處，用硃筆一畫，使至此稍頓，餘俱連讀，則無緩、急相左之患矣。

婦人之態，不可明言；賓白中之緩、急、頓、挫，亦不可明言：是二事一致。輕盈嬝娜，婦人身上之態也；緩、急、頓、挫，優人口中之態也。予欲使優人之口，變爲美人之身，故爲講究至此。欲爲戲場尤物者，請從事予言，不則仍其故步。

脫套第五

戲場惡套，情事多端，不能枚紀。以極鄙、極俗之關目，一人作之，千萬人效之，以致一定不移，守爲成格，殊可怪也。西子捧心，尙不可效，況效東施之顰乎？且戲場關目，全在出奇變相，令人不能懸擬。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則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憂者不覺其可憂，苦者不覺其爲苦，卽能令人發笑，亦笑其雷同他劇，不出範圍，非有新奇莫測之可喜也。掃除惡習，拔去眼釘，亦高人造福之一事耳。

衣冠惡習

記予幼時觀場，凡遇秀才赴考，及謁見當塗貴人，所衣之服，皆青素圓領，未有着藍衫者。三十年來，始見此服。近則藍衫與青衫並用，即以之別君子、小人——凡以正生、小生及外、末脚色而爲君子者，照舊衣青圓領；惟以淨、丑脚色而爲小人者，則着藍衫。此例始於何人，殊不可解。夫青衿，朝廷之名器也。以賢愚而論，則爲聖人之徒者，始得衣之；以貴賤而論，則備縉紳之選者，始得衣之。名宦大賢，盡於此出，何所見而爲小人之服，必使淨、丑衣之？此戲場惡習，所當首革者也。或仍照舊例，止用青衫而不設藍衫；若照新例，則君子、小人互用。萬勿獨歸花面，而令士子蒙羞也。（澹心云：『余向有此三疑，今得笠翁喝破，若披霧而覩天矣。然此物誤人不淺，即以花面着之，亦不爲過；但身着青衫者，未必盡君子耳。』）

近來歌舞之衣，可謂窮奢極侈。富貴娛情之物，不得不然，似難責以儉樸。但有不可解者：婦人之服，貴在溫柔，而近日舞衣，其堅硬有如盔甲。雲肩大而且厚，面夾兩層之外，又以銷金錦緞圍之。其下體前後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爲之。此戰場所用之物，名爲紙甲者是也，歌臺舞榭之上，胡爲乎來哉？易以輕軟之衣，使得隨身環繞，似不容已。至於衣上所綉之物，止宜兩種，勿及其他——上體鳳鳥，下體雲霞，此爲定製。蓋『霓裳羽衣』四字，業有成憲，

非若點綴他衣，可以渾施色相者也。予非能創新，但能復古。

方巾與有帶飄巾，同爲儒者之服。飄巾儒雅風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別老少，可稱得宜。近日梨園，每遇窮態患難之士，即戴方巾，不知何所取義。至紗帽中之有飄帶者，制原不佳，戴於粗豪公子之首，果覺相稱。至於軟翅紗帽，極美觀瞻，曩時張生踰牆等劇，往往用之；近皆除去，亦不得其解。

聲音惡習

花面口中，聲音宜雜，如作各處鄉語，及一切可憎、可厭之聲，無非爲發笑計耳。然亦必須有故而然。如所演之劇，人係吳人，則作吳音，人係越人，則作越音，此從人起見者也。如演劇之地在吳，則作吳音，在越則作越音，此從地起見者也。可怪近日之梨園，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於何地，長於何方，凡係花面脚色，即作吳音。豈吳人盡屬花面乎？此與淨、丑着藍衫同一覆盆之事也。使范文正、韓襄毅諸公有靈，聞此劇，觀此劇，未有不抱恨九原，而思痛革其弊者也。今三吳縉紳之居要路者，欲易此俗，不過啓吻之勞；從未有計及此者，度量優容，眞不可及。且梨園盡屬吳人，凡事皆能自顧，獨此一着，不惟不自爭氣，偏欲故形其醜，豈非天下古今一絕大怪事乎？且三吳之音，止能通於三吳；出境言之，人多不解，求其發笑，而

反使聽者茫然，亦失計甚矣。吾請爲詞場易之，花面聲音，亦如生、旦、外、末，悉作官音，止以話頭惹笑，不必故作方言；卽作方言亦隨地轉——如在杭州，卽學杭人之話；在徽州，卽學徽人之話——使婦人小兒，皆能識辨。識者多，則笑者衆矣。

語言惡習

白中有『呀』字，驚駭之聲也。如意中並無此事而猝然遇之，一向未見其人而偶爾逢之，則用此字開口，以示異也。近日梨園，不明此義，凡見一人，凡遇一事，不論意中、意外，久逢、乍逢，卽用此字開口。甚有差人請客而客至，亦以『呀』字爲接見之聲者。此等迷謬，尙可言乎？故爲揭出，使知斟酌用之。

戲場慣用者，又有『且住』二字。此二字，有兩種用法：一則相反之事，用作過〔三〕文，如正說此事，忽然想及彼事。彼事與此事勢難並行，纔想及而未曾出口，先以此二字截斷前言——『且住』者，住此說以聽彼說也。一則心上猶豫，假此以待沉吟，如此說自以爲善，恐未盡善。務期必妥，當於是處尋非，故以此代心口相商——『且住』者，稍遲以待不可竟行之意也。而今之梨園，不問是非、好歹，開口說話，卽用此二字作助語詞。常有一段賓白之中，連說數十個『且住』者，此皆不詳字義之故。一經點破，犯此病者鮮矣。

上場引子下場詩，此一齣戲文之首尾。尾後不可增尾，猶頭上不可加頭也。可怪近時新例，下場詩念畢，仍不落臺，定增幾句淡話。以極緊湊之文，翻成極寬緩之局。此義何居？令人不解。曲有尾聲及下場詩者，以曲音散漫，不得幾句緊腔，如何截得板住；白文冗雜，不得幾句約語，如何結得話成。若使結過之後，又復說起，何如不收竟下之為愈乎？且首尾一理。詩後既可添話，則何不於引子之先，亦加幾句說白，說完而後唱乎？此積習之最無理、最可厭者，急宜改革。然又不可盡革。如兩人三人在場，二人先下，一人說話未了，必宜稍停以盡其說。（亦有下場不及更衣者，故借此為緩兵計。）此謂『弔場』，原係古格。然須萬不得已，少此數句，必添以後一齣戲文，或少此數句，即埋沒從前說話之意者，方可如此。是龍足，非蛇足也。然只可偶一為之。若齣齣皆然，則是貂皆可續矣，何世間狗尾之多乎？

科諢惡習

插科打諢處，陋習更多，革之革不勝革。且見過即忘，不能悉記，略舉數則而已。如兩人相毆，一勝一敗，有人來勸，必使被毆者走脫而誤打勸解之人——連環擲戟之董卓是也；主人偷香竊玉，館童吃醋拈酸，謂尋新不如守舊，說畢，必以臀相向，如玉簪之進安、西廂之琴童是也；戲中串戲，殊覺可厭，而優人慣增此種，其腔必效弋陽——幽閨曠野奇逢之酒保是也。

閒情偶寄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閒情偶寄，也止摘取了其中有關戲曲的詞曲、演習兩部。底本是以翼聖堂本爲主，但因爲沒能得到初印本，而後來印本多有殘闕漫漶，故用芥子園本來補足。翼聖堂本還有幾個錯字，也據芥子園本加以改正，仍註出於下。

〔一〕『計』，翼聖堂本誤作『司』。

〔二〕『余瀞心云』一段，翼聖堂本缺，芥子園本誤作『宋瀞仙云』。

〔三〕『余瀞心云』一段，翼聖堂本缺，芥子園本誤作『余瀞仙云』。

〔四〕『傳奇』，翼聖堂本作『得奇』，今從芥子園本。

〔五〕『亦』，同上作『事』，今從芥子園本。

〔六〕『徒受歌者揶揄』，兩本均誤作『徒授歌者揶揄』。

〔七〕『偶然』，翼聖堂本作『已然』，今從芥子園本。

〔八〕「閑手」，同上作「閒手」，今從芥子園本。
〔九〕「一轍」，同上作「一徹」，今從芥子園本。
〔一〇〕「細微」，同上作「細後」，今從芥子園本。
〔一一〕「一意」，同上作「一窩」，今從芥子園本。
〔一二〕「過文」，同上作「遇文」，今從芥子園本。

製曲枝語

清·黄周星著

製曲枝語提要

製曲枝語一卷，黃周星著。周星生平，各家所說不一：有說他本姓黃，湖廣湘潭人，幼年家貧，送與上元周姓作養子；一說本上元人，育於楚湘周氏；一說本姓周，育於上元黃氏。初名周星，一六四〇年（明崇禎十三年）中進士，除戶部主事，改姓黃，以周星爲名。

周星，字景虞，號九烟，別號圃庵、而庵、汰沃主人、笑蒼道人等。又名黃人，字略似，別號半非道人。明亡不仕，往來吳、越間，以教經餬口。由於亡國之痛，常懷悲憤。清康熙庚申——十九年五月五日，年七十，在秦淮河自鑿舟破，沈水而死。一說：康熙中，有人以博學鴻儒荐，避不赴；迫之，乃嘆曰：『吾苟活三十七年矣，老寡婦其堪再嫁乎？』遂於康熙庚申端陽，自投於潯陽江而死。

周星早年的詩文，據說曾在洞庭湖中遇盜，全部沈沒於水。後來的作品，收入夏爲堂集。所作的戲曲，有人天樂傳奇，一名北俱廬。雜劇二種：惜花報、試官述懷。製曲枝語，是專論曲的作法。他對於作曲，主張要：少引聖籍，多發天然；雅俗共賞，能感人。總括言之：『自當專以

趣勝』。

製曲枝語，原附在夏爲堂集人天樂傳奇卷首。夏爲堂集，有淸康熙間刻本。人天樂傳奇除夏爲堂集原刻本外，尙有古本戲曲叢刊第三集景印本。

單行的製曲枝語，有如下各種版本：

（一）　昭代叢書本　　昭代叢書，張潮輯，有淸康熙間原刻本。

（二）　美術叢書第二集所收本　　美術叢書，鄧實輯，一九二八年上海神州國光社據昭代叢書重排印本。

（三）　新曲苑本　　據昭代叢書重排。

製曲枝語 十條

清・黃周星著〔註〕

詩降而詞，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塡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湊泊，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一〕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施之於詩文耳〔二〕，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何如，未可草草。即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談乎？

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即東嘉琵琶，

正自不免。至於次曲換頭，無端增減數字，亦復何奇？余於此類，皆一槩禁絕之。

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湊三爲一，如朱奴插芙蓉、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於聖經、賢傳，然旣已相沿數百年，卽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於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係於曲名之新舊乎？故余於此類，皆深惡而痛絕之，至於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

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却又用不着。』旨哉斯言！余見新舊傳奇中，多有塡砌彙書，堆垛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示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餖飣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強施之於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

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三〕。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於斯，豈獨詞曲爲然耶！

製曲之訣，雖盡於『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四〕：『詩有別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

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於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

曲至元人，尚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華〔五〕、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儘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眞文、庚青、侵尋一槩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余自就傅時，即喜拈弄筆墨，大氐〔六〕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輟。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此一種〔七〕。蓋由生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仍深悔從事之晚。將來尚欲續成數種，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護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爲之三嘆。

笑蒼道人漫識

〔註〕原本此處未題著者姓名。

製曲枝語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製曲枝語，是以夏爲堂集本爲底本，另據昭代叢書本加以校勘。昭代叢書有張潮跋文，今附於此。

製曲之難，枝語中已詳之矣。於難之中求其易之之法，則有二焉：一在善歌——善歌則不必對譜，其聲調之高下抑揚，可以調之於口吻之際；一在採用詩餘——詩餘中頗多有與曲調平仄相同之句——浣紗諸劇，亦復如是。余戊辰歲秋學塡詞，悟而得之，惜其時九烟先生已歿，不能就正其可否也。

心齋居士題

〔一〕『愚』字，昭代叢書本作『余』。

〔二〕『然僅可施之于詩文耳』一句，昭代叢書本作『然僅之於詩可耳』。

〔三〕『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數句，昭代叢書本無。

〔四〕『古云』，昭代叢書本作『古人云』。

〔五〕『疊華』，昭代叢書本作『疊花』。

〔六〕『大氐』，昭代叢書本作『大抵』。

〔七〕『此一種』，昭代叢書本作『人天樂一種』。

南曲入聲客問

清・毛先舒著

南曲入聲客問提要

南曲入聲客問一卷，清毛先舒著。毛先舒，字稚黃；後更名騤，字馳皇。浙江錢塘人。明末諸生。父歿，棄諸生不求聞達。少年曾師事陳子龍，又從劉宗周講學。與毛際可、毛奇齡齊名，時人稱爲：『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卒於清康熙間。生平著述極富，有思古堂集、東苑文鈔、詩鈔、蕊雲、晚唱諸集；又精於音韻之學，著有聲韻叢說、韻學通指、韻問、南曲正韻等。南曲入聲客問一卷，是補述南曲正韻所未盡，從音韻學的角度來談歌唱的書，所提出的方法，對當時歌壇上如何處理南曲入聲的糾紛，頗有參考價值。

南曲入聲客問有全集本，未見。此外則有：

（一）昭代叢書本。

（二）新曲苑本　此本據世楷堂本昭代叢書排印，删去張潮序文，字句間亦有改動。

（三）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本　此本據初刻昭代叢書排印。

本編重印，以初刻昭代叢書本作爲底本。

南曲入聲客問題辭

往古之天下，偏於西北，故其爲音，有平、上、去而無入。後世之天下，既有東南，以補宇宙之全，則亦必多入聲之一部以補之，而後天地之元音，始無缺而不全之憾。獨是南方之人，其於入聲也，不能如平、上、去之畫一。愚謂：欲調入聲，必先定其爲平聲何部之所隸。其無所隸者，亦不妨聽其孤行，而不必強讀之於平、上、去之餘；而平、上、去之無入聲者，亦不必以不相協之入聲強爲之配。而無如言人人殊，迄無一定之部位，如『役』之爲音，或讀爲『於』之入，或讀爲『衣』之入；如『菊』之爲音，或讀爲『鳩』之入，或讀爲『居』之入；如『合』之爲音，或讀爲『黑』之入，或讀爲『蒿』之入，或讀爲『呵』之入；如『綠』之爲音，或讀爲『羅』之入，或讀爲『盧』之入——姑舉數字，以例其餘——吾不知其將何音之從，乃爲得其正也。周德清以入聲派入三聲，爲北曲者，自應奉爲繩尺。今南方既有入聲，而編南曲者必欲廢之，何歟？毛君稚黃，以入聲單押，隨調之所宜而唱之，雖曰自我作古，然其論則極正當而可行也。歙縣張潮題。

南曲入聲客問

清・毛先舒著〔註〕

客問：『子著南曲正韻，凡入聲俱單押，不雜平、上、去三聲韻中，是已。然單押仍是作三聲唱之，如畫眉序單押入聲者，首句韻便應作平聲唱，末句韻便應作去聲唱，絳都春序單押入聲者，首句韻便應作上聲唱，豈非仍以入作平、上、去耶？則又何不仍隸入三聲中邪？』余曰：『此論極妙，然却又有說：北曲之以入隸於三聲也，音變腔不變；南曲之以入唱作三聲也，腔變音不變。何謂音變腔不變？如元人張天師劇一枝花「老老實實」，實字中原音韻作平聲，繩知切，是變音也；一枝花第五句，譜原應用平聲，而此處恰塡平字，平聲字以平聲腔唱，是不須變腔也。東堂老醉春風「倘來之物」，物字中原作務，是變音也；醉春風末句韻，譜應去聲，而此處恰塡去字，去聲字以去聲腔唱，是不須變腔者也。若南曲畫眉序，明珠記「金巵泛蒲綠」，綠字直作綠音，不必如北之作慮，此不變音也；畫眉序首句韻，應是平聲，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也，此變腔也。其尾聲云「可惜明朝又初六」，六字竟作六音，不必如北之作溜，此不變音也；然畫眉序尾聲末句韻，應是平聲，則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者也。

此北之與南，雖均有入作三聲之法，而實殊者也。又北曲之以入隸三聲，派有定法，如某入聲字作平聲，某入作上，某入作去，一定而不移；若南之以入唱作三聲也，無一定法，凡入聲字俱可以作平、作上、作去，但隨譜耳。如用「轂」字，而此字譜當是平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譜當上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上聲；譜當去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去聲；非如北曲「轂」字之定作「古」也——餘皆可推——此又與北曲殊者也。故混入三聲，則與北無別，且亦難於分派；如北曲法，竟廢却入聲，又四聲不完；所以別出單押之法，而隨譜變腔爲定論也。又南曲係本塡詞而來，詞家原備有四聲，而平、上、去韻可以通用，入聲韻則獨用，不溷三聲，今南曲亦通三聲，而單押入聲，政與塡詞家法脗合，益明源流之有自也已。』客曰：『子之說韻，微哉工已，抑何不更設一法，令歌者入作入唱，不變三聲，詎不善邪？』曰：『斯固事理之不得已者也。夫入之爲聲，詘然以止，一出口後，無復餘音，而歌必窈裊而作長聲，勢必流入於三聲而後始成腔，是固自然而然，不可遏也。今試口中念一入字，而稍遲其聲，則已非復入音矣，況歌者必爲曼聲也哉。』客問：『北曲既可派入聲入三聲，南曲何故又難派入聲入三聲？』曰：『北之入作平、上、去也，方音也。北人口語無入聲，凡入聲皆作平、上、去呼之。卽如「轂」字，北人云呼爲「古」，北曲自應從北音，故中原音韻「轂」字當以入作上而音「古」。凡入聲皆然。此周挺齋氏之以入派歸於三聲，非任

臆強造也。若南曲，自應從南音。南人呼「轂」與「穀」、「谷」等音同，原不呼「古」，凡入聲皆然，原未嘗作平、上、去呼也，則南曲安得強派之入三聲也！旣難強派，別無歸著，則自應更爲標部而單押矣。歌須曼聲，入便難唱，則自應隨譜之三聲作腔矣。客詳斯理，夫復何疑。』

客問：『南曲入聲，旣可隨通三聲，則凡應用三聲者，皆可用入聲邪？』曰：『否。音有四聲，而大段尤重平仄。上、去、入，皆仄聲。凡用入聲，在曲頭、腹者，止可於通上、去二聲，若平聲則不可以入聲代之；若以入聲押韻尾者，方可以平、上、去隨叶耳。然亦須相牌名，不可浪施，亦仍須用入聲部單押，不可與三聲通押如北曲法。幽閨記「胸中書富五車」、「山徑路幽僻」、「拜新月」諸曲，皆入與三聲通押，是施君美作南曲，亦沿襲北曲之法，他家如此者亦多，然皆非也。君美「春風紫陌」齣，引子、過曲，俱單押入聲，此得之耳。且余謂南曲入可通三聲，亦謂作腔耳；若吐字，亦自須分明，豈可竟溷唱邪！』

客曰：『子著南曲正韻譜，以爲四聲咸備，今平、上、去皆有閉口音，而入聲獨無，何也？』余曰：『勢不可也。入之爲聲，詘然而止。凡曲出字之後，必須作腔，若入聲而又閉口，則竟無腔矣。故三聲可用閉口，而入聲無之也。卽據詩韻緝、合、葉、洽四部爲閉口入聲，而塡詞則已雜通他韻，不岀於閉口中互通與獨用；至元周德清皆隸入支思、齊微、歌戈、家麻、車遮諸韻，而不隸於侵尋、監咸、廉纖三韻者，亦此意耳。』

客曰：『南曲入聲既可以唱作平、上、去，而此三聲原有閉口，則唱入聲者，又何不可依三聲而收閉口歟？』余曰：『嚴哉斯駁！然又有兩截、三截之分焉。唱入聲不閉口，止是兩截；唱入聲閉口，便是三截。如「質」字，入之不閉口者也，唱者以入聲吐字，仍須照譜以三聲作腔，已是兩截——兩截猶可也；若「緝」字，是入之閉口者也，唱者以入聲吐字，而仍須以三聲作腔，作腔後又要收歸閉口，便是三截，脣舌既已遽難轉折，而亦甚不中於聽矣！則廢之誠是，而又符塡詞與北曲之例，當何疑焉。』

客曰：『三聲之唱也，有吐字，有作腔，有收韻，亦是三截，而唱入聲者獨兩截；且三聲既可三截唱，而乃謂唱入聲者三截卽不便，何也？』曰：『又嚴哉！然凡入聲之唱也，無穿鼻、展輔、斂脣、抵齶、閉口，而止有直喉。直喉，不收韻者也。都無收韻，故止兩截也。三聲有穿鼻諸條，是收韻也。收韻，故三截也。有收韻而三截，所以曰便；無收韻而收韻，是強爲之也。強爲之，故不便也。且三聲作腔，止就其本聲，故自然相屬，而不費力；入聲之作腔，必轉而之三聲，則費力，若更收韻，則益以不便。』

客曰：『然子著韻學通指、唐人韻四聲表，何以但曰「入聲無穿鼻、抵齶韻」，不曰「無展輔、斂脣、閉口」也？』曰：『詩與曲，不同也。』曰：『然則柴氏古韻通，何以標十四緝爲獨用，而合、葉、洽祇自相通，無別通邪？』曰：『余固云詩與曲不同。柴氏亦爲詩、辭言之，而余爲

曲言之。蓋聲音之道，古與今自不無閒殊云。』

歌席解紛偶記（附）

酒客或作黃鶯兒，首句云：『纖手白於綿。』即席善歌者歌之，謂『白』字不入調，却難上口。歌者頗精音韻，而作者又自負曲學，兩人辯之不已。余適入坐，叩知其故，笑謂歌者曰：『此字、譜當用仄聲，而「白」是仄聲字，作者非誤；但君守中原音韻太專，而不知通變於南曲耳。蓋南曲唱入聲，與北曲異。北曲「白」字定作平聲，巴埋切；南曲「白」字不定作平，唱時但以入聲吐字，而作腔則隨譜之平、上、去三聲可爾。據譜，黃鶯兒首句第三字當用上聲，則「白」字當以入聲之「白」音吐字，而以上聲作腔，不應如北曲之唱作平聲也。今君泥北韻以唱南曲，故柄鑿耳！』余語是已。又持南曲入聲客問共閱之，兩俱爽然云。

跋

入聲之不通於三聲也，自古然矣。如『度』之入爲『忖度』之『度』，『告』之入爲『忠告』之『告』，『厭』之入爲『鎭厭』之『厭』，『準』之入爲『隆準』之『準』，使從入聲逆而溯之於平聲，寧不大相徑庭乎？今毛君之論，隨其調之平仄爲平仄，則亦與余逆溯之說相合。但入聲有孤行而無平、上、去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然余於此竊亦有法焉：於數說牌名用之，則並不須改唱三聲，亦可安於入聲之本位而無難也。心齋張潮。

〔註〕原本題『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看山閣集閒筆

清・黃圖珌著

看山閣集閒筆提要

看山閣集閒筆十六卷，清黃圖珌著。圖珌字容之，別號蕉窗居士、守眞子，江蘇松江人。生於一七〇〇年（清康熙三十九年），雍正間官杭州、衢州同知，乾隆中卒。所著有看山閣集，及傳奇雷峯塔、棲雲石、夢釵緣、解金貂、梅花箋、溫柔鄉等六種。

看山閣集閒筆，共分人品、文學、仕宦、技藝、制作、清玩、芳香、游戲八部。文學部又分文章、詩賦、詞曲、詩書、法書、圖畫六章。現在本編僅摘取卷三中的文學部詞曲一章。文學部詞曲一章，又分詞采、詞旨、詞音、詞氣、詞情、詞調、曲調宜高、有情有景、詞宜化俗、賸字、犯調、曲有合情、南北宜別、情不斷等十四條。他對於作詞製曲的主要見解，在他的後識中會自加說明：『毋失古法，而不爲古法所拘；欲求古法，而不期古法自備。』

看山閣集閒筆，祇有看山閣集本。看山閣集，祇有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刻本。

看山閣集閒筆

清・黃圖珌著〔註〕

文學部

詞曲

宋尚以詞，元尚以曲，春蘭、秋菊，各茂一時。其有所不同者：曲貴乎口頭言語，化俗爲雅；詞難於景外生情，出入意表。字字清新，筆筆芳韻，方爲絕妙好辭，其聲諧、法嚴處，不過取平、仄二聲；較曲而有平、上、去、入，有開、發、收、閉，有陰、陽、清、濁，有呼、吸、吐、茹，審五音之精微，協六律於調暢，務在窮工辯別，刻意探求，稍有錯誤，致不叶調，如玉茗之牡丹亭，調雖靈化，而調甚不工，令歌者低眉蹙目，有礙於喉舌間也。蓋曲之難，實有與詞倍焉。因錄數則，以博知音者一哂云爾。

詞采

詞雖詩餘，然貴乎香艷清幽，有若時花美女，乃爲神品，不在詩家蒼勁古樸間而論其工拙也。

詞旨

字須婉麗，句欲幽芳，不宜直絕痛快，純在吞吐包含，且婉且麗，又幽又芳，境淸調絕，骨韻聲光，一洗浮滯之氣，其謂妙旨得矣。

詞音

用字須活，用筆須鬆。活則亮，鬆則淸。淸如風，亮如月。其音節鳥鳥然，宛若在於風月光霽間也，寧不出於能活、能鬆之筆邪！

詞氣

詞之有氣，如花之有香，勿厭其穠艷，最喜其淸幽，既難其纖長，猶貴其純細，風吹不斷，雨潤還凝。是氣也，得之於造物，流之於文運，繚繞筆端，盤旋紙上，芳菲而無脂粉之俗，蘊藉而有

蘭之芳，出之於鮮花活卉，入之於絕響奇音也。

詞情

情生於景，景生於情；情景相生，自成聲律。

詞調

曲調可犯，而詞調不可犯。詞就本旨，而曲可旁求。然曲可犯而詞不能創，詞可創而不可犯，則知詞律不若曲律之嚴——細於毫髮，密於針線，一字不穩，一音不圓，便歪歌者之口。今人豈若古人之巧，其雖有靈心慧性，妙筆幽思，而能自出機杼，創成新調之詞者，已屬罕得；更欲自立門戶，創成新調之曲者，未之有也。

曲調宜高

陽春、白雪，言其調之高，有不可及者也。然亦不過在審音辯字之間。如字有五音：爲唇，爲舌，爲齒，爲鼻，爲喉，又爲撮口，爲滿口，爲開口，爲閉口，爲穿牙、縮舌，爲半滿、半撮是也。窮工極思，纖毫不爽，卽平讀去，亦卽淸響超越，又何讓其陽春、白雪之獨高妙哉！

有情有景

心靜力雄，意淺言深，景隨情至，情繇景生，吐人所不能吐之情，描人所不能描之景，華而不浮，麗而不淫，誠爲化工之筆也。

詞宜化俗

元人白描，純是口頭言語，化俗爲雅。亦不宜過於高遠，恐失詞旨；又不可過於鄙陋，恐類乎俚下之談也。其所貴乎清眞，有元人白描本色之妙也。

贈字

詞無贈字，而曲有贈字。如曲無贈字，則調不變，唱者亦無處生活；但不宜太多，使人棘口。

犯調

製此曲而合彼曲，採集一名命之，爲犯調。知音者往往爲之。然只宜犯本宮；若犯別宮，音調未免稍異；即犯本宮亦不甚安者，均宜斟酌。

曲有合情

落筆務在得情，擇詞必須合意。如讌飲、陳訴、道路、軍馬、酸淒、調笑，自有專曲。用之不得其宜，雖才情生色，亦不足取也。

南北宜別

南有南調，北有北音，不可混雜。如四聲中上作去、去作上、入作去、上又作平、去上作平更作入等類，借音叶調，元爲北曲地步，南曲斷乎不宜。若南曲仿此，則聲不清圓，音無閃賺，其腔累字、字矯腔、肉多骨勝之處，又何從得而知也？所以南、北宜別。北曲妙在雄勁悲激，南曲工於秀婉芳妍，不出詞壇老手。

情不斷

情不斷者，尾聲之別名也，又曰『餘音』、曰『餘文』，似文字之大結束也。須包括全套，有廣大淸明之氣象，出其淵衷靜旨，欲呑而又吐者。誠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琵琶爲南曲之宗，西廂乃北調之祖，調高辭美，各極其妙。雖琵琶之諧聲、協律，南曲未有過於此者，而行文布置之間，未嘗盡善。學者維取其調暢音和，便於歌唱，較之西廂，則恐陳腐之氣尙有未銷，情景之思猶然不及。噫，所謂畫工，非化工也。

時乾隆丙寅秋，七月二日，靜夜新涼，書於活水軒之北牖。峯泖守眞子。

余自小性好塡詞，時窮音律。所編諸劇，未嘗不取古法，亦未嘗全取古法。每於審音、鍊字之間，出神入化，超塵脫俗，和混元自然之氣，吐先天自然之聲，浩浩蕩蕩，悠悠冥冥，直使高山、巨源、蒼松、修竹，皆成異響，而調亦覺自協。頗有空靈杳渺之思，幸無浮華鄙陋之習。毋失古法，而不爲古法所拘；欲求古法，而不期古法自備。竊恐才思漸窮，情瀾益涸，雖不能自出機杼，亦聊免竊人餘唾。不抹東村本色，何必效顰而反增其醜也！

戊辰春三月之望，峯泖守眞子重識。

〔註〕原本題「峯泖黃圖珌容之著」。

樂府傳聲

清·徐大椿著

樂府傳聲提要

樂府傳聲，清徐大椿著。徐大椿，字靈胎，自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人。袁枚徐靈胎先生傳，稱其『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爲當時舉國知名的『神醫』。他的父親徐釚，卽詞苑叢談的著者，所以詞曲之學，夙有家傳，但他所特長的却在度曲方面。所著樂府傳聲一書，繼承了魏良輔、沈寵綏各家之說，而更發揮深入。對於唱法的分析和運用，較前人更爲詳密。一則這時候的歌唱藝術，又較明代有所進展；二則由於徐氏精邃的研究，頗多發明創見。所以這部著作，在當時以及後來的曲壇上，很受到重視和推崇。

據袁枚徐靈胎先生傳，知他卒於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左右，年七十九歲，則他的生年，當在康熙中葉。

樂府傳聲的版本，計有：

（一）一七四八年（清乾隆十三年）豐草亭原刻本　此本附洄溪道情一卷。

（二）一八二四年（清道光四年）徐培（著者之孫）重刻本　此本全同原刻，僅末尾增加徐培跋文一篇。

（三）一八五九年（清咸豐九年）眞州吳桂重刻本　此本較原刻增加無我道人及王萘心序文，又末尾增有『牌調各有定譜』、『辨四音（聲）訣』、『辨五音訣』、『辨聲音要訣』四節。不附洄溪道情。

（四）正覺樓叢書本　此本乃據舊鈔本重刊，同原刻本，但亦不附洄溪道情，僅存道情序。但又增一李瀚章序文。正覺樓叢書，清光緒間崇文書局輯刊。

（五）一九一七——一九二四年北京肇新印刷局石印本　此本全據咸豐本。

（六）新曲苑本　此本亦全據咸豐本。

（七）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本　此本係據豐草亭原刻本重印，並附以各本所增各篇。

序

戊辰孟春，吳江徐子靈胎出其所著樂府傳聲覗予，且屬予爲序。予非知音者，烏足以序徐子之書，雖然竊願有所質焉。夫古樂之亡久矣，然有不得而亡者存，則聲是也。故謂今樂，非卽古樂則可，謂今樂之聲，非卽古樂之聲則大不可，何也？樂有今古之異，聲無異也，無異而古樂亡，請謂其故：昔賓牟賈以致右憲左，爲非武坐，聲淫及商，爲非武音，曰：有司失其傳也。夫古聖王之樂，列於四術六教，成均習之，庠序習之，非僅掌之有司而已，然猶不免於失傳，又況其徒寄之伶工之口者乎？周之既衰，孔子正樂。沿及漢初，五經皆存，而樂一經竟亡，制氏記鏗鏘鼓舞之節，樂之遺音也，而時則病其不能言義。七略載周歌詩曲折若干篇，樂之遺譜也，而時莫能歌。若漢高帝喜楚聲，且播之於安世房中樂。武帝更好新聲，度曲用李延年之屬，是皆不以古樂爲事。儒者若京房鐂歆輩，則惟詳求鍾律，不復致考遺聲，宜古樂之終亡也。魏時猶有杜夔能歌鹿鳴文王伐檀騶虞四篇。洎永嘉之末，蕩然無復遺矣。雖然，古樂之所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未有亡也。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歌

曲。然歌曲之聲，固卽歌詞歌詩歌樂府之聲也，又獨非卽歌南豳雅頌之歌歟？而安得云亡歟？故以樂而論，則三百篇存，樂府存，詩存，詞存，而其曲折節奏則盡亡；以聲而論，則歌南北曲者此聲，卽進而歌詞歌詩歌樂府歌三百篇，要亦無非此聲，故曰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自在天壤閒也。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習於南耳，故視北曲尤爲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於南曲刻意求工，別爲「淸曲」，漸非元人之舊。又作傳奇之人，喜集數曲爲一，以致宮調難分，音拍盡失，訛且傳訛，盲復引盲，幾何而不盡變元人之歌法哉！徐子蓋有憫焉，傳聲之所爲作也。曰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一語已探聲律之本，而於宮調字音口法，尤必三致意焉。夫聲出於口，非審口法，則開合發收混矣。聲本於字，非正字音，則陰陽平仄淆矣。聲寄於調，非別宮調，則字句雖符，腔板全失，而曲不可問矣。此書不但爲時伶下鍼砭，爲元曲留面目，並古今樂部之節奏曲折，可由此而推測其萬一，其功豈淺鮮哉！徐子爲檢討虹亭先生孫；先生所著鞠莊詞，見推名宿。徐子本其家學淵源，而於音律夙具神解，宜其言之明且淸也。信今傳後，復奚疑焉。

時乾隆十三年二月既望同學德淸胡彥穎拜手序。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淸之元，與移風移俗之本，謂敎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爲重。又論元曲只四齣，猶有古者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遺意。嘗欲編次史傳中忠孝廉節諸事，仿元人體製以授。今『崑腔』去其淫聲艷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有志未就，略見其說於古樂經傳，及榕村語錄中。衰老健忘，亦十不記其一二矣。辱示盛著，自媿於聲音之道，未之有得，獨欣然會心於人聲爲本一言，覺先師緒論，顯顯在耳。今樂由古樂，庶幾雅音，其復振乎？姑舉質言，以識傾倒。維揚唐紹祖題。

細讀數過，眞發千古歇絕之秘鑰，而昭明疏析之。雖瞢於音律如弟之頑石，亦輒點頭徹悟，實天生神解之人於盛朝，審定律呂之時，非因源流家學而已。亟宜刊行，公諸寰宇，無使夔曠，寂寂楓江之上。華亭黃之雋題。

序

樂之成，其大端有七：一曰定律呂，二曰造歌詩，三曰正典禮，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宮調，六曰正字音，七曰審口法。七者不備，不能成樂。何謂定律呂？考黃鐘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是也。何謂歌詩？上極雅頌，下至謠諺，與凡詞曲有韻之文皆是也。何謂典禮？郊天祭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之所宜用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古今樂器是也。何謂宮調？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是也。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謂口法？每唱一字，則必有出聲、轉聲、收聲，及承上接下諸法是也。七者不盡通，不得名專精之士。然七音之學，非一人所能兼，則亦有可分習者。律呂、歌詩、典禮，此學士大夫之事也。其八音之器，各精一技，此樂工之事也。惟宮調、字音、口法，則唱曲者，不可不知。然宮調大端難越，卽有失傳，而一爲更換，卽能循板歸腔，至字音亦一改卽能正其讀，惟口法則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調爲一法，在彼調又爲一法，接此字一法，接彼字又一法，千變萬殊，此非若律呂、歌詩、典禮之

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顧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即一堂相對，旋唱而聲旋息，欲追其已往之聲，而已不復在耳矣。此口法之所以日變而日亡也。上古之口法，三代不傳；三代之口法，漢魏六朝不傳；漢魏六朝之口法，唐宋不傳；唐宋之口法，元明不傳。若今日之南北曲，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屢變。南曲之變，變爲『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家。其法盛行，故腔調尚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慢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爲何語，此曲之最違古法者。至北曲則自南曲甚行之後，不甚講習，即有唱者，又即以南曲聲口唱之，遂使宮調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清，全失元人本意。又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全不究心，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嗟夫！樂之道久已喪失，猶存一綫於唱曲之中，而又日即消亡，余用憫焉，爰作傳聲法若干篇，借北曲以立論，從其近也；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古人作樂，皆以人聲爲本，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人聲不可辨，雖律呂何以和之，故人聲存而樂之本自不沒於天下。傳聲者，所以傳人聲也，其事若微而可緩，然古之帝王聖哲，所以象功昭德，陶情養性之本，實不外是，此學問之大端，而盛世之所必講者也。乾隆甲子秋八月既望吳江徐大椿書於洄溪草堂。

樂府傳聲目

樂府傳聲

清・徐大椿著〔註〕

源流

曲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賡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謠諺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北曲之始，金之董解元西廂記，元之馬致遠岳陽樓之類。南曲之傳，如元人高則誠琵琶記，施君美拜月亭之類。宮調既殊，排場亦異，然當時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廂記，僅可以入弦索，而不可以協簫管。其曲以頓挫節奏勝，詞疾而板促。至王實甫之西廂記，及元人諸雜劇，方可協之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若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亂彈等腔，此乃其別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此乃風氣自然之變，不可勉強者也。如必字字句句，皆求同於古人，一則莫可考究，二則難於傳授，況古人之聲，已不可追，自吾作之，安知不有杜譔不合

調之處？即使自成一家，亦仍非眞古調也。故風氣之遞變，相仍無害，但不可依樣葫蘆，盡失聲音之本，並失後來改調者之意，則流蕩不知所窮矣。故可變者腔板也，不可變者口法與宮調也。苟口法宮調得其眞，雖今樂猶古樂也。蓋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人生而有此形，即有此聲，亦即有此履中蹈和之具，但無人以發之，則汨沒而不能自振。後世之所以治不逮古者，樂先亡也。樂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謂欲求樂之本者，先從人聲始。

元曲家門

元曲爲曲之一變。自元以前，歌已有南北之分，其法不傳，而聲調大略亦可想見。至元曲則分宮別調，獨成一家，淸濁陰陽，以別其聲，長短徐疾，以定其節，宏細幽顯，以分其調。其體例如出一手，其音節如出一口，雖文之高下各殊，而音調無有不合者，歌法至此而大備，亦至此而盡顯。能審其節，隨口歌之，無不合格調，可播管弦者，今人特不知深思耳。若其體則全與詩詞各別，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顯而不取隱，蓋此乃述古人之言語，使愚夫愚婦共見共聞，非文人學士自吟自咏之作也。若必鋪敘故事，點染詞華，何不竟作詩文，而立此體耶？譬之朝服遊山，艷妝玩月，不但不雅，反傷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實情，顯必有深義，隨聽者之智愚高下，而各與其所能知，斯爲至境。又必觀其所演何事，如演朝廷文墨之輩，則詞語仍不妨稍

近藻繪，乃不失口氣；若演街巷村野之事，則鋪述竟作方言可也。總之，因人而施，口吻極似，正所謂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門也。知此，則元曲用筆之法曉然矣。

出聲口訣

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爲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金鼓之類是也；其聲可爲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弗改也。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唇處著力，則其音必不眞；欲準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眞音，先學口法。口法眞，則其字無不眞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欲吹尺，放尺而欲吹工，雖神僊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爲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皆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眞得乎？又喉舌齒牙唇，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卽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其餘皆有淺深輕重。千絲萬縷，層層扣住，方爲入細。其開齊撮合之中，亦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十分眞，則其形自從；其形十分眞，則其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

則終身不能呼準一字也。

聲各有形

凡物有氣必有形，惟聲無形。然聲亦必有氣以出之，故聲亦有聲之形。其形惟何？大、小、闊、狹、長、短、尖、鈍、粗、細、圓、扁、斜、正之類是也。古聖作字諧聲，皆由天籟，絕無一毫勉強，其義精微奇妙，不可思議。惟口訣得傳，則字形宛肖。如大字之形大，小字之形小，闊字之形闊，狹字之形狹，餘數字無不皆然。惟口訣得傳，則字形宛肖。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何字矣。能將上數字鍊準口訣，則餘字盡可類推。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終字之聲短，風字之聲扁，宮字之聲圓，蹤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江陽韻，江字之聲闊，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粗，將字之聲細。潛心分別，其形顯然。其口訣大端，雖不外開、齊、撮、合、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張口者，有半張者，有閉口者，有半閉者，有先張後閉者，有先閉後張者，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以上諸條，互相出入，不可勝計。其外又有落腮、穿齒、穿牙、覆唇、挺舌、透鼻、過鼻，種種諸法，不可枚舉。總在將此字識眞念準，審其字聲從口中何處著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即知其形於長短闊狹之內居何等矣。然後人之聽之，無不知其爲何字，雖絲竹雜和，不能奪而亂之矣。此千古未發

之微義也。

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爲喉，出於舌爲舌，出於齒爲齒，出於牙爲牙，出於唇爲唇，其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唇上爲唇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然，一口之中，並無疆畔，而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以爲至靈，造物之所以爲至奇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線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遊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晰秋毫矣。餘詳口訣篇內。

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口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眞，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唇之謂也。蓋喉舌齒牙唇者，字之所從生；開齊

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脣，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餘見口訣篇內。

喉有中旁上下

喉舌齒牙脣爲五音者，從內至外言之也。其位實有五層，其音雖皆本於喉，而用力之地，則層層各別，此人人所知者也。至五音中，又各有五音，則前人之所未道者。天下之理，有縱必有橫，喉舌齒牙脣縱也，喉音中之五音横也。何謂？音高而清之字，則從喉之上面用力；低而濁之字，則從喉之下面用力；欲而扁之字，則從喉之兩旁用力；正而圓之字，則從喉之中間用力。故出聲之時，欲其字清而高，則將氣提而向喉之上；欲濁而低，則將氣按而著喉之下；欲欹而扁，則將氣從兩旁逼出；欲正而圓，則將氣從正中透出，自然各得其眞，不煩用力而自響且亮矣。此非特喉音之字如此，凡舌齒牙脣之字呼法皆然。但舌齒牙脣，雖著力之地各殊，而總不能離乎喉也，故喉舌齒牙脣爲經，上下兩旁正中爲緯，經緯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聲之道備矣。此千古之所習而不察者也。

鼻音閉口音

喉、舌、齒、牙、唇之外，又有鼻音，閉口音者，何也？蓋聲音之道，所以暢發天地之和氣，雖以清明疎亮爲主，但皆清明疎亮，一往不返，則律呂之氣有張無翕，不能備四氣之和，此鼻音閉口音所以不能無也。如庚青二韻，乃正鼻音也。東鐘、江陽，乃半鼻音也。尋侵、監咸、廉纖，則閉口音也。正鼻音則全入鼻中，半鼻音則半入鼻中，即閉口之漸也。閉口之音，自侵尋至廉纖而盡矣。故中原音韻以東鍾起，以廉纖終，終之以閉口者，猶四時之令窮於冬也。東鐘則春令之始也；但立春之時，陽氣初動，故猶稍帶鼻音，有出而未舒之象。自庚青正鼻音之後，即從尤侯之合口喉音，轉入尋侵閉口，亦以漸而收藏，此天地自然之理，編韻之人，雖未必有意爲之，而天地之音之終始，其序自然，而不可紊也。故能知鼻音閉口音法，則曲中之開合呼翕，皆與造化相通，然後清而不噍，放而不濫，有深厚和粹之妙。故鼻音閉口音之法，不可不深講也。

四聲各有陰陽

字之分陰陽，從古知之。宋人塡詞極重，只散見於諸家論說，而無全書。惟中原音韻，將每韻分出，最爲詳盡；但只平聲有陰陽，而餘三聲皆不分陰陽，不知以三聲本無分乎？抑難分乎？抑可以不分乎？或又以爲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強，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

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此等皆極荒唐之說，後人竟不深求，不得不急爲拈出，使天下後世作曲與唱曲之人，確然有所執持，而審音不惑。如宗字爲陰，宗、總、縱、足，皆陰也；戎字爲陽，戎、宂、誦、族，皆陽也。上八字豈可删去一字，亦豈可互易一字，亦豈可宗戎有陰陽，而下六字無陰陽，更豈可縱足與誦族有陰陽，而總與宂無陰陽？此有耳者之所共察，不必明於度曲者而後知之也。余嘗欲以中原音韻四聲之陰陽，每字皆爲分定，以息千古紛紛之說，尙未遑而有待。但作曲者能別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若倂三聲而分之，則尤艱於措筆，不必字字苛求，然不可以作曲之難而倂字之陰陽亦泯之也。

北字

凡唱北曲者，其字皆從北聲，方爲合度。若唱南音，卽爲別字矣。然北字之異乎南者，十居四五，若必字字從北，則南方之人，竟有全不解者，此亦不必盡泥也。蓋當時之北曲，以北人造之，北人唱之，彼自唱彼之音，自然皆從北讀，若南人唱之，南人聽之，則卽唱南人之音，似亦無害於理，但以北字改作南音，則聲必不和。何則？當時原以北字配調故也。況南人以土音雜之，只可施之一方，不能通之天下；同此一曲而一鄉有一鄉之唱法，其弊不勝窮矣。愚有說焉：凡北曲之字，有天下盡通之正音，唱又不失此調之音節者，不必盡從北字也。如崇字本音戎，而北讀爲蟲，

重字本音蟲去聲，北讀爲中去聲，事字本時至切，北讀爲世，杜本音渡，北讀爲妒之類。如此者，不一而足，若必盡從北者，則唱者與聽者，俱不相洽，反爲無味，譬之南北兩人，相遇談心，各操土音，則兩不相通，必各遵相通之正音，方能理會，此人情之常，何不可通於度曲耶？但不可以土音改北音耳。至於北字中，人人能曉，或此宮此調，必如此方合者，則必不可以南曲之字易之也。

平聲唱法

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何以驗之？凡三聲拖長之後，皆似平聲，入聲則一頓之外，全無入象，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但上去皆可唱長，即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則平聲之長，何以別於三聲耶？蓋平聲之音，自緩、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靜，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則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靜之法，自與上去迥別，乃爲平聲之正音，則聽者不論高低輕重，一聆而知其爲平聲之字矣。

上聲唱法

上聲亦只在出字之時分別。方開口時，須略似平聲，字頭半吐，即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

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聲起。若竟從上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而長之，若聲竭而復拖下，則反似平聲字矣。故唱上聲極難，一吐即挑，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微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爲上聲之正法。雖數轉而聽者仍知爲上聲，斯得唱上聲之法矣。

去聲唱法

今北曲之最失傳者，其唱去聲盡若平聲。蓋北曲本無入聲，若併去聲而無之，則只有兩聲矣。夫兩聲豈能成調耶？況北曲之所以別於南者，全在去聲。南之唱去，以揭高爲主，北之唱去，不必盡高，惟還其字而十分透足而已。笛中出一凡字合曲者，惟去聲爲多。如唱凍字，則曰凍紅翁，唱問字，則曰問恢恩，唱秀字，則曰秀喉漚，長腔則如此三腔，短腔則去第三腔，再短則念完本字即收，總不可先帶平腔。蓋去聲本從上聲轉來，一著平腔，便不能復振，始終如平聲矣。非若上聲之本從平聲轉出，可以先似平聲，轉到上聲也。譬如四時從春轉夏則可，從春轉秋則不可，此自然之理也。況去聲最有力，北音尙勁，去聲眞確，則曲聲亦勁而有力，此最大關係也。今之所以唱去聲似平聲者，何也？自南曲盛行，曲尙柔靡，聲口已慣，不能轉勁，又去聲唱法，頗須用力，不若平讀之可以隨口念過，一則循習使然，一則偸氣就易，又久無審音者爲之整頓，遂使

去聲盡亡，北音絕響，最可慨也！

入聲派三聲法

北曲無入聲，將入聲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即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即止，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也？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拖腔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爲假借。惟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淸眞，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寬假，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非若南曲之皆似平聲，無相徑庭也。故觀派入三聲之法，則北曲之出字淸眞，益可徵據，此探微之論也。至派入三聲異同之法，又別有論。

入聲讀法

北曲皆遵中州音韻，其平上去三聲，皆與唐韻及洪武正韻等相同，其有異者，百中之一耳。其五音四呼，亦不相遠，若入聲之字皆派入三聲，竟有大相徑庭，全非其字者。何也？蓋三聲多連合

一貫，獨至入聲而別，有有三聲而無入聲之字，亦有有入聲而無三聲之字。今北曲無入聲之唱，盡將入聲唱作三聲，而三聲中無此字，則不得不另作一聲矣。如曲字，本邱六切，若本音之平聲，則邱都切，是有聲無字矣，故變而作區。樂字，本盧各切，若本音之平聲，則盧沙切，亦有聲無字矣，故變而作勞。其餘如：削之爲宵，鶴之爲浩，不一而足。自六經子史皆同，不獨中州音韻爲然也。惟古韻從無此讀法，而五音四呼又不通者，此乃當時之土音，則不妨或從古音，或從今音，不必悉遵其讀也。又其派入三聲，有一定之法，與古音亦稍殊。如鹿字，中州韻作去聲音露，古音露，亦音盧，出字中州韻作上聲音杵，古音作平聲，則亦知切，作去聲，則亦至切，三聲多有通融之處。蓋入之讀作三聲者，緣古人有韻之文，皆以長言咏嘆出之，其聲一長，則入聲之字自然歸入三聲，此聲音之理，非人所能強也。故古人有此讀法者，三聲原可通用，不必盡從中州韻；如從無此音者，則不可自我亂之，恐人之難辨也。試從古音，一一考之，則入聲派入三聲之故可明，而三代已前之歌法，亦可推測而知矣。

歸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淸而已。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別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即屬公共之響，況有絲竹一和，尤易混入。譬如

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祇能分別工尺，令聽者一聆而知其爲何調，斷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何字也。蓋簫管止有工尺，無字面，此人聲之所以可貴也。四聲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而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爲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鐘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鐘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口，使其聲朗朗如叩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切勿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十轉百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即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鑿鑿然知爲某字也。況字眞則義理切實，所談何事，所說何人，悲歡喜怒，神情畢出；若字不清，則音調雖和，而動人不易，譬如禽獸之悲鳴喜舞，雖情有可相通，終與人類不能親切相感也。但人之喉嚨，靈頑不一，靈者則各韻自能分出各韻之音。頑者一味響亮，不能鑿鑿分別，即字面不差，而一放則不甚相遠，又有幾韻能分，幾韻不能分，各因其聲之所近，以爲優劣。若十九韻，俱能分者絕少。此又得之天分，非人力所能強也。

收聲

天下知出聲之法爲最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呼四聲五音無誤，則其字已的

確可辨，猶人所易知而易能也。惟收聲之法，則不但當審之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俱不可分毫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著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著力，其口始終開而不閤；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著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尤難，蓋方聲之放時，氣足而聲縱，尚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換口訣，略一放鬆，而咿啞嗚吃之聲隨之，不知收入何宮矣。故收聲之時，尤必加意扣住，如寫字之法，每筆必有結束，越到結束之處，越有精神，越有頓挫，則不但本字清眞，卽下字之頭，亦得另起峯巒，益覺分明透露，此古法之所極重，而唱家之所易忽，不得不力爲剖明者也。然亦有二等焉：一則當重頓，一則當輕勒。重頓者，煞字煞句，到此嶄然劃斷，此易曉也；輕勒者，過文連句，到此委宛脫卸，此難曉也。蓋重者其聲濁而方，輕者其聲清而圓，其界限之分明則一，能知此，則收聲之法，思過半矣。

交代

凡曲以清朗爲主，欲令人人知所唱之爲何曲，必須字字響亮。然有聲極響亮，而大仍不能知爲何語者，何也？此交代不明也。何爲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首腹尾，必首腹尾音已盡，然後再出一

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爲交代不清。況聲音愈響，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百石之鐘，一叩後之，即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愈響，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響亮之喉，宜自省焉。不得恃聲高字眞，必謂人人能曉也。

宮調

古人分立宮調，各有鑿鑿不可移易之處。其淵源不可得而尋，而其大旨，猶可按詞而求之者，如：黃鐘調，唱得富貴纏綿；南呂調，唱得感歎悲傷之類。其聲之變，雖係人之唱法不同，實由此調之平仄陰陽，配合成格，適成其富貴纏綿，感歎悲傷，而詞語事實，又與之合，則宮調與唱法須得矣。故古人塡詞，遇富貴纏綿之事，則用黃鐘宮，遇感歎悲傷之事，則用南呂宮，此一定之法也。後世塡詞家，不明此理，將富貴纏綿之事，亦用南呂調，遇感歎悲傷之事，亦用黃鐘調，使唱者從調則與事違，從事則與調違，此作詞者之過也。若詞調相合，而唱者不能尋宮別調，則咎在唱者矣。近來傳奇，合法者雖少，而不甚相反者尙多，仍宜依本調如何音節，唱出神理，方不失古人配合宮調之本，否則盡忘其所以然，而宮調爲虛名矣。

陰調陽調

古人唱法，所謂陰陽者，乃字之陰陽，非人聲之陰陽也。字之陰陽者，如東爲陰，同爲陽，二字自有清濁輕重之別。至人聲之陰陽，則逼緊其喉，而作雌聲者，謂之陰調；放開其喉，而作雄聲者，謂之陽調。遇高字則唱陰，遇低字則唱陽，此大謬也。夫堂堂男子，唱正大雄豪之曲，而逼緊其喉，不但與其人不相稱，卽字面斷不能眞。蓋喉間逼緊，則字面皆從喉中出，而舌齒牙唇，俱不能著力，開齊撮合，亦大半不能收準，卽使出聲之後，作意分清，終不若卽從舌齒牙唇者之親切分明也。惟優人之作旦者，欲効女聲，則不得不逼緊其喉，此則純用陰調者。然卽陰調之中，亦有陰陽之別，非一味逼緊也。若陽調中之陰陽，放開直出者爲陽之陽，將喉收細揭高，世之所謂小堂調者，爲陽之陰，此則一起一倒，無曲不有，而逼緊之陰不與焉。今之逼緊喉嚨者，乃欲唱高調而不能，故用力夾住吊起，不覺犯逼緊之病，一則喉本不佳，一則不善用喉之故也。然逼緊之字，亦間有之，高調之曲，連轉幾字幾腔，層層泛起，愈轉愈高，則音必愈細，陽聲已竭，喉底之眞氣出而接之，自然聲出至深，與逼緊相似，此乃自然而然，非有意爲之，若世俗之所謂陰調也。至近日之所謂時曲清曲者，則字字逼緊，俱從喉中一絲吐出，依然講五音四呼之法，實則五音四呼何處著力，以至聽者一字不能分辨，此曲之下賤，風流掃地矣。

字句不拘之調亦有一定格法

北曲中，有不拘句字多少，可以增損之格，如黃鐘之黃鐘尾，仙呂之混江龍，南呂之草池春之類。而世之作此調者，遂隨筆寫去，絕無格式，眞乃笑談？要知果可隨意長短，何以仍謂之黃鐘尾，而不名之爲混江龍，又不謂之草池春，且何以黃鐘尾不可入仙呂，混江龍不可入南呂耶？此眞不思之甚。而訂譜者，亦僅以不拘字概之，全無格式，令後人易誤也。蓋不拘字句者，謂此一調字句不妨多寡，原謂在此一調中增減，並不謂可增減在他調也。然則一調，自有一調章法句法及音節，森然不可移易，不過謂同此句法，而此句不妨多增，同此音節，而此音不妨疊唱耳。然亦只中間發揮之處，因上文文勢趨下，才高思湧，一瀉難收，依調循聲，鋪敍滿意，既不踰格，亦不失調。至若起調之一二句，及收調之一二句，則陰陽平仄，一字不可移易增減，如此，則聽者方能確然審其爲何調，否則竟爲無調之曲，荒謬極矣！細考舊曲，自能悟之，不能悉錄也。

曲情

唱曲之法，不但聲之宜講，而得曲之情爲尤重。蓋聲者衆曲之所盡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獨異，不但生旦丑淨，口氣各殊，凡忠義奸邪，風流鄙俗，悲歡思慕，事各不同，使詞雖工妙，而唱者不

得其情，則邪正不分，悲喜無別，卽聲音絕妙，而與曲詞相背，不但不能動人，反令聽者索然無味矣。然此不僅於口訣中求之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必唱者先設身處地，摹倣其人之性情氣像，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後其形容逼眞，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爲度曲矣。故必先明曲中之意義曲折，則啓口之時，自不求似而自合。若世之止能尋腔依調者，雖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而不足語以感人動神之微義也。

起調

唱法之最緊要不可忽者，在於起調之一字。通首之調，皆此字領之；通首之勢，皆此字蓄之；通首之神，皆此字貫之；通首之喉，皆此字開之。如治絲者，引其端而後能竟其緒，此一字，乃端也。未有失其端而緒不紊者。人但知調從此字爲始，高則入某調，低則入某調，七調從此而定，此語誠然，不知此乃其大端耳。其轉變之法，蓋無窮盡焉。有唱高調，而此字反宜低者；有唱低調，而此字反宜高者；亦有唱高宜高，唱低宜低者；有宜陰起翻陽者；有宜陽起翻陰者；亦有宜先將此字輕輕蓄勢，唱過二三字，方起調者。此字一硬，則全曲皆硬，此字一和，則全曲自和。故此一字者，造端在此，關鍵在此。其詳審安頓之法，不可不十分加意也。

斷腔

南曲之唱，以連爲主。北曲之唱，以斷爲主，不特句斷字斷，卽一字之中，亦有斷腔，且一腔之中，又有幾斷者；惟能斷，則神情方顯，此北曲第一喫緊之處也。而其法則非一端：有另起之斷，有連上之斷，有一輕一重之斷，有一收一放之斷，有一陰一陽之斷，有一口氣而忽然一斷，有一連幾斷，有斷而換聲吐字，有斷而寂然頓住。以上諸法，南曲亦間有之，然不若北曲之多。禮記所云：曲如折，止如槁木；正此之謂也。近時南曲盛行，不但字法皆南，卽有斷法，亦是南曲之斷，與北曲迥別。蓋南曲之斷，乃連中之斷，不以斷爲重，北曲未嘗不連，乃斷中之連，愈斷則愈連，一應神情，皆在斷中頓出。故知斷法之精微，則北曲之神理，思過半矣。然斷與頓挫不同。頓挫者，曲中之起倒節奏；斷者，聲音之轉折機關也。

頓挫

唱曲之妙，全在頓挫，必一唱而形神畢出，隔垣聽之，其人之裝束形容，顏色氣象，及舉止瞻顧，宛然如見，方是曲之盡境。此其訣全在頓挫。頓挫得款，則其中之神理自出，如喜悅之處，一頓挫而和樂出；傷感之處，一頓挫而悲恨出；風月之場，一頓挫而艷情出；威武之人，一頓挫而英氣

出；此曲情之所最重也。況一人之聲，連唱數字，雖氣足者，亦不能接續，頓挫之時，正唱者因以歇氣取氣，亦於唱曲之聲，大有補益。今人不通文理，不知此曲該於何處頓挫。又一調相傳，守而不變，少加頓挫，卽不能合着板眼，所以一味直呼，全無節奏，不特曲情盡失，且令唱者氣竭；此文理所以不可無也。要知曲文斷落之處，文理必當如此者，板眼不妨略爲伸縮，是又在明於宮調者爲之增損也。

輕重

聲之高低，與輕重全然不同。今則悞以輕重爲高低，所以唱高字則用力叫呼，唱低字則隨口帶過，此大謬也。高低之法，詳於高腔輕過篇。今先明輕重之法：輕者，鬆放其喉，聲在喉之上一面，吐字淸圓飄逸之謂。重者，按捺其喉，聲在喉之下一面，吐字平實沈著之謂。凡從容喜悅，及俊雅之人，語宜用輕；急迫惱怒，及粗猛之人，語宜用重。又有一句之中，某字當輕，某字當重；亦有一調之中，某句當輕，某句當重，總不一定。但輕重又非響不響之謂也；有輕而不響者，有輕而反響者，有重而響者，有重而反不響者。蓋高低者，調也；輕重者，氣也；響不響者，聲也；似同而實異，細別之自顯然，但不明言之，則習而不察耳。

徐疾

曲之徐疾，亦有一定之節。始唱少緩，後唱少促，此章法之徐疾也；閒事宜緩，急事宜促，此時勢之徐疾也；摹情玩景宜緩，辨駁趨走宜促，此情理之徐疾也。然徐必有節，神氣一貫。疾亦有度，字句分明。倘徐而散漫無收，疾而糊塗一片，皆大繆也。然太徐之害猶小，太疾之害尤大。今之疾唱者，竟隨口亂道，較之常人言語更快，不特字句不明，並唱字之義全失之矣。惟演劇之場，或有重字叠句，形容一時急迫之象，及收曲幾句，其疾宜更甚於尋常言語者，然亦必字字分明，皎皎落落，無一字輕過，內中遇緊要眼目，又必跌宕而出之，聽者聆之，字句甚短，而音節反覺甚長，方爲合度；舍此則寧徐無疾也。曲品之高下，大半在徐疾之分，唱者須自審之。

重音疊字

重音者，二字之音相近，如逢蒙、希夷之類，聽者易疑爲兩字相同是也。叠字者，如飄飄、隱隱之類，聽者易疑爲一字兩腔是也。此等最宜留意。凡唱重音之字，則必將字頭作意分別，如陰陽輕重，四呼五音，必有不同之處，剔清字面，則聽者鑿鑿知爲兩音矣。唱叠字之音，則必界限分明，念完上字之音，鈎清頓住，然後另起字頭，又必與前字略分異同，或一輕一重，一高一低，

一徐一疾之類，譬之作書之法，一帖之中，其字數見，無相同者，則聽者鑿鑿知爲兩字矣。此等雖係曲中之末節，而口訣之妙，反於此見長。若工夫不到，至此竟無把握也。

高腔輕過

腔之高低，不係聲之響不響也。蓋所謂高者，音高，非聲高也。音與聲大不同。用力呼字，使人遠聞，謂之聲高；揭起字聲，使之向上，謂之音高。卽如同是一曲，唱上字尺字調，則聲雖用力而音總低，唱正調乙字調，則聲雖不用力而音總高，此在喉中之氣向上向下之別耳。凡高音之響，必狹、必細、必銳、必深；低音之響，必闊、必粗，必鈍、必淺。如此字要高唱，不必用力儘呼，惟將此字做狹、做細、做銳、做深，則音自高矣。今人不會此意，凡遇高腔，往往將細狹深銳之法，變成陰調，此又似是而非也。蓋陽調有陽調之高低，陰調有陰調之高低，若改陽爲陰謂之高，則陰之當高者，又何改耶？且調有斷不可陰者，若改陽爲陰，又失本調之體矣。能知唱高音之法，則下等之喉，亦可進於中等，中等可進於上等。凡遇當高揭之字，照上法將氣提起透出，吹者按譜順從，則聽者已淸晳明亮，唱者又全不費力。蓋字之高下一定，而人之聲音各別，能知此，則人人可唱高音之曲，各如其人之分量，而無脫調之虞，否則唱高調之曲，必極響之喉方可，而喉之稍次者只宜唱低調之曲，是調以人分，而一人之聲，只可限以一調，略高卽屬勉強

矣。此不知高腔輕過之法也。

低腔重煞

低腔與輕腔不同。輕腔者，將字音微逗，其聲必清細而柔媚，與重字反對。若低腔則與高字反對，聲雖不必響亮，而字面更須沈著。凡情深氣盛之曲，低腔反最多，能寫沈鬱不舒之情，故低腔宜重、宜緩、宜沈、宜頓，與輕腔絕不相同。今之唱低腔者，反以爲偸力之地，隨口念過，遂使神情渙漫，語氣不續，不知曲之神理，全在低腔也。

一字高低不一

字之配入工尺，高低本無一定，如世所傳儀禮通傳樂譜，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爲蕤，有爲林，嘉爲應，賓爲南；次章則我爲林，有爲南，嘉爲應，賓爲黃，諸律旋用，則高低互易，從古如此，所以天下有不入調之曲，而無不可唱之曲。曲之不入調者，字句不准，陰陽不分，平仄失調是也。無不可唱者，遷低就高，遷高就低，平聲仄讀，仄聲平讀，凡不合調不成調之曲，皆可被之管絃矣。然必字字讀眞，而能不失宮調，諧和絲竹，方爲合度之曲耳。故曲之工不工，唱者居其半，而作曲者居其半也。曲盡合調，而唱者違之，其咎在唱者；曲不合調，則使唱者依

調則非其字，依字則非其調，勢必改讀字音，遷就其聲以合調，則調雖是而字面不眞，曲之不工，作曲者不能辭其責也。故字聲之高下，可以通融者，如鹿鳴所譜之類，原可以出入轉移，其不可通融之處，則斷不得用此一字，而離宮失調，亦不得因欲合調，而出韻乖聲，故作曲者與唱曲者，不可不相謀也。

出音必純

凡出字之後，必始終一音，則腔雖數轉，聽者仍知爲卽此一字，不但五音四呼，不可互易，並不可忽陰忽陽，忽重忽輕，忽清忽濁，忽高忽低，方爲純粹。凡犯此病者，或因沙澁之喉，不能一線到底，或因隨口轉換，漫不經心，以致一字之頭腹尾，往往互異，不但聽者不淸，卽絲竹亦難合和。故必平日先將喉嚨，洗刷淸明，使聲出一線，則隨其字之淸濁高下，俱不至一字數聲矣。

句韻必淸

牌調之別，全在字句及限韻。某調當幾句，某句當幾字，及當韻不當韻，調之分別，全在乎此。唱者遵此不失，自然事理明曉，神情畢出，宮調井然。今乃只顧腔板，句韻蕩然，當連不連，當斷不斷，遇何調則依工尺之高低，唱完而止，則古之鑿鑿分別幾句幾字幾韻，全然可以不必也。

蓋言語不斷，雖室人不解其情，文章無句，雖通人不曉其義，況於唱曲耶？如琵琶辭朝折喙木兒『事親事君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却不道母死王陵歸漢朝』。近時唱者，道字拖腔，連下人字，孝字急疾，並接却字，是句韻皆失矣！如此者十之四五。試令今之登場者，依崑腔之唱法，聽者能辨其幾句幾韻，百不能得一也。句韻之法，不幾盡喪耶？惟北曲倘有句可尋，有韻可辨，然亦不能收淸收足，此亦漸染於崑腔所致。崑腔作法之始，原不至如此之極，而流弊不可不亟拯也。餘見頓挫、斷腔諸篇。

定板

板之設，所以節字句，排腔調，齊人聲也。南曲之板，分毫不可假借，惟北曲之板，竟有不相同者。蓋南曲惟引子無板，餘皆有板，北曲則祗有底板，無實板之曲極多。又南曲之字句，無一調無定格，而北曲則不拘字句之調極多。又南曲襯字極少，少則一字幾腔，板在何字何腔，千首一律；若北曲則襯字極多，板必有不能承接之處，中間不能不增出一板，此南之所以有定，北之所以無定也。且元人之曲，不但以虛字爲襯，且有以實字爲襯者，如本調當用天地人三實字爲句，若祗襯一二虛字在三字上，仍是三字句，乃竟用春夏秋冬四實字爲句，則將以何字作襯字耶？則不但襯多難簇，且正襯不分，此板之所以尤無定也。然無定之中，又有一定者，蓋板殊則腔殊，

腔殊則調殊，板一失，則宮調將不可考矣。故惟過文轉接之間，板可略爲增損，所以便歌也。至緊要之處，板不可少有移易，所以存調也。此北曲之板雖寬而實未嘗不嚴也。

底板唱法

南曲惟引子用底板，餘皆有定板。北曲則底板甚多。何也？蓋南曲之板以節字，不以節句；北曲之板以節句，不以節字。節字則板必繁，節句則一句一板足矣。惟著議論描寫，及轉折頓挫之曲，亦用實板節字，然亦不若南曲之密。凡唱底板之曲，必音節悠長，聲調宏放，氣緩辭舒，方稱合度。又必於轉接出落之間，自生頓挫，無節之中，處處皆節，無板之處，勝於有板，如鶴鳴九皐，干雲直上，又如天際風箏，宮商自協，方爲能品。此可意會，非可言辭也。

〔註〕原書題『吳江徐大椿靈胎著』。

樂府傳聲序

崑腔，南北曲之所由來者，從古樂而變新聲也。大凡度曲，必須以四聲五音，南北字面，用氣用喉諸色，則考證明晰，然後歌之，方不失新聲，卽古樂之旨也。今之唱崑者，心傳口授，襲謬承訛，是徒得其貌，而未得其眞也。余賦性耽斯，摸索已四十年，其聲音字面，尙有書可證可參，不難意會，惟用氣用喉，審情度理，全在心領神會，刻意揣摩，日久月深，始識自然之妙，而自然之妙，亦實實難以言傳也。辛亥館福山，得王心池茂才出所藏樂府傳聲示之。是篇爲吳江徐靈胎先生所著，泝本追源，傳聲示法，融會貫通，無微不顯，度曲宗之，可謂盡善盡美矣。余愛而寶之，擬卽付刻，以公同好。惟年來碌碌未遑，秘而未發。玆同小閑，願酬初志，更得同人助以授梓，俾樂於斯者，早睹爲快耳。咸豐九年五月經三百六十甲子無我道人識。

敍

度曲之道，非博采問難，時般切磋，不能盡善盡美，若淺見寡聞者，又安能領略其道耶？玠生長東隅，音隨北韻，雖賦性相近，而醯鷄處甕，見等測蠡，旣鮮能事相傳，復乏知音晉接，孜孜者數十年仍是門外漢耳。今春館育梨，遇吳子小岡，徐示以審聲辨韻，尋節傳情之道，無不各盡其妙，津津娓娓，不倦不煩，且見攻苦之功，深益切心，欽而永佩。因憶余亦有舊藏靈胎徐公手輯樂府傳聲一帙，出請參證。而吳子喜其論斷剖決，極盡精微，特索而付梓，以公同好。夫徐公之輯著，惠固高深，得吳子之録傳，功堪並美；若同志者之受益，又豈敢有忘，是爲敍。

咸豐辛亥夏四月福山王保玠心池氏拜手。

牌調各有定譜

凡曲七調，自有定格，如某牌名係某宮，則應用某調，方爲合度。若不按成譜，任意妄擬，則高低自不叶調。卽如商調之山坡羊，自應歸凡調，南呂之懶畫眉，自應唱六字調，若高一調吹之，不但唱者喫力，徒然揭斷嗓子，且不中聽，曲情節奏，全然沒有；低一調吹之，雄壯激烈之曲，勢必萎靡沈鬱，寂靜之音，愈覺幽晦，識者掩口失笑矣。

辨四音訣

平聲平道莫低昂。　上聲高呼猛力強。

去聲分明直遠送。　入聲短促急收藏。

辨五音訣

欲知宮，舌居中。（中喉音）　欲知商，口開張。（齒頭正齒音）

欲知角，舌縮却。（牙音）　欲知徵，舌柱齒。（舌頭舌上音）

欲知羽，撮口取。（唇重唇輕）

辨聲音要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並五行。難呼語氣皆名濁，易紐言詞盡屬清。唇上碧班邠豹卜，舌頭當滴迭都丁。撮唇呼虎烏塢汚，捲舌伊幽乙意英。閉口披頗潘坡拍，齊齒之音實始成。正齒正征眞志只，穿牙查摘塞箏笙。唇齒分敷方奉復，鼻唇工共故宮肱。引喉勾狗鷗喉厄，隨鼻蒿毫好赫亨。上腭囂妖高嬌轎，平牙臻節怎說生。縱唇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拿詫宅根。含口甘合鹹檻呷，口開何可我歌羮。大抵宮商角徵羽，應須紐算最爲清。要知叶韻須遵母，務必經心講究明。

樂府傳聲序

樂備於八音，成於人聲。人聲以音均爲體，以歌曲爲用。漢初詔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而樂府之三正調，曰平，曰淸，曰瑟，二變調，曰楚，曰側，始著聲於協律。至齊梁，而樂府盡。至宋元，而樂府復興。其以燕樂宮商羽十五調，施於用，與漢之三調，名異實同。至崑山之魏良輔之南曲水磨腔出，而人聲之著於歌曲也尤準。徐靈胎氏生長吳會，稔其遺法，著爲樂府傳聲二卷，爲知音者所宗。余子經畬，得此鈔本於金陵舊家，以其有裨於韻學，可以上窺漢宋燕樂之源，因刻以問世云。

光緖辛巳仲春督楚使者合肥李瀚章題。

樂府傳聲後記

本編所重印的樂府傳聲，是以豐草亭原刻本做底本。此外並以無我道人、王葆心、李瀚章三篇序文，和吳桂刊本所增加的四節文字作爲附錄。

傳奇彙考標目

清・無名氏編

傳奇彙考標目提要

傳奇彙考標目二卷，編者不詳。這書雖然附在傳奇彙考前面，但所著錄，多與傳奇彙考不合，並不是傳奇彙考的目錄，而是另外一個獨立的曲目。從其內容來看，像是就呂天成曲品、高奕新傳奇品加以補充擴展而成。所著錄的作家，最晚的止於孔尚任、洪昇、萬樹等人，可以推定作者成書的年代，約在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王國維作曲錄，很多材料曾引用傳奇彙考，但是曲錄裏所說的『右見傳奇彙考』云云，往往並不是根據傳奇彙考，而是根據這本傳奇彙考標目。又，當時王國維所見的傳奇彙考標目，可能是一個有些殘缺的本子，所以有的地方還有遺漏，例如奈何天、雙錘記等不錄別名，無名氏作品中不見漢宮春、博浪沙等若干名目，合錦傳奇並不單列等，都可以看到這一點。像這些，恐怕都不是編曲錄時故意從略的。

傳奇彙考標目二卷，一向只見有鈔本流傳。各本之間，不免有脫字、訛筆、缺葉的差異，但沒有大出入。只有一個經過增補的本子（下面稱這一本子爲『別本』），內容很多不同。別本的原本，現在不詳下落。在傳鈔本的末尾，有一段跋語說：

右傳奇彙考標目二册，書賈持來求善價。開化紙工楷精鈔，黃臘銀牋標簽，裝潢類內府流出者。首有『寶敦樓珍藏』朱文印。間有朱筆批補，未考誰何人手墨。內多曲錄所未著者。以索値太昂，因錄副本璧還之。記其緣起如此。丙寅秋七月，伯玿。

原跋後面有兩方圖章，一個是朱文『星吾』二字，一個是白文『李』字。按：曲錄問世以後的丙寅，當是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三年，蔡寄甫從南海李伯玿煉石補天樓的鈔本過錄了一個副本，加以校補。一九四四年，邵茗生又轉錄了蔡氏校補本，再加增訂。邵氏增訂本有原稿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藝術局資料室藏；有節錄本，傅惜華藏。

傳奇彙考標目 卷上

清・無名氏編〔註〕

元〔一〕

一〔二〕

高　明字則誠。東嘉人。

琵琶為王四而作。王四係賣菜人之子，故託名蔡邕，蓋隱寓『菜傭』也。

二〔三〕

格九思字敬忠，別號丹邱子。天台人。文宗朝仕為奎章閣鑒書博士。

荊釵舊傳為格丹邱之作。或云史浩門客所撰。未辨孰是，姑闕疑焉。

三〔四〕

施　惠字君美。武林人。

拜月亭今名幽閨。

四〔五〕

馬致遠號東籬，未詳何處人。

牧羊

五〔六〕

王實甫以字行，未著其名，亦未詳其居處。

破窰演呂蒙正事。實甫原本只北曲四折，後人演爲全本；其後又加改削。更名綵樓。

……〔七〕

明〔八〕

六〔九〕

香囊

邵弘治號半江，宜興人。官給諫。

七〔一〇〕

徐　元字叔回。錢塘人。

八義本元人孤兒記而改削之。

八〔一一〕

金印原名合縱。

蘇復之字居無考。

九〔一三〕

王雨舟以字行，未著其名。烏鎮人。

連環

一〇（一三）

沈　釆　字練川。居處未詳。

千金　還帶　演裴晉公香山事。因楊一淸生日故作此以壽之。　四節

一一（一四）

姚茂良　字靜山。武康人。

金丸　雙忠　精忠

一二（一五）

李開先　字中麓。章邱人。

寶劍　斷髮

一三（一六）

沈受先　字里未詳。

銀瓶　龍泉　三元　嬌紅

一四〔一七〕

邱　濬號瓊山，瓊州人。仕至大學士，謚文莊。

投筆　五倫亦名五倫全備。　舉鼎

一五〔一八〕

徐時勉字居未詳。

五福

一六〔一九〕

沈　璟字伯英，號寧庵，吳江人。世稱爲詞隱先生。萬曆間進士。所著有屬玉堂傳奇十七種行于時。

紅蕖鄭德璘事。　埋劍郭非卿事。　十孝　分錢疑是『分金』。

雙魚符郎事。　義俠　合衫　桃符

鴛衾　四異　分柑　珠串

鑿井　結髮　奇節　博笑

墜釵

一七〔二〇〕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歷間進士。所著有玉茗堂傳奇五種，皆行於時，而牡丹亭更膾炙人口。

紫釵　還魂亦名牡丹亭。　南柯　邯鄲

紫簫

一八〔二一〕

陸采字天池。江都人。

明珠　南西廂

一九〔二二〕

卜大臣字居無考。

冬青　乞麾

二〇〔二三〕

張鳳翼字伯起，號靈墟，別號冷然居士。吳縣人。所著有陽春六集。

紅拂胡懋禮亦有紅拂雜劇。　祝髮其母八十，作此爲壽。　竊符　虎符

灌園　扊扅又云端平川作。　平播總兵李應祥厚禮求作，事頗不實。

二一〔二四〕

顧大典字道行，號衡宇。吳江人。所著傳奇，有淸音閣四種。

青衫　葛衣　義乳　風教四段

二二〔二五〕

梁辰魚字伯龍，號少白。崑山人。

浣紗當時此曲傳播海外。

二三〔二六〕

曇花　彩毫　修文

屠隆字緯眞，號赤水，別號由拳山人。四明人。

二四〔二七〕

鄭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

玉玦　大節　五福

繡襦一云：『虛舟作玉玦，舊院人恥之，共醵金求薛近兗作此，以雪其事。』未詳孰是，姑存其說以備考。

二五〔二八〕

藍橋

龍膺字朱陵。武陵人。

二六〔二九〕

玉合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

二七〔三〇〕

鄭之文 字豹先。南城人。一云：『字應尼。新城人。』

白練裙 係嘲馬湘蘭而作。或云：『與休寧吳兆非熊共爲之。一時青樓側目，大有樊川薄倖之名。』

旗亭　芍藥

二八〔三一〕

葉憲祖 字相攸，號桐柏。餘姚人。

玉麟 三蘇事。　雙卿　鸞鎞　四艷

金鎖 一云：『袁于令作。』或云：『桐柏初稿，袁于令又改定之。』

二九〔三二〕

汪廷訥 字昌期。休寧人。

高士　天書　長生　獅吼

投桃 潘用中事。　二閣 朱生事。　同昇　三祝 范文正事。

種玉　七國

三〇〔三三〕

佘聿雲未詳其名，以字行。池州人。

量江樊若水事。

三一〔三四〕

馮夢龍字子猶。吳郡人。有墨憨齋傳奇行於世。

雙雄

三二〔三五〕

戴子晉字金蟾。永嘉人。

青蓮　鞦鞨

三三〔三六〕

車任遠字柅齋。上虞人。

四夢　彈鋏

三四〔三七〕

顧希雍字懋仁。崑山人。

五鼎

三五〔三八〕

顧仲雍字懋儉。崑山人。

椒觴一云：『陸天池作。』

三六〔三九〕

祝長生金粟人。其姓名、居址，疑皆寓言。

紅葉

三七〔四〇〕

錦箋

周螺冠字居未詳。

三八〔四一〕

沈　鯨字涅川。當湖人。

雙珠

分鞋亦名易鞋，或云：『陸天池所作。』

鮫綃

青瑣或云：『此二種均非涅川所作。』

三九〔四二〕

黃伯羽號釣叟。上海人。

蛟虎

四〇〔四三〕

陸　弼字無從。江都人。布衣稱詩，大有時名。

存孤李文姬事。

四一〔四四〕

謝　讜號海門。上虞人。

四喜二宋事。

四二〔四五〕

謝廷諒字九紊。湖廣人。

紈扇申伯湘事。

四三〔四六〕

陳汝元字太乙。會稽人。

金蓮三蘇事。

紫環

四四〔四七〕

許　潮字時泉。靖州人。

泰和

錢直之號海屋。會稽人。

四五〔四八〕

忠節

四六〔四九〕

符節 汲黯事。

章大倫字金定。錢塘人。

四七〔五〇〕

玉簪

高濂字深甫，號瑞南。錢塘人。

節孝

四八〔五一〕

程叔子名里未詳。

望雲狄梁公事。

四九〔五二〕

金無垢號逍遙。鄞縣人。

呼盧劉寄奴事。

五〇〔五三〕

吳世美字叔華。烏程人。

驚鴻

五一〔五四〕

陳濟之字利川。無錫人。

題橋司馬相如事。

五二〔五五〕

綠漪
揚柔勝字新吾。武進人。

五三〔五六〕
雙烈韓蘄王事。
張午山名里無考。

五四〔五七〕
歌風漢高祖事。
庾　更字生子，杭州人。

五五〔五八〕
禁烟介之推事。
盧雀江逸其名。無錫人。

五六〔五九〕

兩宜居士未知何許人，故隱其名而以號著，俾人無可考。其亦逃名者歟？後皆倣此，不另註。

鋸鋙晉公子重耳事。

五七〔六〇〕

湯賓楊未詳其名與其出處。

玉魚郭汾陽王事。

五八〔六一〕

秋間居士

奪解鬱輪袍事。

五九〔六二〕

王錂字劍池。錢塘人。

春蕪宋玉事。

六〇〔六三〕

合璧　謝大紳事。

王　恆　字貞伯。杭州人。

六一〔六四〕

鹿陽外史

雙環　木蘭從軍事。

六二〔六五〕

吳　鵬　字圖南。宜興人。

金魚　韓君平事。

六三〔六六〕

吳大震　字東宇，號長孺。休寧人。

練囊　或云：『此與張仲豫合作。』

龍劍　平寧夏哱賊事。

六四〔六七〕

張從德號同谷。海寧人。

純孝董黯行孝事。

六五〔六八〕

王玉峯逸其名。松江人。

梵香

六六〔六九〕

楊　珽字夷白。錢塘人。

龍膏張無頗事。

錦帶余迒事。

六七〔七〇〕

黃維楫字說仲。台州人。

龍綃柳毅傳書事。

六八〔七一〕

心一子

遇仙 董永事。

六九〔七二〕

顧　瑾字懷琳。松江人。

佩印 朱買臣事。

七〇〔七三〕

涵陽子東嘉人。故隱其名。

杖策 鄧禹年少封侯事。

七一〔七四〕

泰華山人

合劍 尉遲恭喋血禁門事。

七二〔七五〕

月榭主人

釵釧

七三〔七六〕

陸江樓名里未詳。

玉釵李元璧忠節事。

七四〔七七〕

朱　期字萬山。上虞人。

玉丸此君自況。

七五〔七八〕

李玉田汀州人。未詳其名。

玉鐲王順卿麗情重會事。

七六〔七九〕

楊之炯字星水。餘姚人。

玉杵　裴航、崔護事。

七七〔八〇〕

張景巖字瀨賓。溧陽人。

分釵　伍生、二閽事。

七八〔八一〕

趙於禮號心雲。上虞人。

灌園亦名溉園，齊王法章事。

畫鶯

七九〔八二〕

鄒逢時字勝門。餘姚人。

覓蓮

八〇〔八三〕

丹管

汪宗姬字師文。徽州人。

八一〔八四〕

沈祚字希福。溧陽人。

指腹賈雲華還魂事，即今之一種情是也。

八二〔八五〕

馮之可號易亭。彭澤人。

護龍蠡陽子事。

八三〔八六〕

謝天祐號思山。杭州人。

狐裘孟嘗君事。

靖虜祖生擊楫事。

八四〔八七〕

黃廷俸字君選。海虞人。

白璧張儀事。　奇貨呂不韋事。

八五〔八八〕

吾邱瑞字國章。杭州人。吾邱，複姓，元高士吾邱衍之後。至今杭人猶有姓吾邱者。

合釵楊太眞事。

八六〔八九〕

龍渠翁安慶人。未詳其名。

藍田陽雍伯種玉事。

八七〔九〇〕

胡文煥號全菴。杭州人。

犀珮

八八〔九一〕

金懷玉字爾音。會稽人。

香囊江秋事。

摘星翟仲儒事。

綉被東漢王忳事。

寶釵傷犬中事。

完福王生事。

桃花崔護事。

望雲即狄梁公事，然與程叔子所作事雖同而詞實異。

妙相俗稱賽目連，即今時下所演之王氏女三世修是也。亦名葵花記。

八更紀匡衡事。

八九〔九二〕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前明詩人後七子之一。

鳴鳳

九〇〔九三〕

許自昌字元祐。吳縣人。所著有梅花墅傳奇數種，而唯水滸記最行於時。

水滸一名青樓。

九一〔九四〕

陳學究[illegible]。不知何處人。

躍鯉

九二（九五）

史槃字叔考。會稽人。

夢磊

九三（九六）

陽初子名里未詳。

紅梨

九四（九七）

周朝俊字稊玉。吳縣人。

紅梅袁中郎有删本。

九五（九八）

單　本號槎仙。會稽人。

露綬　蕉帕

九六〔九九〕

呂　文字天成。金華人。

神鏡

九七〔一〇〇〕

無名氏

白兎　玉環　殺狗　教子

羅囊　綈袍應侯范雎事。　鑲環藺相如事。　三晉趙簡子事。

百順　鸞釵　雙紅　千祥

鶼釵　金雀　異夢　四景

羅衫　雙孝　麒麟　黑鯉劉司獄事。

金花　題門　錦囊　吐絨

三桂一名三桂聯芳記。
衣珠
赤松留侯張良事。
離魂倩女事。
王煥
紅絲

蟠桃
懷香
金臺樂毅事。
菱花
臥冰
南樓

瑞玉
花園
犀合
江流
鴛簪

投梭
東郭
硨磲
箜篌乩仙筆。
東牆
張叶

……〔一〇一〕

傳奇彙考標目 卷下

明〔一〇二〕

九八〔一〇三〕

朱良卿名佐朝，以字行。吳縣人。

太極奏　四奇觀

九蓮燈　蓮花筏

清風寨　飛龍鳳

虎囊彈一云：『邱嶼雪作。』　建皇圖

軒轅鏡　錦雲裘

龍燈賺一云：『朱雲從作。』　萬壽冠

五代榮　雙和合

快活三一云：『張大復作。』　玉數珠

壽榮華　寶曇月

朝陽鳳　艷雲亭

萬花樓　党人碑一云：『邱嶼雪作。』

照膽鏡一云：『朱雲從作。』　瑞霓羅

元宵鬧一云：『李素甫作。』　御雪豹　石麟鏡　吉慶圖
漁家樂　乾坤嘯　贅神龍　纓絡會
牡丹圖　奪秋魁　血映石

九九〔一〇四〕

陳二白字于李。長洲人。

稱人心　綵衣歡　雙冠誥

一〇〇〔一〇五〕

邱嶼雪不知其名。常熟人。

一合相袁柳莊事。　幻緣箱　御袍恩　歲寒松楊椒山事。
百福帶　鬧勾欄

一〇一〔一〇六〕

盛際時字昌期。吳郡人。

雙虯判　胭脂雪　人中龍　飛龍蓋

一〇二〔一〇七〕

阮大鋮號圓海。懷寧人。所著有詠懷堂傳奇數種。而燕子箋最膾炙人口。

雙金榜　燕子箋　春燈謎亦名十錯認。　牟尼合

忠孝環

一〇三〔一〇八〕

沈　璟字伯英。號寧庵。吳江人。

一種情一云：『李元玉作。』　翠屏山　望湖亭　耆英會

一〇四〔一〇九〕

朱雲從字際飛。吳縣人。

雙奇俠一云：『高晉音作。』　靈犀鏡　齊眉案　石點頭

人面虎　別有天　小蓬萊　赤龍鬚

兒孫福　兩乘龍　萬壽鼎

一〇五〔二〇〕

姚子翼字襄侯。秀水人。

遍地錦　上林春　白玉堂　祥麟現

一〇六〔二一〕

王香裔名似閨秀，但未詳其里居。

非非想張幼于事。　黃金臺

一〇七〔二二〕

畢萬侯字晉卿。吳縣人。

紅芍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

一〇八〔二三〕

薛　旦字既揚。吳縣人。

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荆軻一云：『袁于令作。』　蘆中人

昭君夢　狀元旗

一〇九〔一一四〕

吳　炳號石渠。宜興人。所著有粲花五種。

綠牡丹　療妬羹小青事。　畫中人　情　郵

西　園

一一〇〔一一五〕

盧　柟字次楩。一字子木。大名人。詩名藉甚。所著有蠛蠓集。

想當然

一一一〔一一六〕

馮夢龍已見上卷。

萬事足　風流夢　雙雄重見。

一一二〔一一七〕

張四維字治卿。元成人。

雙烈

一一三〔一一八〕

王無功名巽。郃陽人。

弄珠樓　百花亭　靈犀佩

一一四〔一一九〕

馬佶人字亘生，吳縣人。

梅花樓　荷花蕩　十景塘

一一五〔一二〇〕

范文若字香令，號荀鴨，又自稱吳儂。松江人。

花筵賺　鴛鴦棒　倩畫烟　勘皮鞾

夢花酣　花眉旦　金明池　雌雄旦

歡喜寃家

一一六〔二一〕

李素甫字位行。吳江人。

元宵鬧一云：『朱良卿作。』　稻花初　落花風　再生蓮

賣愁村

一一七〔二二〕

陳子玉字希甫。吳縣人。

三合笑　玉殿緣　歡喜緣

一一八〔二三〕

高晉音字太初。會稽人。

聚獸牌　錦中花　千金笑　擘香圓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韻　如意册

春秋筆　雙奇俠一云：「朱雲從作。」　貂裘賺　風雪緣

固哉翁　續青樓

一一九（一二四）

劉晉充字里未詳。

羅衫合　天馬媒　小桃園

一二〇（一二五）

馬守眞字湘蘭。江寧名妓。

三生傳

一二一（一二六）

雙遇蕉

吳千頃字汪度。長洲人。

一二二〔一二七〕

摘金圓

顧采屏崑山閨秀。

一二三〔一二八〕

白玉樓

蔣麟徵字瑞書。長洲人。一作：「字西宿。烏程人。」

一二四〔一二九〕

清風寨

史集之字友益。溧陽人。

五羊皮

一二五〔一三〇〕

醉揚州　鬧烏江　倒鴛鴦

朱寄林字樹聲。吳郡人。

一二六〔一三一〕

軟藍橋　情不斷

許炎南名有丁。海鹽人。

一二七〔一三二〕

雙螭璧　青缸嘯『缸』，疑是『虹』。

鄒玉卿號崑圃。長洲人。

一二八〔一三三〕

兩蝶詩　華山緣

王紫濤字里未詳。

一二九〔一三四〕

浮丘傲

王鳴九字鶴皋。吳縣人。

一三〇（一三五）

幻春園

沈浮中疑是孚中。字會古。錢塘人。明末生員。恃才傲物，人有『叱獸』之目。

一三一（一三六）

八葉霜

陸起頑字生公。吳縣人。

一三二（一三七）

龍華會

王翊千字起鳳。太倉人。

一三三（一三八）

續精忠

湯子垂字里未詳。

一三四〔一三九〕

程麗先字光鉅。新安人。

雙麟瑞　笑笑緣

一三五〔一四〇〕

程子偉字正夫。江都人。

雪香緣

一三六〔一四一〕

劉藍生未詳其字里。

雙忠孝　半塘會

一三七〔一四二〕

石子斐字成章。紹興人。

正昭陽 一三八〔一四三〕

陳江曉不知其詳。

讀書種 一三九〔一四四〕

雙溪鷹山

芙蓉樓 一四〇〔一四五〕

蒼山子

廣寒香 一四一〔一四六〕

孫仁孺即白雪樓主人。

醉鄉記用烏有先生、無是公、毛穎等事。

一四二〔一四七〕

許自昌字元祐。吳縣人。所著有梅花墅傳奇數種。已見上卷。

報主記趙子龍事。　靈犀佩　弄珠樓

一四三〔一四八〕

李華峯名宗泰。長洲人。

清風亭

一四四〔一四九〕

陳與郊字禺陽。海寧人。

鸚鵡洲

一四五〔一五〇〕

朱　鼎字永懷。崑山人。

玉鏡台溫太眞事。

一四六〔一五一〕

四大癡

李九標字逢時。武陵人。

一四七〔一五二〕

崖山烈

朱九經字里未詳。

一四八〔一五三〕

鏡中花

李雨商號桑林。河南人。

一四九〔一五四〕

翻西廂
周公魯字公望。崑山人。
一五〇〔一五五〕
秋堂和尚
雁翎甲
本朝〔一五六〕
一五一〔一五七〕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仕至國子監祭酒。所著有梅村集。前
秣陵春
一五二〔一五八〕

李　玉字元玉。吳縣人。所著有一笠庵傳奇。

一捧雪　人獸關　永團圓　占花魁
五高風　雙龍佩　昊天塔　兩鬚眉
三生果　牛頭山　武當山　麒麟閣
虎丘山　長生像　千里舟　眉山秀
連城璧　千忠會　掛玉帶　清忠譜
意中緣　鳳雲翹　洛陽橋　太平錢
萬里緣　風雲會　羅天醮　麒麟種
萬民安　禪眞會　一種情一云：『沈孝庵作。』　翠屏山

一五三〔一五九〕

葉稚斐字美章，吳縣人。

三擊節　英雄槩　琥珀匙　開口笑
女開科　遜國疑即鐵冠圖。後半入靖難事。　八翼飛
人中人即東郭記事。

一五四〔一六〇〕

唐宇昭字寓昭。武進人。

桃花笑

一五五〔一六一〕

朱素臣未詳其字。吳縣人。

振三綱　一着先　萬年觴　錦衣歸

未央天　狻猊璧　忠孝閭　四聖子『子』，疑是『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現　龍鳳錢

瑤池宴朱買臣事。　朝陽鳳　全五福　通天台

大吉慶

一五六〔一六二〕

吳綺字園次，號聽翁。江都人。由中書舍人，仕爲湖州知府。所著有林蕙堂集。

秦樓月

一五七〔一六三〕

鄭小白未著其名。吳縣人。

金瓶梅

一五八〔一六四〕

龍燮字二爲。號改庵。安慶人。薦舉博學鴻詞，入翰林，官檢討，左遷大理寺評事。所著有石樓文集。

瓊花夢尙有蓉蓉城雜劇。

一五九〔一六五〕

顧彩字天石。無錫人。仕中書舍人。

桃花扇原係孔東塘所作，天石改爲合圓，稍潤色之。

一六〇〔一六六〕

後琵琶

徐長公名善。江都人。

大轉輪　珊瑚鞭

一六一〔一六七〕

沈友聲名樹人。吳縣人。

麗鳥媒

一六二〔一六八〕

周果庵名里未詳。

太白山　竹漉籬　八仙圖　火牛陣

錦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綈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

後西國『國』，疑『遊』。

一六三〔一六九〕

袁于令字令昭，號籜庵。吳縣人。仕至荊州知府。所著有劍嘯閣傳奇五種。

西樓　金鎖　玉符　珍珠衫

鷫鸘裘

一六四（一七〇）

張大復字星期。吳郡人。

如是觀　釣魚船　井中天　小春秋

天有眼　醉菩提　金剛鳳　發琅釧

龍飛報　吉祥兆　痴情譜　獺鏡緣

紫瓊瑤

一六五（一七一）

孔尚任號東塘。山東曲阜人。仕爲禮部員外。

小忽雷　桃花扇

一六六（一七二）

李　漁字笠翁。錢塘人。

萬年歡　蜃中樓　風箏誤　美人香

比目魚　奈何天一名奇福報。　凰求鳳　慎鸞交

巧團圓一名巧會合。　憐香伴

一六七〔一七三〕

汪　楫字舟次，號悔庵。江都人。由敕諭薦舉博學鴻詞，入翰林，官檢討，仕至福建布政使司。所著有悔齋集。

補天石即易水歌改本。

一六八〔一七四〕

周稺廉字冰持。松江人。

珊瑚玦

一六九〔一七五〕

洪　昇字昉思，號稗畦。錢塘人。

長生殿　錦繡圖　鬧高唐

萬　樹字紅友。江都人。

一七〇〔一七六〕

空青石　風流棒　念八翻

一七一〔一七七〕

黃兆森號石牧。上海人。

忠孝福

一七二〔一七八〕

汪　祚字敦士。江都人。

十賢記……〔一七九〕

一七三〔一八〇〕

無名氏

錦香亭　劉盼盼　陳光蕊　賈雲華
鄭孔目　林招得　陳巡檢　十二紅
瓊花女　同庚會　章臺柳　風流亭
翡翠園　一夜閙　鴛鴦燈　琵琶怨
韓玉箏　風流合　長生樂　小春秋
慶龍歸　通天犀　文武閙　月華圓
滿床笏　慶有餘　金魚佩　博浪沙
胥光劍　雄晶劍　旌陽劍　錦蒲團
狀元香　燕子樓　左飛龍　西川圖
鴛鴦笑　醉將軍　節義先　奪崑崙
續情燈　鐵弓緣　天下樂　義中尤
石榴花　出師表　丹晶墜　海潮音
道情緣　櫻桃詩　順天時　鷹揚會
于門譜　金鈿盒　賣花聲　續春秋

珊瑚柳　銅雀台　綉佛閣　喜聯登
鴛鴦絛　碧玉串　薄情種　尺素書
合薇鏡　白玉蟾　翻千金　昇平樂
凡仙祿　精忠旂　寶林崗　天緣夢
芙蓉識　東塔院　鬪鏤樹　飛熊兆
碧文犀　門寶蟾　文章用　再生緣
十奇緣　千忠錄　天緣會　風月仙
千鍾粟　赤松遊　靈犀鏡　犀鏡緣
賺青衫　褒忠譜　天緣箭　曇花風
洪都賦　英雄譜　洞庭秋　漢宮春
梧桐雨　雪裏梅　摘纓會　高唐夢
扶龍位　寶粧亭　紅綉鞋　錦香囊
瓻江樓　靈寶刀　馬嵬山　盤陀山
鐵冠圖　琉璃塔　錦上花　爛柯山
龍虎嘯　鬧花燈　楊枝露　歸元鏡

百寶箱　一捧花　五龍祚　二奇緣
五色蓮　五侯封　兩堅心　雙魁元
雙金環　八陣圖　十眉圖　杏花山
賣相思　綰春園　玉蜻蜓

一七四（一六一）

魚籃一名雙錯疊
雙錘一名合歡錘
四元一名小萊子
偸甲一名雁翎甲
雙瑞一名中庸解
補天一名小江東
十錯一名滿床笏
萬全一名富貴仙

一七五（一六二）

合錦傳奇

千秋節　三星照　四大慶　片片錦
忠義堂　江南春　倒銅旗　醉西湖
三跨鳳　合歡圖　埋輪亭　一品爵
定天山

一七六〔一六三〕

附六幻西廂

幻因　元才子會眞記即唐元稹所作會眞記、會眞詩。
搊幻　董解元西廂記上、下二集。
劇幻　王實甫西廂記四齣，共十六出。
賡幻　關漢卿西廂記即續後四出。
更幻　李日華南西廂記即六十種內所刻。三十八出。
幻住　陸天池南西廂記計三十七出。

〔註〕原本無著者題名。

傳奇彙考標目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傳奇彙考標目，是用無古齋所藏鈔本做底本。此本比較完整，並且脫譌之處，已經參考其它幾個鈔本加以訂補。

另外，又據別本作了校補。別本用的是邵氏增補原稿本，但對於其中蔡、邵兩家所補，只採用了其一部分：凡已見於曲錄和今樂考證等書的，從略；凡所據不實，因而誤補的，刪去；凡版本存佚，見否著錄之類，已超出原書體例範圍，而且也不够詳確，不錄；至於徵引的參考材料，也只摘要選用。

原書在每個作者之前，並不曾標有號數。現在所加的標號，是因爲兩本的次第、多寡不同，藉此以便於說明。

因爲是按每個作者來逐一說明兩本的異同，所以在校勘時只單獨列舉別本增加的和不同之處，這樣使更簡潔清楚。又在別本所增出的作者、作品上面，加以○號；蔡、邵兩家所補、所註，括以〔 〕號，使更容易識別。

〔一〕別本作『元傳奇』。

〔二〕別本第三

高則誠永嘉人。

趙貞女琵琶記即蔡伯喈。

○寒衣記

〔三〕別本第九

柯丹邱

王狀元荊釵記

〔四〕別本第五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

拜月亭且

○芙蓉城　　○周小郎月夜戲小喬

〔五〕別本第一

馬東籬名致遠。大都人。所著有青衫淚等雜劇。

蘇子卿風雪牧羊記

〔六〕別本第十五

王實甫大都人。〔名德信。〕

○西廂記　○紅拂記

〔七〕別本第二

○侯正卿名克中。眞定人。

○春風燕子樓

別本第四

○書會李七郎原題如此。『書會』二字，不可曉也。杭州人。

○蘇小卿怨楊柳　○鄭參軍蜘蛛記

別本第六

○楊酷叫名里未詳。『酷叫』亦不似其字，或有筆誤。

○副王莽　○氣球末　○王狀元扯休書　○宦門子第喬吊譚

○張華三撒撒

別本第七

○劉遠義名珏。大都人。

○張解元牆頭調鶯燕

別本第八

○王德仲大都人。一云即王實甫，然文詞拙鄙，不類也。

○襄陽府調狗掉刀

別本第十

○鐵叫郎字里未詳。

○賀昇平羣仙祝壽　○卓文君夜奔相如

別本第十一

○洪教授字里未詳。

○包待制捉旋風

別本第十二

○王伯成

○開元天寶遺事

別本第十三

○喬夢符名吉，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

○金縢

別本第十四

○汪澤民名里未詳。

○包待制七勘貨郎末

別本第十六

○徐仲由名晅。淳安人。

○柳文直元旦賀昇平

○王脩然玉環記　○鯁直張志誠　○王文舉月夜追倩魂　○杵藍田裴航遇仙

別本第十七

○書話關四名里未詳。

○梅妃旦　○劉寄奴

別本第十八

○布禮忽名里未詳。

○船子和尚四不犯

別本第十九

○王仲文名里未詳。

○呂太后搡韓信

別本第二十

○劉東生名里未詳。〔越人。〕

○金童玉女嬌紅記

別本第二十一

○吳昌齡名里未詳。

○西游記　○陶朱公五湖沈西施

別本第二十二

○王子一名里未詳。

○十面埋伏

別本第二十三

○楊景言名里未詳。

○詩酒翫江樓　○翠西廂　○敵待詔沒興搡□兒

別本第二十四

○李務　字立猷。太原人。

○撒古老沉珠合

別本第二十五

○無名氏

○王祥臥冰　○崔府君　○破鏡重圓旦　○王宗道負心

○追王魁　○江天暮雪　○斬袪　○忠孝節義姜詩得鯉

○漢武帝洞冥記　○漢武帝御苑射雁　○狄梁公　○趙嬌娥智賺醜禿生

○手言脚語齊姬大索魂　○世外歡　○喬風魔豫讓吞炭　○手卷記

○魏徵斬龍王　○孟母三遷　○張昌宗雙陸博貂裘　○漢相如題橋

○三十六瑣骨節末　○多月亭　○生死夫妻　○朱文太平錢

○菩薩蠻　○屈大夫江潭行吟　○浪蕩子弟壞風光　○采石磯李太白捉月

○王小娘夜泣巫神廟　○何郎敷粉　○江流和尚　○獨樂園司馬開夜筵

○東窗記　○王月英胭脂記　○瀘江祭　○因禍得福二末

○黑旋風喬坐衙　○吳加亮智賺朱排軍　○楊香跨虎　○王瑞蓮瑞香亭

○呂星哥

別本第二十六

○附梨園新調雍熙樂府

○太平春　書話新調　○天台夢　大行頭　○生平足　書會錦繡　○鷫鷞裘　書會錦繡

○破黃巢　書會新編　○北歸塞　按試新調

別本第二十七

〔○丙子冬十二月十五日，讀於廣東省立圖書館，見李氏海澄樓藏書目一册，鈔本，似乾隆道光間物。首頁署『嶺南李瑞年手錄』，未知何許人。中多詞曲筆記之屬，似生前亦好此道者。間亦註明撰人、板刻、册數，類係隨意記錄備檢，非專著也。頗有未見著錄者。今刪其已見本目者，補得元傳奇十四目，明雜劇二目，傳奇二十六目，清傳奇二十一目。兹將元傳奇附錄於此，以備考訂。丁丑元月二十日，記於龍江故居燈下。寄父。

○香供樂院　古杭顧五秀才撰。　○大叫子一册。　○豐稔足一册。

○劉備一册，鈔本。　○扇魂旛　○杜秀才曲江池二册。　○酸風月　劉樹仁編。

○洞花福　○斬蔡揚　○五福備一册。貫頭纓編　○錯打錢

○七眞堂　○孫武子一册。　○斬蛇起義〕

〔八〕別本作『明傳奇』。

〔九〕別本第二十九

邵文明常州人。〔名璨。官給事中。〕

〔一〇〕別本此條缺。

〔一一〕別本第二十八

蘇復之字里无考。

金印蘇秦事。『原名合縱』四字缺。

○貂裘

〔一二〕別本第三十六

王雨舟名濟，烏鎮人。〔官橫州通判。所著有碧梧館傳奇三種。〕

連環記

〔一三〕別本第三十七

千金韓信事。

○臨潼伍員事。

〔一四〕別本第三十八

雙忠張雎陽事。　精忠岳飛事。

○合璧解縉事。

〔一五〕別本第三十九

寶劍水滸事。

〔一六〕別本第四十

〔一七〕別本第四十一

投筆班超事。

○羅囊

〔一八〕別本第四十二

徐時勉〔『敏』，誤作『勉』。〕

〔一九〕別本第四十三

沈璟……世稱詞隱先生。……。『行于時』三字缺。

○同夢

○新釵係紫釵記改本。

奇節二段

〔二〇〕別本第四十六

湯顯祖……。萬歷癸未進士。……。『皆行于時，而牡丹亭更膾炙人口』二句缺。

還魂『亦名牡丹亭』，五字缺。

〔二一〕別本第四十七

〔二二〕別本第四十八

〇四刼

〔二三〕別本第五十三

張鳳翼……，一號冷然居士。吳人。所著有陽春六集，冷然亭傳奇。冷然，伯起家園亭名也。

祝髮其母八秩，譜此爲壽。

〇蘆衣

平播……，『事頗不實』四字缺。

〇玉燕

〔二四〕別本第五十四

義乳李善事。

〔二五〕別本第六十三

〔補：〇重會鴛鴦記見舶載書目。〕

〔二六〕別本第六十一

屠隆……。所著有由拳集。

〔二七〕 別本第五十五

○珠球

綉襦 一云：『虛舟所作玉玦，舊院中人咸病之，共醵金求吳人薛近兗作此以雪其事。』未悉孰是，今姑存其說以備考可也。

〔二八〕 別本第六十四

龍膺〔官至副都御史。〕

〔二九〕 別本第五十六

梅鼎祚〔自署勝樂道人。〕

○玉導

〔補：○長命縷〕

〔三〇〕 別本第六十五

鄭之文〔南城人是也。官南禮部郎，後出爲知府。〕

白練裙 此係嘲馬湘蘭而作。或云，『之文與休寧吳兆非熊共爲之。……，大有樊川輕薄之名。』

旗亭 此目缺，後補。

〔三一〕別本第六十七

〔三二〕別本第六十六

汪廷訥……所著有環翠堂樂府十三種。（一字无如居士，號坐隱先生，別署无无居士。官鹽運使。）

○威鳳　天書此目缺，後補。　三祝『范文正事』四字缺。　○彩舟

○五多福、祿、壽、康、男子五段。　○彩鳳　同昇此目缺，後補。

○飛魚

〔三三〕別本第六十八

佘聿雲『以字行』三字缺。

〔三四〕別本第六十九（又下卷一一一、別本一八二，重出。）

〔三五〕別本第七十

〔三六〕別本第七十一

〔三七〕別本第七十二

〔三八〕別本第七十三

〔三九〕別本第七十四

〔四〇〕別本第七十五

〔四一〕別本第七十六

分鞋亦名易鞋記，或云：「係陸天池所作。」

〔四二〕別本第七十七

〔四三〕別本第七十八

陸弼……布衣詩詞……。〔著有正始堂集二十四卷。卒年七十餘。〕

〔四四〕別本第七十九

〔四五〕別本第八十

○離魂　○詩婁

〔四六〕別本第八十一

紫環記此目缺，後補。

〔四七〕別本第八十二

許潮〔號靖會，別署景一居士。〕

〔四八〕別本第九十一

○蘭亭會　○錦蒲團

〔四九〕別本第一百六十

〔五〇〕別本第一百〇二

章大綸〔一作：字金庭，一字全定。〕

節孝二段

〔五一〕別本第一百〇三

程叔子字文修。仁和人。所著天香詞譜、牡丹駐雲飛百首，有名於時。〔按：程名文修，字叔子。此誤。〕

反司呂后、武后二段事。

〔五二〕別本第一百〇五

〔五三〕別本第一百三十二

驚鴻『司馬相如事』五字衍。

〔五四〕別本第一百〇九

〔五五〕別本第一百〇七

〔五六〕別本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又第一百十二，別本第一百八十三，重出。

第九十三

張四維號五山秀才。元城人。『五山』或『午山』之誤，與前爲一人。

○章臺柳　雙烈　○蝸境

〔五七〕別本第一百〇六

歌風此目缺。　○大風歌漢高祖事。

〔五八〕別本第一百十一

盧崔江字逸篪。……。

〔五九〕別本第一百十二

〔六〇〕別本第一百十三

湯賓陽〔一作『楊賓陽』。〕

〔六一〕別本第一百十四

秋閒居士〔一本作『秋閨居士』。〕

○文媒記

〔六二〕別本第一百十五

〔補：○雙緣舫　○呂蒙正鉢擔（綵樓）記見舶載書目。〕

〔六三〕別本第一百十六

〔六四〕別本第一百十七

〔補：○天福記二册。見李氏海澄樓目。〕

〔六五〕別本第一百十八

〔六六〕別本第一百十九

〔六七〕別本第一百二十

〔六八〕別本第一百二十一

○羊觚

〔補：○三生記〕

〔六九〕別本第一百二十二

〔七〇〕別本第一百二十三

〔七一〕別本第一百二十四

〔補：○景雲記二册。見李氏海澄樓書目。〕

〔七二〕別本第一百二十五

顧瑾〔一作：『華亭人。』又作：『杭州人。』〕

〔七三〕別本第一百二十六

〔七四〕別本第一百二十七

〔七五〕別本第一百二十八

〔七六〕別本第一百二十九

陸江樓〔杭州人。〕

〔七七〕別本第一百三十

〔七八〕別本第一百三十一

〔七九〕別本第一百三十五

〔八〇〕別本第一百四十八

張景巖〔名景，字景巖，號瀨賓。〕

〔八一〕別本第九十四

趙於禮……一字心武，……。

〔八二〕別本第九十五

鄒逢時字勝門，一本作海門。……

〔八三〕別本第九十六

汪宗姬字師文，號休吾子。……

○續緣洛神事。

〔八四〕別本第九十七

〔八五〕別本第九十九

馮時可〔『時可』，一本作『之可』。〕

〔八六〕別本第一百

謝天祐〔『天祐』，一作『天瑞』。〕

〇白兔劉知遠事。　〇泣庭申包胥事。　〇覆鹿莊子蕉鹿事。

〔八七〕別本第一百〇一

〔八八〕別本第一百四十九

吾邱瑞字國璋……。

〔八九〕別本第一百四十

〔九〇〕別本第一百四十一

胡文煥〔著述甚富，有格致叢書。〕

〔補：〇餘慶記〕

〔九一〕別本第一百四十二

〔補：〇西湖記　〇崔護記〕

〔九二〕別本第一百四十三

鳴鳳楊繼盛事。

〔九三〕別本第一百四十四。又第一百四十二別本第一百八十五，重出。

〔九四〕別本第一百四十五

躍鯉姜詩事。

○風雲周處事。

〔九五〕別本第一百四十六

〔九六〕別本第一百四十七

陽邪子

〔九七〕別本第一百三十七

周朝俊〔一作：『字夷玉。鄞縣人。』〕

○畫舫西施事。

〔九八〕別本第一百三十九

單本……。所著漱虹傳奇五種及漱虹雅調行於時。

○鼓盤 ○菱鏡劉文龍事。 ○合釵楊太眞事。

〔九九〕別本第一百三十八

吕文……。〔一字勤之，號鬱藍生。〕

○神女　○玉符呂不韋事。　○金谷　○碎琴伯牙事。

〔一〇〇〕別本第一百六十一

〔一〇一〕別本第三十

○范受益吳縣人。號丁庵。嘉靖初爲太學生，有文名。見塵談。

○尋親一云：『蕭爽齋作。』　○玉魚　○還璧

別本第三十一

○李日華字君實。嘉興人。

○南西廂　○南琵琶

又：第一百五十二

○李日華字里已見前卷。

○四景

別本第三十二

○張景字里未詳。

○飛丸

別本第三十三

○五雲村人〔按新修太原府志載：『徐見賢，字步雲，號玉森，別署五雲村人。崇禎間人。能書畫，善詩詞。卒於淸順治八年，年四十一。著有五雲詞。』疑卽此人也。〕

○彩虹

別本第三十四

○徐復祚〔別號慳吝道人，一署休休生。〕

○題橋　○紅梨　○財神

〔補：○祝髮記見柳南隨筆。〕

別本第四十四

○施鳳來號立齋。居處未詳。〔平湖人。萬歷丁未會元，官至大學士。〕

○三關　○五節

別本第四十五

○姜以立里字未詳。

○梨釧

別本第四十九

○李長祚　字延初，興化人。〔晚明四百家遺民詩載：『李延祚，字延初。長洲興化人。句容籍孝廉。癸未會試，卷在劉文正公理順房。爭元不得，置副榜第一。不肯負師，隱居小樓，不會賓客，全髮以終。』〕

○梅雪緣　○千祥　○翠烟　○紅葉

別本第五十

○小齋主人

○小江東

別本第五十一

○朱仲誼　字居未詳。

○鴛鴦塚

別本第五十二

○王穉登　字百穀。長洲人。

○全德　○彩袍

別本第五十七

○文九元　號瀟然，又號赤城山人。世居吳中。

○天函

別本第五十八

○東村學究未詳其姓字。南海人。〔王鳴雷，號東村。南海人。官中書。入清不仕。此東村學究，疑即其人。〕

○四平山　○熊羆夢姜尙事。　○錦闕

別本第五十九

○吳玉虹里字無考。

○如是觀　○齊天樂

別本第六十

○茆有部名里無考。

○白乳

〔補：○松芝記一册。見李氏海澄樓目。〕

別本第六十二

○朱從龍字居未考。

○牡丹　○玉釵　○蛇山

別本第八十三

○韓畕字經正，號石耕。韓參夫次子。〔別署天樵子，一作天樵山人。著有天樵子集。卓爾堪云：「畕，一字石

耕。賦性孤僻，率行己意。與兄田俱無家室。喪亂以來，多客於人，凡所至家皆事之惟謹。欲餽之衣，置其臥所，輒聞取衣之，不問所從來；若使之知，即不受。嘗飲酒家，酣飽而去。庸保追取直，酒家止之。他日，得白金數兩，盡付酒家償直。輒善琴，意若歡，即彈。方彈時，有人稱善，又即止。平生以此多困。』

清胡潾三君詠：韓山人輒云：『字石耕，大興人。寓於湖州。善琴。自言：「授一曲須奉千金。」以是終無傳者。其詩曰：「燕市空前夢，飄零託素琴。徒憐歌一曲，誰與奉千金？落日東湖畔，蒼波百尺深。泠泠多古調，天際起層陰。」』——見兩浙輶軒錄。

○白虹荊軻事。　○孝烈　○貞□　○繡圍

別本第八十四

○張琳字子儀，號渾然子。馬平人。

○錦囊　○玉鈎

別本第八十五

○陸冰修字嘉淑。海寧人。〔名嘉淑，字冰修，號坦谷。著有辛齋遺稿。〕

○茜帕　○後千金韓信昇仙事。　○四喜

別本第八十六

○吳德甫號建民，別號寄廬。新都人。

○偷桃

別本第八十七

○沈季彪鄞人。自署四明山環溪漁父。所著有玉亭新調及玉亭傳奇七種。

○蓮囊　○還珠　○漪綠園　○皈元

○雙喜　○齊人　○佛蓮玄奘取經事。

〔補：○蓮舟二册。見李氏海澄樓書目。〕

別本第八十八

○雲谷叟名里未詳。

○爐烟

別本第八十九

○蔣彌字子蓉。番禺人。

○赤林介子推事。

別本第九十

○宗柑

○果韸一作香韸記。潘安事。

別本第九十八

○蔣易字子久。江都人。一云：『字前民。吳人。』

○遺扇

別本第一百〇四

○楊景夏字居未詳。

○後精忠岳雷事。

別本第一百〇八

○孟稱舜字子若。會稽人。一云：『字子適。烏程人。』

○鴛鴦塚　○二胥記伍子胥、申包胥事。　○風雲會紅拂、虬髯事。

○貞文張玉娘事。　○繡被李玉英事。　○花舫緣唐伯虎事。

〔補：○桃花記萬壑清音錄一折。〕

別本第一百一十

○范震康新會人。

○歸燕張翠蓮事。　○採薇伯夷、叔齊事。　○雙卿李陵、蘇武事。

別本第一百三十一

○曹大章山陽人。

○雁書蘇武牧羊事。

別本第一百三十四

○顧　苓字云美。吳郡人。著有塔影園集。

○宿香亭張浩事。

別本第一百三十六

○涉　翁名里未詳。

○絳衲石秀事。

別本第一百五十

○林　章名里未詳。〔原名春元，字初文。福清人。〕

○青虬

〔補：○觀燈見徐興公書目。〕

別本第一百五十一

卽空觀名里未詳。〔卽空觀主人，明凌濛初號也。濛初字初成，一作稚成，號幼房。烏程人。著有雜劇五種及南音三籟。〕

衫襟陳妙常事。　雪荷東方白事。

○合劍江懷、高玉嬌麗情事。

別本第一百五十三

○秦樓外史

○題紅韓夫人事。　○題曲小青事。　○離魂倩女事。　○百合

別本第一百五十六

○秦臺外史（即王驥德）

○裙釵壻陳子高事。（此雜劇，即男王后。）

別本第一百五十四

○謝弘義字里未詳。（名綺雲。）

○蝴蝶夢

別本第一百五十五

○吳　麒字日千。居處未詳。（有顯頜集。）

○碧霞　○金錢朱珏卿事。　○天台夢劉、阮事。

（補：○藍橋月一册。見李氏海澄樓目。）

別本第一百五十七

○陳二游原名周，以字行。里居未詳。

○詩扇題小玉事。

別本第一百五十八

○藥房名里未詳。〔按：汪鄉，字藥房。歙人。疑即此人。〕

○納翠　○金盃子謙事。

別本第一百五十九

○雪溪子未詳。

○迷樓隋煬帝事。

別本第一百六十三

〔從李氏海澄樓書目，補得明人雜劇二目，傳奇二十六目。

○孟宗泣竹　小青一册。此二目合訂一册，其短可知，必雜劇也。　○桃花蹊

○丹心品二册。　○雪濤記二册。蔣世紀編——按：世紀，字玉行，江都人。

○冷香石杜僑撰。　○祥合記一册。　○璋珮緣　○千古沈冤

○點仙籌鈔本。　○蘭操記月石子編。　○繡枕記月石子編。　○小山屛

○荔鏡記二冊。　○白猿記二冊，鈔本。　○泛湖記　○步蓮記

○青絲記　○賣髮記　○胭脂盒記　○鳳金釧

○碧玉簪記一冊。　○莫干劍記

○玉花記二冊，鈔本。史弱翁撰。——按：弱翁名玄。吳江人。以詩名於世。入清不仕。

○紫牡丹記沈自晶作。——按：自晶，字君亢。吳人。官禮部主事。入清隱於山中。

○平逆記山陽道人撰。　○桃花淚一冊。　○西湖雪二冊，鈔本。

原注云：『以上明人戲本』。」

〔一〇二〕別本作『明傳奇』。

〔一〇三〕別本第二百二十四，列入清人部分。（別本自第二百二十四以下皆作清人。）

朱佐朝字良卿。吳縣人。

○一斛珠　○鳳雙棲　○落花燈一云：『薛旦作。』

翠雲裘「『翠』，一本作『錦』。」　萬壽觀『觀』，一作『冠』。

元宵鬧……。方蓮英事，與李本異。　○瑞雪亭

〔一〇四〕別本第一百七十五

○晝錦歸

〔一〇五〕別本第二百三十四，列入清人之部。

〔補：○雙鳧影見海虞畫苑略。〕

〔一〇六〕別本第二百三十五，列入清人之部。

〔一〇七〕別本第一百七十四

阮大鋮『所著有詠懷堂傳奇』句下，缺『數種』二字。

摩尼珠〔即牟尼合。〕　○桃花笑

〔補：○翠鵬圖見李氏海澄樓書目。

○賜恩環　○獅子賺　○井中盟以上三本均見劇說。〕

〔一〇八〕別本第一百七十

沈自晉字伯明，又字長康，號鞠通生。吳江人。

翠屏山一云：『李玄玉作。』

〔一〇九〕別本第二百三十六，列入清人之部。

朱雲從〔一字雯虬。〕

小蓬萊一云：『劉百章作。』

○一笑緣　○二龍山

〔二一〇〕別本第三十五

姚襄侯里字無考。（著錄上林春一種）

又：第一百六十四

姚子翼字襄侯，號仁山。秀水人。著錄遍地錦、祥麟現、白玉堂、上林春四種。

〔二一一〕別本第一百六十六

王香裔〔香裔，名續古。蘇州人。清初時人，宜列入清代。〕

非非想『張幼于事』四字缺。　○燕支機

〔二一二〕別本第二百四十一，列入清人之部。

畢萬侯〔或云：『名魏，字萬後。所居曰「夢香室」。』〕

〔二一三〕別本第二百四十二，列入清人之部。

薛　旦〔一字季央，號聽然子。本籍長洲，遷無錫。〕

〔補：○續情燈　○長生桃　○一宵泰以上三本見江蘇詩徵。

○取金陵　○土山會右二本見訪書志。〕

〔二一四〕別本第一百六十五

撩妬羹『小青事』三字缺。　情郵記　西園記

〔一五〕 別本第一百七十九

盧 枬〔號款思居士。〕

想當然耳

〔一六〕 別本第一百八十二（此重出，已見第三十一，別本第六十九。）

○女丈夫 ○新灌園 ○雙雄記重見。

〔補：○鳳雙飛見涵芬樓藏書目。〕

〔一七〕 別本第一百八十三（此重出，已見第五十三，別本第九十二，九十三。）

張四維……。重見。

雙烈記重見。

〔一八〕 別本第一百六十七

王无功〔或作王檝，誤也。〕

百卉亭

〔一九〕 別本第一百七十七

馬佶人……。所著餐霞館傳奇五種。〔字吉甫，一字更生，號謎堂，別署擷芳主人。〕

十錦塘

○白鶴圖　○借東風

〔一三〇〕別本第一百七十六

范文若初名景文，字香令，號荀鴨，又自稱吳儂，一字更生。松江人。〔一云：「上海人。」〕

倩畫眉

○金鳳釵　○斑衣歡　○千里駒

〔一三一〕別本第二百四十四，列入清人之部。

元宵鬧宋江事。一云：「朱良卿作。」

〔一三二〕別本第二百五十三，列入清人之部。

〔一三三〕別本第二百五十二，列入清人之部。

高晉音〔名奕。〕

○一鞭仇

〔一三四〕別本第二百二十二

劉晉充長洲人。〔名方，字晉充。〕

〔補：○女丈夫〕

〔一三五〕別本第一百八十

馬守眞〔小字玄兒，一字月嬌。金陵人。晚年歸王穉登。〕

〔二〇六〕別本第二百〇一

〔二〇七〕別本第二百〇二

顧采屏〔按南詞新譜，摘金圓爲顧來屏撰。來屏，字鳴凡，崑山人。沈伯明之甥。有新烟集散曲。妻沈蕙瑞爲伯明侄女，亦善製曲。〕

〔二〇八〕別本第二百〇三

〔二〇九〕別本第二百〇四

〔二一〇〕別本第二百〇五

〔二一一〕別本第二百〇六

〔二一二〕別本第二百〇七

〔二一三〕別本第二百〇八

華山緣此目缺，後補。

〔二一四〕別本第二百〇九

〔二一五〕別本第二百一十

沈浮中疑是孚中，字會吉，錢塘人……。〔孚中名嵊，號腌庵，別署孚中道人。居武陵北墅。明亡時，訣傳兵事，爲里人所斃。〕

〔一三六〕別本第二百十一

陸起頑〔卽陸世廉，號晚庵。宏光時官光祿寺卿。入清不仕。〕

〔一三七〕別本第二百一十二

〔一三八〕別本第二百一十三

〔一三九〕別本第二百一十四

〔一四〇〕別本第二百一十五

〔一四一〕別本第二百一十六

〔一四二〕別本第二百一十七

石子斐……。〔清代人〕

〔一四三〕別本第二百一十八

陳曉江

〔補：〇凌雲見李氏海澄樓書目。〕

〔一四四〕別本第二百一十九

雙溪廌山〔應列入淸代〕〔廌山係淸汪光被，字幼闇。徽州人。〕

〔一四五〕 別本第一百九十八

蒼山子〔康熙時人，應列入淸代。〕

〔一四六〕 別本第一百八十四

〔一四七〕 別本第一百八十五（此重出，已見第九十，別本第一百四十四）。

報子記……。

○種玉記 ○橘浦記 ○臨潼會 ○水滸記重見。

○靈犀佩 ○瑤池宴

〔補：○節俠記〕

〔一四八〕 別本第一百八十六

○五羊皮 ○聯珠樓

〔一四九〕 別本第一百八十七

陳與郊〔一字廣野，號玉陽仙史，官太常寺少卿。所著有隅園集、黃門集等。〕

〔一五〇〕 別本第一百九十四

〔一五一〕 別本第一百八十九

四大痴〔此係合四本雜劇之總名也。李氏僅作酒懂一本，其他與李無涉。〕

〔一五二〕別本第一百九十六

朱九經字无期。居處無考。

〔一五三〕別本第一百九十七

李雨商字桑林……

〔一五四〕別本第一百九十九

秋堂和尚〔即范希哲。〕

〔一五五〕別本第一百六十八

松臞道人〔張楚叔號松臞道人，一號騷隱居士，又署白雪齋主人。武林人。〕

○題塔　○河梁怨

別本第一百六十九

○雪簑漁隱〔元夏邦彥號雪簑漁隱，著有青樓集。此或別是一人。〕

○沈香亭

別本第一百七十一

○黃大可金陵人。〔著有聞過齋集。〕

○詩囊恨李賀事。

別本第一百七十二

○李　岳名里未詳。

○采石磯李白事。　○劍門關陸游事。

別本第一百七十三

○王　芸字居未詳。

○女崑崙

別本第一百七十八

○苗　冠吳郡人。

○金花傳

別本第一百八十一

○瓊飛仙侶名里未詳。〔按西清散記：『女史程瓊，字飛仙，休寧比部吳震生室。幼見董華亭書畫一編，遂能捷悟。及長，書、畫、算，弈，無不精敏。』瓊飛仙侶，疑即此人。宜列清代。〕

○風月亭

別本第一百八十八

○周公魯字公望。崑山人。

○翻西廂

別本第一百九十

○俞　鍔名居未詳。

○孤蝶記

別本第一百九十一

○黃周星字九烟，上元人，崇禎進士。〔官戶部主事，號震旦笑蒼道人。入清不仕。〕

○人天樂又名北俱盧。

別本第一百九十二

○許宗衡名里未詳。

○雷鳴記

別本第一百九十三

○楊　靜字定夫，常熟人。

○雙修眞

別本第一百九十五

○鐵橋生〔張穆，字穆之，號鐵橋道人。東莞人。少奇挺，知劍術。壯歲入吳，結交名下士。後隱於羅浮以終。鐵橋生疑即此人。〕

○花石綱

別本第二百

○雲溪散人

○跨虹記　○碧玉燕　○九駿圖

〔補：○墮樓記二册　見季氏海澄樓書目。〕

別本第二百二十

○蒼岩子疑與蒼山子是一人。

○龍珠串

別本第二百二十一

○沈一枝不知其詳。〔一枝，沈永令號也。永令，字聞人，號一枝。浙江人。順治戊子孝廉。高陵知縣。善畫，能書。沈歸愚詩傳作吳江人。〕

○桃花寨

〔一五六〕別本作：『國朝傳奇』。

〔一五七〕　別本第二百二十六

〔一五八〕　別本第二百二十五

翠屏山　一云：『沈寧庵作。』

○上苑春　○清平調　○秦樓月　○洛陽橋

○琥珀塔　○五侯封　○洪都賦　○燕雙飛

○銅雀台　○洛神廟　○珊瑚屏

〔一五九〕　別本第二百二十八

葉稚斐〔原名時章。〕

○歸去來

〔一六〇〕　別本第二百二十九

唐昭宇　一字寓昭，……。〔字孔明，號雲客。〕

〔一六一〕　別本第二百三十三

朱素臣〔名㿥，字素臣，號笙庵。〕

忠孝閭〔『閭』，一作『圓』。〕

〔補：○秦樓月〕

〔二六二〕別本第二百六十三

〔二六三〕別本第二百六十四

鄭小白〔江都人。〕

〔補：○金壓屏記明刊本，二册。見李氏海澄樓書目。〕

〔二六四〕別本第二百六十五

〔二六五〕別本第二百六十六

顧　采〔號補齋。〕

南桃花扇……。

〔二六六〕別本第二百六十七

徐長公〔名石麒，號坦庵，順治間人。〕

〔二六七〕別本第二百六十八

沈友聲〔名永喬，字樹人，一字友聲，號冷庵，吳江人沈伯明之侄。入清不仕。〕

〔補：○玉帶城見李氏海澄樓書目。〕

〔二六八〕別本第二百六十九

周坦綸〔名杲，字坦綸，號果庵，一號西疇老圃。崑山人。〕

錦西廂〔錦，一作竟。〕

後西國〔國，一作園。〕

〔一六九〕 別本第二百四十五

袁于令〔號吉衣道人。〕

〔補：〇合浦珠見瑯環文集。〕

〔一七〇〕 別本第二百四十六

張大復〔一字心其，號寒山子。〕

〇竹葉舟

〔一七一〕 別本第二百四十七

孔尚任字季重，……仕至禮部員外。

〔一七二〕 別本第二百四十八

李　漁〔原籍蘭溪，寓於錢塘。〕

〔一七三〕 別本第二百五十四

〔一七四〕 別本第二百四十九。又第二百五十五，重見。

第二百四十九

周冰持名穉廉，華亭人，所著書帶堂三種。

○雙忠廟　○元寶媒

第二百五十五

周穉廉字冰持，松江人。

珊瑚玦重見。

〔一七五〕別本第二百五十六

〔補：○天涯淚見毛西河長生殿序。〕

〔一七六〕別本第二百五十七

萬樹〔一字花農。〕

〔一七七〕別本第二百五十八

黃兆森〔字之傳。〕

〔一七八〕別本第二百五十九

〔一七九〕別本第二百二十七

○劉百章字景賢。樂昌人。世居吳門。

○摘星樓　○狀元旗　○七步吟　○翻天印

○大陰報　○集翠樓　○牡丹圓疑即牡丹圖。　○祝家莊

○傳家訣　○醉禪師　○狀元印　○佐飛龍

○瓦崗寨

別本第二百三十

○張一鵠字友鴻。金山人。順治戊辰進士。〔號忍齋，又號釣灘逸人、金谷叟。出爲雲南推官，以奏銷事謫歸。著有埜廬三集。〕

○三合掌

別本第二百三十一

○毛維紳未詳其名。蘇州人。

○三鼎甲　○澄海樓　○節義全

別本第二百三十二

○孫善夫字景雲。順德人。

○蜃樓現

別本第二百三十七

○朱　介字雲裁。長興人。〔號公放，又號蓑稡老農。長興人。湖州府志有傳。〕

○玉尺樓　○寶母珠　○鮫綃帳

別本第二百三十八，又二百六十一

第二百三十八

○吳恆憲海州人。〔字來旬，號郁州山人。監生。〕

○義貞記

第二百六十一

郁州山人

○火牛陣　○玉燕釵

別本第二百三十九

○失名長洲人。

○碧寒潭　○九曲陣　○聚獸牌

別本第二百四十

○紉蘭女史長洲人。〔案：類問蔣氏本支錄云：『李靜芳，字又淑，字紉蘭，長洲庠生圳女，朔州牧蔣深室。得母孫氏之傳，工翰墨，點染花卉與折枝果。深亦工蘭竹法，宦優游林下，花晨月夕，逸興揮毫，更唱迭和，人爭羨豔。寸縑尺素，得者如圭璧。康熙戊申生，乾隆戊辰卒，年八十有一。』〕

○丹晶串

別本第二百四十三

○徐守業字萬峯，號一畝村人。順德人。

○三斷機　○送窮文　○繡迴文　○百花台

別本第二百五十

○査愼行字夏重，海寧人。〔號初白，又號他山老人。官翰林院編修。〕

○陰陽判

別本第二百五十一

○嵇永仁〔字留山，號抱犢山農。無錫人。死耿精忠之亂。著有葭秋堂集。〕

○雙報應　○揚州夢　○珊瑚鞭　○琉璃屏

〔補：○游戲三昧少作。見文集傳。〕

別本第二百六十

○戴思望字懷台。休寧人。〔能山水，工詩詞，善書法，又擅鼓琴、諧笑。恃才傲世。嘗旬日不語。後攖風疾卒。康熙間人。〕

○三俠劍　○岳陽樓

別本第二百六十二

〇鳳凰台上吹簫人滄州人。

〇賦滕王　〇斬五將

別本第二百七十

〇謝浩然名宗錫。紹興人。

〇玉壺春

別本第二百七十一

〇石　龐字天外，一字晦村。太湖人。〔著有天外談。〕

〇因緣夢　〇壺中天　〇無因種

〔補：〇詩囊恨　〇薄命緣　〇後西廂右三本均見天外談。〕

別本第二百七十二

〇沈　沐未詳其字居。〔仁和人。〕

〇芳情院　〇十錦圍　〇雙蝸鈎

別本第二百七十三

〇吳　龐字士科。臨川人。

○紅蓮案　○合歡圖　○金不換

別本第二百七十四

○五台山農未詳其姓字里居。

○鐵觀音

〔一八〇〕別本第二百二十三、第二百七十五

無名氏

第二百二十三，列入明人之部。自錦香亭至風流合，十八目之中，風流亭別本作風月亭，十二紅、一夜鬧兩種爲別本所缺，其餘十六目列此。別本增出者：

○一合相　○三多福　○劉參軍　○潑水記

○寶妝亭　○楊柳風　○大索魂　○金鈿盒

○詐妮子

第二百七十五，列入清人之部。

無名氏

長生樂以下一百一十三目列此。內

喜聯燈別本作喜聯登。門樓樹別本作門鏤樹。曇花風別本作曇花鳳。楊枝露別本作楊柳露。

〔一八一〕　別本第二百七十六

魚籃〔魚籃道人撰。〕　雙錘〔看松主人撰。〕　四元〔燕客退拙子撰。〕　偷甲〔一名偷甲記。秋堂和尚撰。〕

雙𪍿〔不解解人撰。〕　補天〔小齋主人撰。〕　十醋〔西湖素岷主人撰。〕　萬全〔四顧居士撰。〕

〔一八二〕　合錦傳奇十二月，別本缺。

〔一八三〕　別本第一百六十二

笠閣批評舊戲目

清・笠閣漁翁著

笠閣批評舊戲目提要

笠閣批評舊戲目，附刻在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清笠閣漁翁箋註牡丹亭中。從所列戲目看來，有明代及清初作品，也有與著者同時人的作品，其稱爲『舊戲目』，未詳何義。這一目錄，共著錄了傳奇一百七十九種，很多是其它曲目所不載，或記載而作者姓名不同的，因此頗有助於曲目考證。至於對各劇所評的上、中、下等次第，則不過是著者一己之見，不足深據。

笠閣批評舊戲目，今樂考證稱之爲笠閣評目，近人或又稱爲千古麗情曲目。笠閣漁翁，不詳何許人。

本編重印笠閣批評舊戲目，以箋註牡丹亭本爲底本。

笠閣批評舊戲目

清・笠閣漁翁著〔註〕

翻西廂 研雪子作。 上下。

後西廂 石天外作。 下上。

西樓記 袁令昭作。 中下。

續還魂 靜庵作。 下上。

紅拂記 張伯起作。 中下。

水滸記 假屠赤水名。 中下。

一圍花 俞德滋作。 上下。

一柱天 中上。

双紅記 更生氏作。 中中。

双玉人 下中。

五倫記 邱相國作。 中中。

眞西廂 周聖懷作。 中上。

蓋世雄 李蕊庵作。 上中。

楚江情 猶龍改西樓。 上下。

灌園記 張伯起作。 上下。

女丈夫 猶龍改紅拂。 中上。

一捧雪 李元玉作。 中下。

一片雲 上上。

一藏金 下上。

双雄記 即馮猶龍善惡圖。 中下。

四大記 竹中人作。 下上。

七奇俠 下中。

正西廂 陳莘衡作。 上中。

十大快 鄭潛長作。 上中。

翻琵琶 下上。

還簪記 猶龍改灌園。 上上。

續西樓 上下。

後捧雪 胡上瞻作。 中上。

一合相 沈蘇門作。 下上。

一篇錦 即抱影子合家歡。 中下。

三報恩 第二狂作。 上上。

五全記 託楊升庵作。 上中。

十大快 下下。

十醋記即范希哲滿床笏。　中上。
千祥記無心子作。　下上。
沒名花吳名翰作。　下中。
人天慶　中中。
金瓶梅玉勾斜客作。　中上。
冰山記陳治徵作。　下下。
趧山鞭　中中。
報珠緣　上上。
玉堂春　中上。
吉慶圖　下下。
錦上花　中下。
紅情言王介人作。　中上。
鬱輪袍西湖居士作。　中中。
玉符記袁令昭作。　上下。
竊符記張伯起作。　上上。

百花舫紫虹道人作。　中上。
萬全記范希哲作。　中中。
稱人心即巧移花。　上中。
井中天種香生作。　下中。
黃金甕萬紅友作。　上上。
杏花山　下上。
明珠記陸天奇作。　中中。
春富貴沈瑞琴作。　上下。
巧双緣史叔考作。　上下。
香草吟徐野君作。　上下。
紅蕖記沈伯英作。　中中。
紅絲記四會堂作。　上下。
化人遊野航居士作。　中中。
黨人碑邱嶼雪作。　中下。
昇仙傳錦窩老人作。　下下。

百合香　中中。
萬事足馮猶龍作。　上下。
補天記即希哲小江東。　中中。
齊天福即月華緣。　下下。
花萼樓有情痴作。　下下。
夢境記蘇漢英作。　上中。
合浦珠袁令昭作。　上中。
錦蒲團即金不換。　上上。
回文錦洪昉思作。　上上。
試劍記長嘯山人作。　下中。
天然合　中下。
狀元香　下上。
醋葫蘆　上中。
獸錦袍　上中。
鬧揚州毛季連作。　中中。

青衫記顧衡宇作。　中中。
古美人計虔封專。　上中。
人中記　下上。
小春秋　下上。
贅神龍　下下。
青樓記　下中。
龍圖賺　中上。
情不斷　上下。
錦帶記世德堂作。　中下。
鬧虎邱　中中。
軟藍橋　下上。
通仙枕　中中。
結髮緣沈伯英作。　下上。
珍珠衫袁令昭作。　中上。
海市觀　中下。

青雀舫徐元暉作。　上下。
冬青記卜藍水作。　上上。
紫金環李雲墟作。　上下。
鬧高唐洪昉思作。　中中。
人天樂王九烟作。　下中。
歸元鏡釋心融作。　下上。
嬌紅記孟子塞作。　中上。
幻影圓迦笑人作。　下上。
漁家樂　下下。
藍橋記洞口漁郎作。　中上。
洛陽橋許見山作。　下中。
美人香即笠翁憐香伴。　上下。
弓鞋記　下中。
西湖扇紫陽道人作。　中下。
名花譜種花儂作。　下下。

美人計　下下。
連環記王雨舟作。　下上。
酣情盼痴野詞憨作。　下上。
續情燈薛旣揚作。　下中。
痴情種文漣閣主作。　下下。
錦囊記渾然子作。　下上。
鴛鴦被四會堂作。　下上。
情中義　下上。
鬧勾欄　中上。
長虹橋洪昉思作。　上下。
彩鸞牋邱相卿作。　下中。
全德記王百穀作。　下上。
分鞋記涅川居士作。　上下。
易鞋記　中下。
血影石　下上。

砭痴石　裘叔度作。　下上。
開口笑　郎胭脂虎。　中上。
分錢記　沈伯英作。　上中。
聚寶盆　朱素臣作。　上下。
醒蒲團　衡棲老婦作。　下中。
想當然　盧次楩作。　下上。
想思研　婦梁夷素作。　下下。
幽閨記　即施君美拜月。　下上。
琴心記　孫禹錫作。　下中。
陀羅尼　下上。
立命說　蒙春園主作。　上上。
宮梟記　餔軒道人作。　下上。
獅子賺　阮圓海作。　下中。
美人丹　吳雪舫作。　中上。
資齊鑑　萬紅友作。　中上。

財星現　中上。
虎囊彈　邱嶼雪作。　中下。
風流配　崔蒼子作。　中上。
胭脂雪　中中。
芙蓉影　西泠長作。　下中。
風流院　不可解人作。　下下。
賣相思　研雪子作。　下上。
殺狗記　下中。
呼盧記　全无垢作。　上下。
大造化　下中。
竇娥冤　袁令昭作。　中下。
不丈夫　澡香子作。　下上。
燕子箋　阮圓海作。　下中。
青梅記　汪昌朝作。　中上。
換身榮　上上。

兒孫福　下上。
野狐禪　朱寄林作。　下下。
摘纓會　筆花主人作。　中上。
義俠記　沈伯英作。　中下。
元寶媒　周鷺垂作。　中中。
非非想　上中。
留生氣　主弧者作。　上下。
葡萄架　中下。
東郭記　孫仁孺作。　上上。
戰荊軻　袁令昭作。　中上。
虎狼緣　下中。
四嬋娟　洪昉思作。　中上。
玉双飛　萬紅友作。　上上。
惜花報　王丹麓作。　下上。
天降福　上中。

世外歡	中上。	秦州樂	中中。	成双譜	下上。
樂安春	下下。	生平足	中上。	萬年希	上下。
鬧華州	下上。	臨濠喜	中中。	人難賽	上中。
三多全	中上。	地行仙	上下。		

此特據所見所有臚之耳。濫本橫行，何能盡見，不但傳奇也。惟書之識趣高超者少，是以存至數十年、百數十年，便作糊窗覆瓿之物。然無論筆鬼墨精，悉從敝簏躍出，既撰一書，即下下品，其中必有數句出前人外，可供採取者。是以肖孫刷以贈送，蓄家或棄或留，較之其他長物，終覺耐久許多。若專以傳奇論，則曲者，歌之變，樂聲也；戲者，舞之變，樂容也。將夜爲年，混眞以假，使俊傑有所寄其思，雖欲廢之，可得乎？拜月、荆釵，元之南曲也。

北音爲曲，南音爲歌。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南便獨奏，北便和歌。北氣易粗，南氣易弱。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舞情多而聲情少，南舞情少而聲情多。故造語忌硬、忌澁、忌嫩、忌粗、忌文，調聲則必辨去上，審音則必析陰陽。前人因曲諡名，後人按名造曲，以腔板既定，不敢創易也。如河套一折賓白宏詼，曲乃淺鄙；桓歡窄韵，實甫避之；入破一套，以辭朝爲高，曾而用韵龐雜；玉茗情禪，

而曲調則多聱牙，吳中老伶師加以減裁垜叠之功，方可按拍；卽花判之混江龍與原調全不相合，才雖茂美，音律徑庭；邯鄲打番，亦名混江，尤風馬牛；時流竟以爲定格，依而塡之，大可噴飯，覺地下亂音諸老，竟爲魔國津梁矣。能文而毁裂宮調，與好音而束殺文章，皆誤也。然腔板不換，而其中或增字或減字，亦隨人詞意筆勢所到，聯絡成文。近時歌人，或數字咯口，則謬爲裁補，甚至代爲删芟，文闕理荒，爲禍非細。不知曲聖板師，自有兩借之法，上作去唱尤易。且場上雜白混唱之俚詞膚曲，聊以代言，老餘姚雖有德色，固不足齒；吳人清唱，亦因其腔板熟落，竭力吟詠至奉爲終身首調；若抽絲獨繭，綺語神行，卽疵爲太繁，不合時蹊。余謂：代話之曲，雜白唱或尚可曉；一入清唱，如咬木屑，卽使龍陽、襄成歌之，亦濕鼓啞缶而已。須合白卽戲，拆白卽詞，縱使籥板閒綴，亦皆雅俗首肯方妙。又謂：他書不可借人名，惟傳奇家不嫌。或鉅公恐以輕狎損賢，不妨托無名子；或孤特恐無以動俗眼，不妨托老詞翁：以此等文章，重在售意，不重沽名也。他書不可易人面，惟曲與白無拘，或人名事境同，而更換串頭，頓袪庸雜，或人名事境異，而借用舊曲，順溜優喉，以此等事業，得失既小，人己何分也。況事本陋，而思路一新，曲白俱隨生色；曲本凡，而人境一妙，臭腐且化神奇，豈向沈約集中作賊者比！顧可爲解事道，不必與俗人言耳。如盛德記所演，文正公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范村，而待朱備極恩意，既貴，

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及其異母兄、同母弟之喪，皆爲卜葬；朱氏以公膳爲宦者，二人；歲時奉祀，則別作饗；雖載在遺事，世所共知，庸手寫之，恰似無理，經名手一換曲白，便覺合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親愛惇篤，發於自然，表而出之，亦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良由先將朱氏寫得繼絕心誠，寶愛至極，徧訪眞實名師，設措重禮附學，代修坟墓，虔備祭儀，更覺此劇實可救世。太夫人竟不出場，尤改得通。竟以『文正』二字代公原諱，亦合理。

越得鬻薪之女二：曰施，曰旦，敎以步容，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而後獻吳。改浣紗者，以山郡非無骨佳、形姱、曼容、皓齒之人，不敎不能麗都意作主，又添鄭旦陪襯，亦妙。妒婦記改本，采葛元直、房玄齡、桓範、王琰、柳惔、苗介子事歸於一人，尤其惹看。傳紅線，以通經史、號『內記室』爲主，自妙。

〔註〕原本此處未題著者姓名。

重訂曲海總目

清・黃文暘原編
無名氏重訂
管庭芬校錄

重訂曲海總目提要

黃文暘曲海目，通行的祇有揚州畫舫錄卷五的轉載本。這一卷題名重訂曲海總目，見於淸管庭芬的銷夏錄舊五種。據管庭芬跋語，說是『得之於西吳書賈，而重訂者不知何人』。或以爲即出管氏之手，但缺乏根據。

重訂本較揚州畫舫錄本有不少修訂和增補，但所訂補的，現在看來，並不完全可信，最好和其它各種曲目參照使用。

銷夏錄舊五種，祇存稿本，未刻。曲海總目一卷，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五期曾轉載。

本編重印重訂曲海總目，以銷夏錄舊本照片做底本。

重訂曲海總目

清・黃文暘原編〔註〕
無名氏重訂
管庭芬校錄

乾隆辛丑春，奉旨修改古今詞曲，予受鹽使者聘，得與改修之列，兼總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因得盡閱古今雜劇傳奇。閱一年，事竣，追憶其盛，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曲海一書；先定總目一卷，以紀其人之姓名。然寓感慨於歌場者，多自隱其名，而妄肆褒譏於聲律者，又多僞託名流以欺世，且其時代先後，尤難考核，即此總目之成，亦非易事矣。

元人雜劇

馬致遠

漢宮秋　薦福碑　三醉岳陽樓　踏雪尋梅
陳摶高臥　黃粱夢　青衫淚　三度任風子

楊文奎

翠紅鄉　兩團圓

喬孟符

金錢記　揚州夢　玉簫女

關漢卿

玉鏡臺　謝天香　切鱠旦一作望江亭。　救風塵

金線池　竇娥寃　魯齋郎　蝴蝶夢國朝無名氏同名。

張國寶

合汗衫　薛仁貴　相國寺

吳昌齡

風花雪月　東坡夢

秦簡夫

趙禮讓肥　東堂老　破家子弟

李文蔚

燕青博魚

楊顯之

臨江驛　酷寒亭有旦末二本。

石君寶

李亞仙　秋胡戲妻

鄭廷玉

楚昭公　後庭花　忍字記

白仁甫

牆頭馬上　梧桐雨國朝徐復祚所作同名。

武漢臣

老生兒　生金閣　玉壺春一作玉堂春。

李直夫

虎頭牌

岳伯川

鐵拐李樂

戴善甫一作善夫。

風光好

李壽卿

伍員吹簫

孫仲章

勘頭巾

高文秀

黑旋風雙獻功一作雙獻頭。　誶范雎　並頭蓮

畫眉　班超投筆

鄭德輝

倩女離魂　王粲登樓　翰林風月一作㑳梅香。

王仲文

救孝子　賢母不認屍

王實甫

麗春堂

宮大用

越王嘗膽　范張鷄黍

范子安

竹葉舟

張壽卿

謝金蓮紅梨花

賈仲名

意馬心猿　對玉梳　蕭淑蘭

李行夫一作行道。

灰欄記

尙仲賢

單鞭奪槊一作三奪槊。　王魁負桂英　柳毅傳書

氣英布

谷子敬

三度城南柳

曾瑞卿

留鞋記一作誤元宵。

楊景賢

王子一

馬丹陽度劉行首

誤入桃源

孟漢卿

魔合羅

石子章

竹塢聽琴

紀君祥

趙氏孤兒

松陰夢

錯勘贓

康進之

李逵負荊

李致遠

還牢末

李子中

范蠡歸五湖

崔子弒齊君

李好古

張生煮海

庾吉甫

凌波夢　蘭昌宮　霓裳怨　青陵臺

王煜

桃花女

朱凱

昊天塔國朝李元玉同名。

王伯成

張騫浮槎　貶夜郎

侯正卿

燕子樓

陳庭玉

寃家債主

羅貫中

龍虎風雲會

無名氏

春夜梨花雨
馮玉蘭
碧桃花
凍蘇秦
貨郎旦
看錢奴
連環計
托妻寄子
望思臺
抱妝盒國朝無名氏作同名。
百花臺
昇仙會
盆兒鬼
度柳翠
梧桐葉
梵天台
漁樵記
馬陵道
清風府
神奴兒
小尉遲
紙扇記
收心猿意馬與賈仲名作名同。
章臺柳
硃砂擔
龐居士放來生債
錯送鴛鴦被
殺狗勸夫
千里獨行
風魔蒯通
陳州糶米
銷金帳
望江亭
後庭花
賢孝牌
合同文字
舉案齊眉
隔江鬥智
三虎下山
爭報恩
張天師
救風塵
曲江記
兒女團圓
謝金吾
金安壽
九世同居非忍字記。
符金錠
風雪漁樵
漢鍾離度藍采和
呂洞賓昇仙夢

野猿聽經　二郎神射鎖魔鏡　錢大尹勘緋衣夢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明人雜劇

徐　渭字文長。

女狀元　雌木蘭　翠鄉夢　漁陽弄以上四種名四聲猿。

許　潮字時泉。

武陵春　龍山宴　午日吟　南樓月

赤壁遊國朝無名氏作同名。　同甲會　寫風情　蘭亭會或誤刊楊慎作。

梅鼎祚字禹金。

崑崙奴

汪道昆字南溟。

遠山戲　高唐夢　洛水悲　五湖遊

陳太乙號亟三館主人。

紅蓮債

許　翽代徐野君作。

綌水絲　春波影

沈自徵字君甫。

鞭歌伎　簪花髻一作簪花記。　霸亭秋

梁伯龍

紅線女　紅綃記

葉憲祖字六桐，又號槲園居士。

碧蓮繡符　丹桂鈿盒　天桃紈扇　素梅玉蟾

北邙說法　團花鳳　易水寒

淩初成

虬髯翁

楊　愼號升庵。

太和記凡二十四折，故事六種，每事四折。

徐元暉一作陽輝。

脫囊穎　有情癡

陳與郊字隅陽。

昭君出塞　文姬入塞　詒癡符

王九思號寓山居士。

曲江春

康　海字對山。

中山狼國朝林於閣作名同。

王　衡字辰玉，又號綠野堂主人。

鬱輪袍國朝石牧所作名同。　哭倒長安街　眞傀儡　沒奈何

汪廷訥字昌期。

廣陵月

釋湛然

魚兒佛

周藩憲王

牡丹仙　香囊怨

王應遴字雲來。

逍遙遊

林　章

青虬記

祁元孺

錯轉輪

朱　鼎

玉鏡臺與元關漢卿作同名。

北海馮氏

不伏老

王澹翁又號澹居士。

櫻桃夢

車柅齋又號邂然子。

蕉鹿夢

竹癡居士

齊東絕倒

秦樓外史

男王后

破慳道人

一文錢 國朝徐復祚所作名同。

蘅蕪室主人

再生緣

吳中情奴

相思譜

無名氏

楚襄王高唐夢　曹植思洛神　陶靖節隱栗里　桓元帥會龍山

司馬相如歸西蜀　衛將軍元宵會友　陳華山度十長生。　呂洞賓神仙會

綴白裘 共十二集。

國朝雜劇

孟稱舜 字子若。

桃花人面　英雄成敗　死裏逃生　紅顏年少

眼光媚　花舫緣一刻作明卓珂月所著。

袁令昭號幔亭仙史。

雙鸞傳

尤　侗字展成，號西堂。

讀離騷嵇留山所作名同。　弔琵琶　黑白衛　清平調

徐又陵

買花錢　大轉輪　浮西施　拈花笑以上名坦庵雜劇四種。

葉小紈吳江女史。

鴛鴦夢

石　牧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　裴航遇仙　鬱輪袍

朱　琬號二鄉亭主人。

祭皋陶

嵇留山又號抱犢山農。

揚州夢　讀離魂

吳偉業號梅村。

臨春閣

鄒兌金字叔介。

醉新豐　空堂話

鄭無瑜

鸚鵡州　汨羅江　黃鶴樓　滕王閣

萬　樹字紅友。

珊瑚珠　舞霓裳　藐姑仙　青錢賺

焚書鬧　罵東風　三茆宴　玉山會會，一作宴。

徐復祚字陽初。

一文錢此僅二折，後復演爲傳奇。

薛旣揚

昭君夢

鄒仲情

風流塚

蔣士銓字心餘，號苕生。

四絃秋　一片名　忉利天

灌隱主人

通天臺

南山逸史

半臂寒　長公妹　中郎女　京兆眉

翠鈿記

蕐玉山樵

盧從史　老客婦　長門賦　燕子樓以上名鋤經堂樂府。

林於閣主人

淮陰侯　中山狼　蔡文姬　義犬記此種或云明陳玉陽作。

空觀主人

驀忽因緣

西冷野史

鈿盒奇緣　蟾蜍佳偶　義妾存孤　人鬼夫妻四種與無枝甫合作。

無名氏

勘鬼獄　瑤池會　翠微亭　補天夢

可破夢　四才子王維、裴航、飲中八仙、杜牧，凡四折。

吟風閣或云萬紅友與諸門人所作，共四十二折。

元人傳奇

王實父

西廂記關漢卿續，共五本。

董西廂

絃索西廂

無名氏

伏虎縧　破窰記二本。

明人傳奇

高則誠

琵琶記

柯丹邱

荆釵記

蘇復之

金印記

王雨舟

連環記

姚靜山

雙忠記　金丸記　精忠記

李開先

寶劍記　斷髮記

沈壽卿

銀瓶記　三元記　龍泉記　嬌紅記

邱瓊山

五倫記　投筆記　舉鼎記　羅囊記

沈　鍊嘉定人。

千金記　還帶記壽楊一清而作。　四節記

邵給諫

香囊記

沈　璟吳江人。

桃符記　義俠記　埋劍記　分柑記

十孝記　分錢記　結髮記　珠串記

雙魚記　博笑記　四異記　墜釵記

合衫記　奇節記　鴛衾記　鑿井記

紅蕖記　耆英會　翠屏山　望湖亭

一種情

任誕先

櫻桃夢與澹居士所作同名。

湯顯祖

還魂記國朝無名氏所作，同名。　邯鄲記　南柯記

紫釵記以上名玉茗堂四夢。　紫簫記

鄭若庸

玉玦記　繡襦記　大節記

卜世臣

乞麾記　冬青記

葉憲祖

金鎖記　玉麟記國朝張世滽所作名同。　四豔記

雙卿記　鸞鎞記

周夷玉

紅梅記

單槎仙

露綬記　蕉帕記

周螺冠

錦箋記

陸　采

明珠記　懷香記　椒觴記　分鞋記沈鯨作同名。

南西廂　北西廂

張鳳翼

紅拂記張太和所作同名。　虎符記　竊符記　扊扅記端鏊所作名同。

祝髮記　平播記　灌園記

顧大典

葛衣記　義乳記　青衫記　風教編

梁伯龍

浣紗記

梅鼎祚

玉合記

端　鏊

扊扅記

汪廷訥

種玉記　獅吼記　天書記　長生記

同昇記　三祝記　高士記　二閣記

投桃記

屠赤水

彩毫記　曇花記　修文記

龍　膺

藍橋記

鄭之文南城人。

芍藥記　旗亭記國朝盧見曾所作名同。　白練裙與吳非熊犖同作，以譏王百穀及馬湘蘭者。

佘聿文

量江記

馮夢龍

雙雄記

戴子晉

青蓮記　靺鞨記

車任遠

彈鋏記　四夢記二種或作陳汝元所著。

沈　鯨

雙珠記　鮫綃記　青瑣記　分鞋記

黃伯羽

蛟虎記

陸　弼江都人。

存孤記

李鳴雷天台人。

清風亭

謝讜上虞人。

四喜記

陳與郊海寧人。

鸚鵡洲

陳汝元會稽人。

金蓮記　紫環記

許　潮靖州人。

泰和記

張太和錢唐人。

紅拂記

錢直之錢唐人。

忠節記

章大綸錢唐人。

符節記

金天垢鄞縣人。

呼盧記

程文修仁和人。

玉香記　望雲記金懷玉所作名同。

高　濂錢唐人。

節孝記　玉簪記

陸濟之無錫人。

題橋記

張午山

雙烈記

吳世美烏程人。

驚鴻記

王世貞

鳴鳳記

徐叔回

八義記

史考叔

夢磊記

合紗記

祝金粟

題紅記

顧懋仁

五鼎記

顧懋儉

椒觴記

汪錂錢唐人。

春蕪記

胡全庵杭人。

奇貨記　三晉記

呂天成

神鏡記

湯賓陽

玉魚記

陸江樓

玉釵記

朱春霖

牡丹記

楊柔勝武進人。

綵綺記

盧鶴江無錫人。

禁煙記

王　恆

合璧記

朱　鼎崑山人。

玉鏡記即玉鏡臺雜劇，復爲傳奇。

吳　鵬宜興人。

金魚記

張從懷

純孝記

王玉峯

焚香記

吳大震徽人。

龍劍記

楊第白

錦帶記　龍膏記

黄惟楫台州人。

龍綃記

顧懷琳杭人。

佩印記

朱　期上虞人。

玉丸記

李玉田

玉鐲記

楊之炯餘姚人。

玉株記

張漱濱溧陽人。

分釵記

趙心武上虞人。

漑園記原本作灌園。

鄒海門溧陽人。

覓蓮記

汪宗姬徽人。

丹筦記

馮之可彭澤人。

獲龍記

沈　祚溧陽人。

指腹記

黃廷奉

白璧記

謝天佑杭人。

狐裘記　靖虜記

邱瑞吾

合釵記

金懷玉會稽人。

繡被記　香裘記　妙相記　八更記

望雲記　完福記　寶釵記　桃花記

摘星記

施君美

幽閨記

盧次楩大名人。

想當然

王　雄字价人，嘉興人。

紅情言　榴巾怨　詞苑春秋　博浪沙

張　堅字漱石，金陵人。

意中緣　梅花簪　懷沙記　玉獅墜以上名玉燕堂四種。

庚生子杭人。

歌風記

兩宜居士

鋸鋙記

秋閣居士

奪解記

鹿陽外史

雙環記

心一子（杭人。

遇仙記

月榭主人

釵釧記

[illegible]渠翁

藍田記

太華山人

合劍記

涵陽子

策杖記

阮大鋮

春燈謎

燕子箋

雙金榜

牟尼盒

忠孝環

無名氏

玉玦記原本作王焕記。
張叶記
牧羊記
孤兒記

玉環記
教子記
綵樓記國朝作者有同名。
百順記

鸞釵記
白兔記
躍鯉記
雙紅記

四景記
尋親記
金雀記
水滸記

鶼釵記
雙孝記
玉佩記
千祥記

羅衫記
麒麟記
異夢記
七國記

黑鯉記
題門記
殺狗記
東郭記

投梭記
金花記
錦囊記
情郵記

瑞玉記
蟠桃記
吐絨記
衣珠記

四豪記
三桂記
花園記
青樓記

硨渠記
紅絲記
霞箋記
犀盒記

赤松記
鑲環記
綈袍記
塑襆記

東墻記
江流記
鴛簪記
五福記

離魂記　菱花記　金臺記　南樓記
臥冰記　節俠記　飛丸記　四賢記
琴心記　運甓記　玉合記　贈書記
牡丹亭記或云亦湯臨川先生中年所作，後改削為還魂記。　目連救母一作勸善今科。

國朝傳奇

吳偉業
　秣陵春
吳石渠名粲花主人，宜興人。
　畫中人　療妬羹　綠牡丹　西園記
范香令松江人。
　花筵賺　鴛鴦棒　倩畫姻　拗皮靴
　夢花酣
袁令昭吳縣人。
　西樓記

馬亘生吳縣人。

荼花記　荷花蕩　十景塘

劉晉充

羅衫合　天馬媒　小桃源

薛旣揚吳縣人。

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荊軻　蘆中人

昭君夢　狀元旗又無名氏所作同名。

李元玉吳縣人。

一捧雪　人獸關　永團圓　占花魁以上爲一笠庵四種，先刊行於世。

麒麟閣　風雲會　牛頭山　太平錢

連城壁　眉山秀　昊天塔　三生果

千忠會　五高風　兩鬚眉　長生像

風雲翹　禪眞會　雙龍珮　千里舟

洛陽橋　虎邱山　武當山　精忠譜

掛玉帶　意中緣　萬里緣　萬民安

麒麟種　羅天醮　秦樓月

馮猶龍吳縣人。

萬事足　風流夢　新灌園

葉稚斐吳縣人。

琥珀匙　女開科　三擊節　遜國疑

開口笑　英雄槪　八翼飛　人中人

朱良卿吳縣人。

太極奏　玉素珠　軒轅鏡　蓮花筏

吉慶圖　飛龍鳳　錦雲裘　瑞霓羅

御雪豹　石麟鏡　纓絡會

九蓮燈此種或謂吳與閔吏部洪學門人所著。　贊神龍　萬花樓

建黃圖　乾坤嘯　艷雲亭　奪秋魁

萬壽冠　雙和合　壽榮華　五代榮

寶曇月　漁家樂　牡丹圖

邱嶼雪常熟人。

虎囊彈　黨人碑　百福帶　幻緣箱
歲寒松　御袍恩　鬧勾欄

朱素臣吳縣人。
振三綱　一箸先　萬年觴　錦衣歸
未央天　狻猊璧　忠孝閭　四聖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見　龍鳳錢
瑤池宴　朝陽鳳　全五福

畢萬侯吳縣人。
紅勺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

李漁錢唐人。
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憐香伴
風箏誤　慎鸞交　巧團圓　鳳求凰無名氏所作同名。
意中緣李元玉所作名同。　玉搔頭以上爲笠翁十種曲，先刊行。　偷甲記
四元記　雙錘記　魚籃記　萬全記

周坦綸

太白山　竹漉籬漉，一作漓。　八仙圖　火牛陣
覓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綈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

張心其

如是觀　醉菩提　海潮音　釣魚船
天下樂　井中天　快活三　金剛鳳
獅鏡緣　芭蕉井　喜重重　龍華會
雙節孝　雙福壽　讀書聲　娘子軍

高奕會稽人。

春秋筆　雙奇俠　貂裘賺　千金笑
聚獸牌　錦中花　擘香園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嶺　如意册　風雲緣
固哉翁　續青樓

盛際時吳縣人。

人中龍　飛龍蓋　胭脂雪　雙虬判

史集之吳縣人。

清風寨　五羊皮

李式玉字東琪，錢唐人。

女董永　香夢樓

朱雲從吳縣人。

靈犀鏡　齊眉案　照膽鏡　人面虎

石點頭　小蓬萊　別有天　龍燈賺

赤龍鬚　兒孫福　兩乘龍　萬壽鼎

陳二白長洲人。

雙冠誥　稱人心　彩衣歡

陳子玉

三合笑　玉殿元　歡喜緣

王香裔

非非笑　黃金甕

徐又陵

珊瑚鞭　九奇逢

洪昉思

長生殿

釋智達

歸元鏡又名傳燈錄。

張世漳

玉鱗記與明人葉桐柏作不同。

尤侗

鈞天樂

陳貞禧宜興人。

梅花夢

徐復祚

梧桐雨　一文錢

石牧

忠孝福

吳溷玉玉，一作珏。

河陽觀

曹　岩號江左詞憨。

風前月下

朱龍田華亭人。

壺中天

朱　確

定蟾宮與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

石恂齋

兩度梅　錦香亭　天燈記

張漱石號玉燕堂主人。

懷沙記

嵇留山號抱犢山農。

雙報應

萬　樹字紅友，宜興人。

風流棒　空青石　念八翻　錦塵帆

十串珠　黃金甕　金神鳳　資齊鑑

夏　綸字惺齋。

花萼吟　杏花村　南陽樂　無瑕璧

廣寒梯　瑞筠圖

孔東塘

桃花扇

李本宣江都人。

玉劍緣

王　墅蕪湖人。

拜針樓

楊國賓

東廂記

周冰持

雙忠廟

崔應階

煙花債　情中幻

盧見曾德州人。

旗亭記　玉尺樓

姜玉潔女道士。

鑑中天

蔣士銓

香祖樓　雪中人　臨川夢　桂林霜

冬青樹　空谷香　第二碑

朱京樊

風流院

董恆岩

芝龕記

吉衣道人

玉符記

耶溪野老

香草吟　　戴花舲

可笑人

珊瑚玦　　元寶媒

蒼山子

廣寒香

雪簑道人

五倫鏡

唵庵子中道人

綰春園　　息宰河

研雪子

翻西廂　　賣相思

白雪道人

醉鄉記

他山老人
　陰陽判
介石逸叟
　宣和譜
薦清軒主人
　合扇記原本作合箭。
夢覺道人
　鴛鴦合
蝸寄居士
　英雄報
西湖放人去村
　三生錯
月鑑主人
　月中人
研露老人

雙仙記

勝樂道人

長命縷

離幻老人

添鞵記

無名氏（上）

芙蓉樓 焦里堂曲考以爲雙溪廬山作。

精忠旗

女狀元春桃記

妝盒記 太監黃錦保輔孝宗最有功，及登極，賜賚甚厚。世傳陳琳妝盒記，卽其事也。

麒麟罽

鋼常記　鐵冠記　北孝烈　義貞記

四大癡　蝴蝶夢　鳳求凰 非李漁所作。　納履記

丹忠記　十義記　赤壁遊　魚水緣

藍橋驛　飲中仙　夢中緣　石榴記

化人遊　財神濟　雙翠園　翠翹記

續牡丹亭　慈悲願　千忠祿　雷峯塔

〔以上原有姓名，失記，俟考。〕

典春衣　爛柯山　浮邱傲　落花風

埋輪亭　籌邊樓曲考作王寶尹。　隋唐記　壽爲先

盤陀山　十錯記曲考：即滿床笏，龔司寇門客所作。　後漁家樂

十美圖　鬧花燈　倭袍記　長生樂以上俱鈔本。

大吉慶　杜陵花　陀羅尼　百福帶

兩情合　蟠虎釧　情中岸　七才子

東塔院　一枝梅　三奇緣　百子圖

鴛鴦結　錦繡旗　黃鶴樓　倒銅旗

燕臺筑　上林春　瑤池宴　金蘭誼

逍遙樂　文星現　錦衣歸　蟠桃會

合虎符　〔以上詞曲佳，而姓名不可考。〕

無名氏（中）

人生樂　霄光劍曲考作徐復祚作，即陽初子。　安天會

萬倍利　元寶湯　江天雪　沈香亭

花石綱　四平山平，原本作屏。　翻浣紗

藍關曲皆耍孩兒小詞。一作藍關道曲。　平妖傳　西川圖

黎筐雪　續尋親　狀元香　昭君傳

風流烙　紫金魚　贅人龍　報恩亭

平頂山　翻七國　玉燕釵　三異緣

鸞凰釵　快活仙　八寶箱　補天記

祥麟見　珍珠塔　姊妹緣　奉仙緣

醉西湖　三鼎爵　英雄概　遍地錦

雙瑞記　梅花簪　玉杵記　後一捧雪

定天山　長生樂　南樓月　雄精劍

還帶記　山堂詞餘

〔以上詞曲平，無姓名者，皆鈔本。〕

無名氏(下)

後西廂　飛熊兆　紫瓊瑤　賜繡旗

齊天樂　翡翠園　玉麟符　粉紅闌

喜聯登　狀元旗另一本，非薛旣揚作。　雙和合非朱良卿所作。　三笑姻緣

碧玉燕　九曲珠　四奇觀　後繡襦

折桂傳　飛熊鏡　白鶴圖

白羅衫又一本，名同而記事各異，亦無作者姓名。　乾坤鏡　玉龍珮亦名還魂記。

後珠球　好逑傳　四大慶　青蛇傳

四安山　天然福　摘星樓　雲合奇蹤

萬花樓　醉將軍　描金鳳　吉祥兆

續千金記　劉成美　青釭嘯　軟藍橋

天緣配　桃花寨　雙錯巹　沉香帶

鴛鴦幻　三世修　文章用　造化圖

祝家莊　綵樓記與明人作另一本。　鳳鸞裳　陰功報

福鳳緣　觀星臺　督亢圖　征東傳

北海記　三俠劍　千秋鑑　千里駒

雙珠鳳　十大快　鸞釵記　禪眞逸史

春富貴　翻天印　黃河陣　古城記

月華緣　五虎寨　五福傳非古本。　昇平樂

賜錦袍　百花臺　爲善最樂　雙蝠璧

遍地錦　雙姻緣　鬧金釵　三鼎甲

鴛鴦被　天貴圖　錕鋼俠　一疋布

封神榜　滄浪亭　二龍山　天平山

河燈賺　玉麒麟　通天犀　碧玉串

鐵弓緣　二十四孝　千祥記　佐飛龍

順天時　混元盒　彩衣堂　珍珠旗

元都觀　金花記　金瓶梅　後岳傳

合歡慶　三鳳緣　合歡圖

太平錢另一俗本，非李元玉所作。　鴛鴦孩　漁簡記

開口笑　〔以上詞曲庸劣，而無姓名者，亦半鈔本。〕

原目一千一百三十餘種，今刪去重複，實存一千零五十餘種。雖遺漏尚多，而談聲律者，按目訪求，亦十可得其七八矣。至焦里堂先生循所著曲考，有逸出總目之外者，附存於後：

明人雜劇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

洞天玄記

國朝雜劇

茅僧曇字孝若。

蘇園翁　秦廷筑　金門戟　鬧門神

雙合歡

周如璧字芥庵。

孤鴻影　夢幻緣

查繼佐字伊璜，海寧人。

續西廂

陸世廉字晚庵。

西臺記

堵廷芬

衛花符

黃家舒

城南寺

張來宗

櫻桃宴

張掌霖字龍文。

旗亭讌

孫源文號笨庵。

餓方朔

張國籌

脫穎記　茅廬記　章臺柳　韋蘇州

申包胥

黃方胤

倚門　再醮　淫僧　偷期

變童　幃內六種名陌花軒雜劇。

高應玘

北門鎖鑰

田　民

蓬島瑤瑤　花木題名

士室道民道，一本作遺。

鯁詩讖

碧蕉軒主人

不了緣

元人傳奇

喬夢符

金縢記

明人傳奇

顧景星

虎媒記

沈孚中錢唐人

宰戍記

朱良卿

國朝傳奇

四奇觀　血影石　一捧花

方成培

雙泉記

毛大可字西河。蕭山人。

放偷記

鄭含成號影園灌者。

買嫁記二種名連廂詞。

富貴神仙

徐又陵江都人。

胭脂虎

徐復祚即陽初子。

梧桐雨

張異賓通州人。

崖洲路　麒麟夢　鴛鴦榜　黃金盆

李　棟興化人。

犢鼻褌

清嘯生
喜逢春
海來道人
鴛鴦縧
三吳居士
廣爰書
鷹　山
易水歌
梁夸素錢唐女史。
相思硯
林亞清錫夫人。
芙蓉峽
無名氏
紫雲歌

左，葉廣平納書楹曲譜中，亦有前考所未備者，附存於末：

喬孟符（元人）

兩世因緣

王伯成（元人）

天寶遺事

缺名

單刀會　唐三藏　蘇武還朝　蓮花寶筏

珍珠衫　葛衣記　翠屏山　雍熙樂府

金不換　東窗事犯　俗西遊記　江天雪

五香毬　小妹子　僧尼相會

雜劇傳奇之名，古無所聞。自宋有爨弄之目，亦罕見其詞。至元人以塡南北曲調者，不乏其材，且加賓、白，而傳奇、雜劇始大行於世。我朝乾隆中葉，奉勅修大成九宮譜及曲譜諸書，一時文學之士，莫不抒華叶律，以歌舞昇平，而蒐輯古今撰著院本，直可汗牛充棟，不僅寥寥如宋之爨弄矣。此卷始見於李斗揚州畫舫錄，惜龐雜無次。咸豐改元春秒，從西吳書估處購得斯册，題曰『重訂』，稍爲可讀。今巨寇滔天，所至殘破，民間噢咻，夜哭之聲，徧於閭巷，慨想昔日檀板金樽，搯譜按拍，不異如鈞天一夢矣！爲校錄一過，聊以誌慨。時同治二年，歲在癸亥，六月上浣，芷翁管庭芬識於蟄庵館舍，時年六十有七。

〔註〕原本題『丹徒黃文暘煥亭』。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録

清・黄丕烈編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提要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清黃丕烈編。黃丕烈字紹武，一字承之，又字蕘圃，號復翁、佞宋主人，晚年又號秋淸居士。江蘇長洲人。生於一七六三年（清乾隆二十八年），卒於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早年應科舉，求仕宦，都不得意，於是棄官歸里，專門從事收藏、校讎及著述。所藏古今善本、秘本，極爲豐富，爲淸代中葉藏書第一名家。他的藏書處所，有百宋一廛、士禮居、讀未見書齋等名稱。

也是園藏古今雜劇，原是明趙琦美所搜集抄校的一批戲曲，後來輾轉歸於錢曾的也是園。此後又幾經易主，到了黃丕烈手中。這一批戲曲的殘存部份，已入藏於北京圖書館，並已景印收入在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另外有排印本孤本元明雜劇，則又是選印了其中的一部份。關於這批藏曲的源流和歷史經過，孫楷第述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一書中，有詳細的考證和叙述。

趙琦美藏書，有脈望館書目傳世，但不見這一批戲曲在內。也是園收藏時期，曾編有目錄，見也是園藏書目。黃丕烈收藏時期的編目，原稿附在這批藏曲的第一册卷首，古本戲曲叢刊也景

印在內。

也是園藏古今雜劇目錄，本來也是很重要的一本曲目，現在所以不收也是園原目而收黃丕烈編目，則是因爲從黃目中可以兼看到原目的全貌，故而就沒有必要再重複了。（也是園原目，現有玉簡齋叢書本流傳。）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清・黃丕烈編(註)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死生交范張雞黍　十二

元關漢卿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廿三

三四種共一冊二

元關漢卿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十三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十四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十五　　温太眞玉鏡臺　十六

四四種共一冊三

元關漢卿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十七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十八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十九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廿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廿一　　感天動地竇娥寃　廿二

五六種共一冊四

元關漢卿

山神廟裴度還帶　廿六　　尉遲恭單鞭奪槊太和正音作敬德降唐。

狀元堂陳母教子　廿五

七改六三種共一冊五

元白仁甫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廿七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廿八

裴少俊牆頭馬上　廿九

八改七　三種共一册六上

元喬夢符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卅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卅一

玉簫女兩世姻緣　卅二

元尙仲賢

尉遲恭單鞭奪槊　卅三

九改八　四種共一册六下缺

元庾吉甫

中郎將常何薦馬周　卅七

元高文秀

須賈誶范雎　卅八

雙獻頭武松大報讐　卅九

十　三種共一册八缺

元高文秀

保成公徑赴澠池會　四十

好酒趙元遇上皇　四十一

劉玄德獨赴襄陽會　四十二

十一　三種共一册九

元鄭德輝

立成湯伊尹耕莘　四十三

鍾離春智勇定齊　四十四

偽梅香騙翰林風月　四十五　十二三種共一冊十

元鄭德輝

醉思鄉王粲登樓　四十六
迷青瑣倩女離魂　四十七

虎牢關三戰呂布　四十八　十三三種共一冊十一

元李文蔚

張子房圯橋進履　四十九
同樂院燕青博魚　五十　十四二種共一冊十二

元李文蔚

破苻堅蔣神靈應　五十一

元史九敬先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五十二

元孟漢卿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五十三

元戴善甫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五十四　十五四種共一冊十三上

元戴善甫

趙江梅詩酒翫江亭　五十五

元紀君祥

趙氏孤兒大報讐校　五十六

元梁進之

趙光普進梅諫　五十七

元石君寶

魯大夫秋胡戲妻　八十二

元金志甫

蕭何月夜追韓信　八十三

元陳存甫

李存孝悞入長安　八十四

元周仲彬

英雄士蘇武持節　八十五

元秦簡夫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八十七

孝義士趙禮讓肥　八十八

十六三種共一册十三下缺

廿四四種共一册廿缺

南河府張鼎勘頭巾　六十三　　卅三　六種共一册廿四下

元無名氏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一百〇一　　貨郎旦　一百

敬德不伏老　一百〇二　　施仁義劉弘嫁婢　一百〇八　　卅四　四種共一册廿五

元無名氏

劉千病打獨角牛　一百〇四　　殺狗勸夫　一百〇六

大婦小妻還牢　一百〇七　　講陰陽八卦桃花女　一百十　　卅五　四種共一册廿六

元無名氏

玎、璫、盆兒鬼　一百九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　一百十一　　卅六　三種共一册廿七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一百十四

元無名氏

關雲長千里獨行　一百十二　　孟光舉案齊眉　一百十六

鴈門關存孝打虎　一百十八　　狄靑復奪衣襖車　一百廿九　　卅七　四種共一册廿八

元無名氏

閥閱舞射柳蕤丸記　一百廿三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一百廿四

龍濟山野猿聽經　一百廿五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　一百廿六

漢鍾離度脫藍彩和　一百廿七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一百廿八　七六種共一册廿九缺

元無名氏

摩利支飛刀對箭　一百廿　降桑椹蔡順奉母　一百十七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一百廿一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一百廿二　卅八四種共一册廿九上

元無名氏

趙匡義智娶符金定　一百卅五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一百卅六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一百卅七　張公藝九世同居　一百卅八　九四種共一册三十一

元本朝丹丘先生

沖漠子獨步大羅天　一百四十二　卓文君私奔相如　一百四十三

元本朝王子一

劉晨阮肇誤入天台　一百七十四

黃元吉

黃廷道夜走流星馬　一百七十五　廿八四種共一册三十二

本朝谷子敬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一百七十六

本朝賈仲名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一百七十七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一百七十八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一百七十九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一百八十

楊文奎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一百八十一

廿九六種共一册　三十三上

本朝楊升庵

宴清都作洞天玄記　一百八十六

本朝桑季子紹良

獨樂園司馬入相　一百八十七

△二種共一册　卅三下

本朝無名氏

灌將軍使酒駡座記　一百八十八　　金翠寒衣記　一百八十九

漁陽三弄　一百九十　　玉通和尚駡紅蓮　一百九十一

月明和尚度柳翠　六十一　　木蘭女　一百九十二

女狀元　一百九十三　　僧尼共犯　一百九十五

四二八種共一册

周王誠齋

東華仙三度十長生　一百七十一　羣仙慶壽蟠桃會　一百七十二

呂洞賓花月神仙會　一百七十三　惠禪師三度小桃紅　一百五十三

張天師明斷辰鈎月　一百六十三　洛陽風月牡丹仙　一百八十五　六種共一册三十四

周王誠齋

十美人慶賞牡丹園　一百四十五　善知識苦海回頭

瑤池會八仙慶壽　一百四十七　黑旋風仗義疎財　一百八十一　二四種共一册三十五

周王誠齋

清河縣繼母大賢　一百八十七　趙貞姬身後團圓夢　一百六十八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　一百六十九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一百六十六

紫陽仙三度常春壽　一百七十　福祿壽仙官慶會　一百五十九　三六種共一册

春秋故事

伍子胥鞭伏柳盜跖　一百九十四　十八國臨潼鬭寶　一百九十五　十二種共一册三十六上

春秋故事

田穰苴伐晉興齊　一百九十六　後七國樂毅圖齊　一百九十七

吳起敵秦掛印　一百九十八　守貞節孟母三移　一百九十九　十一　四種共一册三十六

春秋故事

莊周半世蝴蝶夢　二百　羊角哀鬼戰荆軻　二百〇一

四公子夷門元宵宴　二百〇二　巫娥女醉赴陽台夢　二百〇三　△四種共一册三十七缺

西漢故事

漢公卿衣錦還鄉　二百〇四　運機謀隨何騙英布　二百〇五　十三　三種共一册三十八

隨何賺風魔蒯徹　二百〇六

西漢故事

韓元帥暗度陳倉　二百〇七　司馬相如題橋記　二百〇八　十四　二種共一册三十九

東漢故事

劉文叔中興走鴉路　缺△　馬援撾打聚獸牌　二百〇九

雲台門聚二十八將　二百十　漢姚期大戰邳仝　二百十一　△三種共一册四十

孝義士趙禮讓肥　重出　寇子翼定時捉將　二百十二

東漢故事

鄧禹定計捉彭寵　二百十三　十六　三種共一册四十一

東漢故事

鄧鄆墇昆陽大戰　二百十四

金穴富郭況遊春　二百十五

十七　三種共一册四十一下缺

施仁義岑母大賢　二百十六

三國故事

十樣錦諸葛論功　二百十七

曹操夜走陳倉路　二百十八

十八　四種共一册四十二

陽平關五馬破曹　二百十九

走鳳鶵龐掠四郡　二百廿

三國故事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　二百廿一

張翼德單戰呂布　二百廿二

十九　三種共一册四十三

莽張飛大戰石榴園　二百廿三

三國故事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　二百卅一

壽亭侯怒斬關平　二百卅二

廿二　二種共一册四十五下

三國故事

關雲長大破蚩尤　二百卅三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　二百卅四

張翼德三出小沛　二百卅五

張翼德大破杏林莊　二百卅六

六朝故事

宋朝故事

宋朝故事

宋朝故事

雜傳

雜傳

雜傳

釋氏

神仙

神仙

神仙

太平仙記　二百九十八
瘸李岳詩酒翫江亭　二百九十九
太乙夜斷桃符記　三百
南極星度脫海棠仙　三百〇一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三百〇二
時眞人四聖鎖白猿　三百〇三

三八六種共一册五十八上

神仙

猛烈哪吒三變化　三百〇四
二郎神鎖齊天大聖　三百〇五
灌口二郎斬健蛟　三百〇六
二郎神射鎖魔鏡　三百〇七

三九四種共一册五十八

水滸傳故事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　三百〇八
梁山五虎大劫牢　三百〇九
梁山七虎鬧銅台　三百十

四三種共一册五十九

水滸傳故事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三百十一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三百十二
黑旋風雙獻功　三百十三

五三種共一册六十

水滸傳故事

小李廣大鬧元宵夜　三百十四
宋公明劫法場　三百十五

本朝故事

本朝教坊編演

本朝教坊編演

本朝教坊編演

本朝教坊編演

賀昇平羣仙祝壽　三百卅七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　三百卅八

四五四種共一册六十五

本朝教坊編演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　三百卅九

黃眉翁賜福上延年　三百四十

感天地羣仙朝聖　三百四十一

四六三種共一册六十六

共存二百七十種

古名家雜劇

文集

温太眞玉鏡台　重

江州司馬青衫淚　重

鐵拐李借屍還魂　校六十九

李鐵拐度金童玉女　重

行集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重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重

開壇闡教黃粱夢　重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重

忠集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重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重

信集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重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五十八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重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重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重
大婦小妻還牢末 重

刻元人雜劇選

孟浩然踏雪尋梅 重　馬致遠
西華山陳摶高臥 重　馬致遠
死生交范張雞黍 重　宮大用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重　關漢卿
玉蕭女兩世姻緣 重　喬夢符
須賈誶范雎 重　高文秀
㑳梅香騙翰林風月 重　鄭德輝

迷青瑣倩女離魂　重　鄭德輝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六十五　武漢臣

秦脩然竹塢聽琴　七十二　石子章

魯大夫秋胡戲妻　重　石君寶

孝義士趙禮讓肥　重　秦簡夫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重　秦簡夫

布袋和尚忍字記　重　鄭廷玉

看財奴買寃家債主　重　鄭廷玉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重　羅貫中

劉晨阮肇誤入天台　重　王子一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重　谷子敬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重　楊文奎

錦雲堂美女連環記　重　無名氏

張公藝九世同居　重　無名氏

趙匡義智娶符金定　重　無名氏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重　　　　無名氏

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　一百卅二　　　　無名氏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重　　　　無名氏

碧桃花　一百卅三　　度柳翠　重　　鴛鴦被　重

玉壺春　一百廿九　　風雪漁樵　一百卅　　有目無書

余不善詞曲，而所蓄詞極富。向年曾見蔡松年詞，金刊本，因未全，失之交臂，後爲抱冲所得。蓋其時猶於古書未能篤好，不免有完、缺之見存也。嗣後收得刊本極多，宋刊單行詞本，一册都無；元刻如蘇、辛，極古矣；外此若毛抄、舊抄、名校都備。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覽，向無其資，始有去詞之意。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某幾幾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購得御覽，以他書易之，而酬其半直，詞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種，未可云富。今年始從試飲堂購得元刊、明刻、舊抄、名校等種，列目如前，即欲買詞之杭人，亦曾議併售去。今詞議未成，而曲更勿論。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詞山曲海，無所不備』，而余所藏，培塿溝渠也。然世之好書者絕少，好書而及詞曲者尤少。或好之而無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此好終不能專。余眞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幾幾乎得而復失，皆絀於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茲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無力而卒能好者也。擬裒所藏詞曲等種，彙而儲諸一室，以爲學山海之居，庶幾可爲講詞曲者卷弓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於百宋一廛之北牕。

待訪古今雜劇存目

元關漢卿

王瑞蘭私禱拜月亭　廿四

元尚仲賢

王魁負桂英　卅四

洞庭湖柳毅傳書　卅五

玉清殿諸葛論功　卅六

元楊顯之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五十八　明刊有●

臨江驛瀟湘夜雨　五十九

元陳定甫

風月兩無功　六十

黃桂娘秋夜竹牕雨 七十一

秦翛然竹塢聽琴 七十二 明刊選有。

元范子安

陳季卿悞入竹葉舟 七十三 元刊有。

元李好古

沙門島張生煮海 七十四

劈華山神香救母 七十五

元張壽卿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七十六

元孔文卿

秦太師東窗事犯 七十七 元刊有。

元李直夫

便宜行事虎頭牌 七十八

鄧伯道棄子留姪 七十九

元吳昌齡

明陳大聲

明王渼陂

明康對山

三國故事

宋朝故事

雜傳

神仙

明朝故事

教坊編演

〔註〕原本此處無編者署名。

共七十一種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後記

本編所重印的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是用黃丕烈原稿本作底本。每劇名下面的號碼及注字，原標在上面，爲求排印整齊，移在下面。又這項標號，乃說明也是園原目次第，其中無號的，是也是園原目所未載的本子。幾種共一册云云上面的標號，是也是園原裝編號，下面的是黃丕烈重裝編號。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七

定價 一元五角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二十五萬六千字印五千册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十二又十六分之十三印張

統一書號，10069·404

定　價，1.50 元